



談忘

果庵

友 文

「師丹老而善忘」，是中年以後的人最喜歡說的一句客氣話，年歲一大，更事漸多，腦筋不免有點麻木，應該忘的固然忘了，不應該忘的，也竟忘得無影無蹤，譬如朋友之間，常因僅僅一面，再見時又問姓名，弄得不尷不尬，這種經驗想來大家都曾有的。而我更大的苦痛，則是最易忘記自己的什物，書籍等，有時一本書，分明剛剛放下，一霎時就尋不見了，必須翻得驚天動地，結果還是碰巧了在一張報紙或是一堆信件裏發現，想想方才的窘狀，又好氣又好笑。文稿也是如此，我的學校離寓所很近

，一疊稿子，常常夾夾去，雖然忙碌中不見得寫一兩個字，可是唯恐放跑了煙士披里純，總要帶在身旁才好，但不幸就弄亂了，到家中以為是在學校，在學校又好似遺在家中，連孩子和太太都一起焦急着，又是翻得一塌糊塗，結果還是在記憶的相反地點尋出。中國書籍，不甚附有索引，覓取材料，有時全憑記憶，這便苦殺了我這樣善忘的頭腦，為了一件故事，一個例證，往往要搬動不少的書，到頭了也許一無所得，因為分明在甲書的，或則記為乙書；分明是此人的事，却會纏到別人身上，當然不

易有頭緒了。常想把幾種常用的書，編上一個「引得」。像燕大所印的引得叢書，真是給人不少便利。（可惜那叫做中國字度類法的檢字法尚不普及，使用時未免有點不慣。）無如像我這樣的人，幹什麼也不能有持久性，於是有的書扉頁上只留下幾條目錄和頁數，下面就沒有分解了。去年我會聽一位北平圖書館的朋友說，他們館裏繼「清代文集編目索引」之後，本有編製筆記索引的計劃，材料、卡片、均已備齊，事變後因無經費，遂中止，對於善忘的人，這不能說不是一樁憾事。

然而，「忘記」於其他方面，也不能說一點用處沒有的。首先，中國的道家就提倡着「忘我」的工夫。注意，這忘我並不是像革命家所說忘掉小我完成大我的意思，而是齊物論中東郭子「隱几坐忘」的境界。那是無視一切利害得失，把人間世看成贅疣的空靈玄想，說得時髦些，也就是小資產者於幻滅之餘所起的聊以自慰的聰明念頭，較阿Q主義更高級一些。的念頭而已。這念頭豈是一無價值嗎？在我想來，至少是比爲了金錢而去逐臭嚼蛆的想法還好些。現實主義者一定

認爲這又是清談者的哲學根據，雖然不清談的人們也未見得作了什麼可以於人有利的。我曾說過，中國人在傳統思想上是受着儒家思想的支配，而在消極頹廢這些表現上，則飽含道家主義的滋味，所惜這只限於對工作，而不是對名利。若是一看到什麼地方有可乘之機，大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一套戲法就來了，等地位一獲得，那就可以閒暇下來，悠悠然度着純然自我享受的生活，而成爲變態的道家了。像這種誤解了「不得於君則熱中」的人物，究竟他們之積極於大眾有什麼好處，十分難說，大致還是由於不能「忘我」而發生的貪官污吏爲多罷？所以我第一就希望有着世俗利祿的固執者，要運用其「忘」的本能。

「太上忘情」，正是談何容易。爲了美人一次賄賂，也許此生就生出絕大苦痛，譬如但丁之遇見比特麗斯。也許我是一團火，可是非有一點觸煤就不起燃燒。然而這燃燒多少是煩惱，佛家所謂「愛火」者是爲愛人可以犧牲江山，可以無視社稷；可以對不起父母，可以拒絕了朋友，這例子不勝說，也不必說。失戀的人，就等於失去生命。唐天子還要向愛妃密誓，世世爲夫婦，明明那女人並不忠實於他。李義山諷刺得恰好：「他生未卜此生休！」但李君却又是戀詩的好手，錦瑟無端，到現在還不知他到底爲什麼這樣莫名的惆悵。其實細想起來，一切愛執皆是徒然，不必論佛書所說的空觀，可以給人茫然之感，即使我們願意用其愛，芸芸萬彙，也愛不過來。「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固然好，但不易遇到此種魯濱孫式的環境，那麼又只有搬出我的「忘記」來，讓我們努力忘記種種執拗的記憶，讓幻影磨滅，讓美夢消失。我有不少的朋友，都是爲愛的蛇蠍殘忍的螫噬着，他們解不開縛縲，他們把精神來殉自己追求不到的泡影，這種偉大有點近乎愚昧，然而他們却是絕頂聰明的人。也許愈是聰明人，愈不能免於此執。以爲自己多情，以爲自己應當爲另一人所愛，古人叫做春蠶到死絲方盡者，當即此謂，可憐的虫豸爲什麼不織一片綿繡而做成包圍自己的繭呢？別人正利用你的繭來織衣服，同樣，別人正在我們的煩惱上建築快樂之樓閣。有的人採取了報復式的手段以爲「我一樣使你苦痛」或

失之東楡，收之桑隅的鬧起來，均之是增加更多更深的煩悶。麻木不仁在其他方面是不好，在愛情方面容有千分之一的用處。我不是說青春的心要像修道者一樣，古井不波，而是說須要靜定時候也就得懸崖勒馬。古時傷心人常常披剃出家，那乃是用形式的變換求精神之改易，用新的東西代替了舊的，亦即利用忘記之一法。現在出家的人正在鬧着各式各樣的羅曼司，已竟不成爲一條路徑，還是用其他的嗜好與趣味代替的好，但丁作神曲，霍桑作紅字，都是有所感觸，愛情昇華而爲文學精品，人的精神不注於彼則注於此。研究學問可以鑽牛角，而愛情我以爲不然。也許這見解太世俗一些，然而在今日像「倩女離魂」那樣的事恐怕不會再有了，而許多海枯石爛的誓言也正由其後的結果證明爲狗屁。

彼此竟發生終身的誤會。仇恨簡直是說不出的感情衝動，當血脈憤張的時候，無論怎麼也抑制不住，再加以世人所豔稱的俠義觀念，於是在傳奇故事裏就不愁有無盡的材料了。刺客列傳這種文章，人人喜讀，朱家郭解之流的俠客，人人愛慕，但如韓非子所云，俠以武犯禁，殺人執法且不用說，就是安定的社會，也爲這類行動影響不少。如今在不甚開通的鄉間除去大規模械鬥之遺風以外，還有詞訟的癖好，土豪劣紳利用此一弱點，完成魚肉鄉里的夙志，實際上所謂曲直恐不易有明確的論定。大而至於國家便是政敵政黨，表面上爲了國事在鬥爭，但不把私人關係加進去的殆極少，歷史上故事很多，不必細說。我會說過現代人類文明表面看起來好似高過其他生物，若看到其陰暗面，實在不如禽獸的簡單生活更爲合理，如政爭以及爲了互相侵害而起的戰爭皆是其一例。大抵恩仇兩字，易忘的是恩，不忘的是仇，而且有恩的人可以成仇，有仇的人很少變恩，「人之性善，」我實在不能無疑。假使大家都積極一點，只想感恩圖報，而不計算別人的仇恨，我想世界一定可以改觀，說不定連戰爭的事以後也永遠化爲烏有，若然，「忘記」的意義，比「記憶」或者更大了。

自經與自傳

傅彥長

生命對於每一個人，都是自傳式的吧。就這一點說，所謂虛度一生的人，我以爲這是決不至於存在的。就是十分短促的生命，也沒有虛度一生。過去了的生命，如果仍在別人記憶之中的話，它却不能以一個個人作爲對象，因爲這已係加進去的殆極少，歷史上故事很多，不必細說。我會說過現代人類文明表面看起來好似高過其他生物，若看到其陰暗面，實在不如禽獸的簡單生活更爲合理，如政爭以及爲了互相侵害而起的戰爭皆是其一例。大抵恩仇兩字，易忘的是恩，不忘的是仇，而且有恩的人可以成仇，有仇的人很少變恩，「人之性善，」我實在不能無疑。假使大家都積極一點，只想感恩圖報，而不計算別人的仇恨，我想世界一定可以改觀，說不定連戰爭的事以後也永遠化爲烏有，若然，「忘記」的意義，比「記憶」或者更大了。

法，依舊是神聖的。同時，代聖人說話的文章，對於觀念化了的永久生命也未感到疲倦。與此相反的是自說自話的文章，這只有百無一用與只顧自己的文人纔會把它逐一地寫了出來。這不顧大局的自說自話，不得不時時給別人當面指斥的現象，正到處可以看見。經與傳的處處不同，單就生命這一個節目來看，也就儘夠說明了。至少，可以自傳的生命，一定是尙未前來的自說自話。照理這好新立異的自己生命，最不容易感到疲倦。不過自然界的現象也是處處有其規則的，於是不老的與不疲倦的自己生命就無法流傳下去了。日子一久，就有疲倦。

命上的義務。話雖如此說，匹夫匹婦所不必信以爲真的話，却有許多人一本正經地正在執行。古代人傑之一——管仲，大約當時就有人對他的不能自經，表示過不滿。其實何必着急呢，到了自傳條件無法維持下去的時候，那一個能夠做到不死。孔子在論語憲問第十四裏關於管仲的評論，我們當然不能出以己意地隨便談說。不過自經兩字的嚴重性，正與許多道德問題大有關係。落後民族的種種禁忌，附會地說來，正是匹夫匹婦式的小信。即使大地有了文化之後，所謂同歸於盡的集合式自經，就道德問題說，也沒有什麼進步。解放了的自傳，的確處處可與自經的含意互相對立。好死不如惡活，究竟與可以自傳的條件不合。最好的，姑且不去說它。就是可以比較像樣的自傳，也自然不是叫人有現世之感的惡活。使許多人都能活下去，而竟不給極少數人幸災樂禍地自鳴得意，我想，這應該是道德上的最後原則吧。不管它是好還是不好，自然界裏竟有着瞎了眼睛的魚與沒有翅膀的大鳥了。人類的力量

是善於統制自然，將來或者竟能叫盲腸也可以在肚皮裏派用場，像現在死了的語言文字在觀念方面所成就的一樣。叫自然史竟全部給人類的工作來負擔一切。

理想所存在的世界，每一個人都是不死的，這在觀念方面早已做到了。語言文字裏面雖則也有只求惡活下去的現象，好在這究竟是屬於人類的工作

。用觀念方式，叫語言文字有計劃地不給一個個新生的字之類都能自傳下去，大約一定可以做到。

過於自說自話的自傳，爲了這一點，大家只能把它看做朝生暮死的生命，而只與一二人略有關係罷了。等不到感到疲倦的時候，這小生命已經夭亡。如此說來，它也已完成了它應有的自傳。

文

我不想做文章商人

離石

友

做文章的用處，古今不同，古人不投稿，即不賣文，雖也有不免不賣文的，但賣法絕對與今人不同，古人做文章，多是爲文章而文章。凡傳者都是至少可以一觀的文章，今人則不然，做文章可以賣錢，就以文章爲商品，於是產生了不少文章商人，時髦即是職業作家。

，編者是第一買主，讀者是第二買主，於是必要合乎這兩種買主的口味，其中就有些說不出的艱難了，勝過了這些艱難而做出了能夠有銷路的商品，那就是一個「在行」的文章商人。

最初我做文章，並不想做文章商人，這幾年來，公然成了文章商人，在有些買主——讀者看來，做文章出售，是很容易的事，也是很好玩的事，我則實在的知道這件事既不容易亦不好玩。我很想不做文章了。

今日的環境，除了做文章出售以外，我沒法可以得錢來養家活口，祇好繼續的做了，不容易也要做，不好玩也要做。並且還要多做，因爲文章的價錢，不像米煤物品那樣，今日漲一倍，明天又漲一倍。爲了要買一再漲價的米煤，只好多做久不漲價的文章。

單以多做文章來說，就是不容易和不好玩的事了，多做則不免粗製濫造，這種粗濫的文章，不但第二買主——讀者不高興。那第一買主更不高興。同時還有同行出來責難批評，所以多做是非常危險的事，不多做又是非常危險的事，前者關係名譽，後者關係生命。

我與筆

吳丁夫

爲着想使心情寧靜下來，消解一些並不需要的欲望，我偶然點燃一枝香烟，倒向坐椅毫無顧慮的吸了起來。我知道必須從某種極爲混亂的局面下，集納我所有的思索體系，撇開一切情面，逃脫一切現實，把忠實的孤鬱生活方式建立起來，充實自己素來所短缺的那份幻想。在一種出乎意外的深厚自覺下，我已經發現過很多過錯，那雖然與全部爲人的美德無所損傷，與許多小節無所沾辱，然而我是明眼知道：如果我對於藝術的觀念決定了一個最好最高的信心，那麼就必須把生活處置的頂爲嚴肅。在另一方面說起來，我當然也不能將自己作爲一部機械，需要加以某些強制，甚至那強制雖是來得很微小，很渺小，很輕微的，跟隨別樣一種動力來作轉舒的動作。

我暴躁地自己叫囂了：
「我要永遠保持我的個性！我雖然不會在一些幻想上，幻想過有一堆未來的舒服日子可以供我隨意打發，可是我也不會悔恨過往一切，雖然牠們也會爲我的活躍而生息下來，造成了一條陳跡。什麼我都懂，或者說什麼我不懂也算罷了；我彷彿很瞭解藝術的長處，由牠加以深邃的理會，繁多的體驗，然後來決定我的工作。我厭惡庸俗，平凡，然而我也不會利用時機，而虛偽地作出盡情的掩飾。我知道，一個藝術家需要的是天才，而天才却是由於悲苦鍛練，始能造成爲人代言的最高責任！」

這些話，我想起來未免有點疏忽，有點狂放，原因只是爲着表現自己，對於自己所永遠追求的憧憬，來作一個最後的暴烈戰。於是，我想回問我自己：

「這是你的最高表示嗎？」

「是的，」我說，甚至我的筆已經代替了我本身的地位，早即作出真實的答辯：「我從來不喜歡虛妄來從別人身上得到贊美，得到好處，得到一切；我謹有一個老實的私見，由生以至死亡，必須從藝術本身上找到靈魂的安慰，我將誓言

以死來和它作着交換！」
「那麼，你應該克苦等待一個日子！成功的日子。」

「你的話沒有半點錯，」我說：「我以前只相信天才，對於一切人以天才自命也好像有過十足的羨慕。現在我纔得到明白解釋：天才原來還是完全要靠痛苦的體驗和自己的腦袋之工作的。日人藤田嗣治先生的話雖然偏重繪畫一面，然而却可以引作一切天才的真實註，不論其為音樂，為文學，為政治，為教育；都很少以普遍的引證，天才絕對不是屬於先天的遺傳。」

「那很好，那很好；」這種語氣是和善婉婉的，我的靈魂半面激起了強烈的震動。「自命天才自然是種過錯，這一半固然是因為適合人類的自我狂，另一半也是對於評論家的私人見解。我們常常看見到那些非凡的人就好笑，歷史使他學習養成了一種怪癖，智的發育使他養成了腐朽。我如能說出更好更多的話，而且對於你多少有些益處，你能願意聽從，我或者可以貢獻一點意見。」
「那也很好。」我忍俊不住的說了。
「我們既然認識了藝術本身

的偉大，「那個聲音真說得小，說得和緩，而且動聽。」並且決定作着最高的研究，完滿人生的一種目的；這個選擇自然要適合信心，適合你的長處。你不能庸俗地跟隨人家嘻嘻哈哈打發日子，那麼就得保持孤獨，保持沉默。孤獨會使你變成一隻猛烈無比的獅子，向着世界一切作出這猛烈的攻嚙；沈默也會使你得到益處，它將決定你的代行者深遂修養。你明瞭嗎？藝術家必然是人類的偉大代行者，同時他也是一隻獅子，堅強卓絕，乃所以鍛鍊成忠實性格……你不嫌我說得太囉嗦，太無系統，太不明晰漂亮嗎？」

「我瞭解你的意思，」我說：「假若我能全部接收你的勸告，你的奮勉，自然對於我是有着極多的好處。但是我祇抱定了一種目的，把偉大成功的日子放置得很遠，然後像行走人生的旅路一樣，向着最後的歸宿走去。我不希望從那裏得到一切為富有階級所朝夕稱美的愉樂，我不悔恨青春飄空而逝，也不懊惱粗長鬚髭，雪亮白髮來譏嘲我的年老。我必須在好的透視下，把心情從有到死亡處置得一無錯池，一列平衡，並且頭尾相稱的！」

「這很好，我將作你最為忠實的筆，供你使用。」
夜已深沉，析聲敲擊得分外使人感覺到幽鬱。天空是淨明的，一輪冰淒的涼月已經昇到西天邊際去。夜鴉在屋頂上作出一聲怪樣叫囂，這份景情使人看到多少有些悲哀的感應。我的心情自然也算得到了寧靜。

「偉大」的意義

徐悲仁

它於是說出了最後別辭：「這很好，我將作你最為忠實的筆，供你使用。」
夜已深沉，析聲敲擊得分外使人感覺到幽鬱。天空是淨明的，一輪冰淒的涼月已經昇到西天邊際去。夜鴉在屋頂上作出一聲怪樣叫囂，這份景情使人看到多少有些悲哀的感應。我的心情自然也算得到了寧靜。

不須作出別樣生活行動，走着為我自己選擇的漫長的旅路。我記得起我的那枝筆，它是追隨我沉默三十多年然後才從某一個動機，給予我以一份精明的啓示。這是不會虛妄啊！讓時間在空間來作我真實的見證。我必須完滿人生某一項目的，即使再受戮虐，飽受窮苦，歷盡一切表示憎厭的白眼：

「偉大」兩字，是現代人所慣用所愛用的名詞，正因為慣用愛用的緣故，也就往往被人所濫用誤用。在某種情形之下，「偉大」是聰明人戴在傻子頭上的一頂高帽子。這頂高帽子必須恰正戴在他的頭顱的中央：偏左就成「愚蠢」；偏右則變「懦弱」。而「偉大」是別於上述兩種。

打個淺顯的比喻：你如捉到一個俘虜，不用說，生殺之權，是全操在你自己手中的。假定你不戕害他，反而寬待他，感化他，這便是所謂「偉大」了。因為他已失去了抵抗，縱使害了他，也不過像培植根根，WILD JUSTICE 的復仇主義而已。對於你自己，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處。但是，你的「偉大」

若過了分，索性可憐那個俘虜，而放他走掉，這便是「愚蠢」；或者不放他走，却把他當菩薩供起來崇拜，這又成爲「懦弱」了。愚者沒有見識，弱者缺乏勇氣，而偉大者是有見識，有勇氣而兼有同情的。這三個名詞，彷彿是一條三叉路，我們當辨別其方向。

一個作家要寫偉大的作品，非有高尚的人格不可。沒有修養的人，決不能寫出感人肺腑的東西，有時雖也有坐在鴨絨毯上寫大眾文學的作家，但到底不是真情的流露。拔福說：「文體是人，」亨忒說：「人是文體，」趙執信在「談龍錄」中說：「文中宜有人在，」方植之在「昭昧詹言」中說：「詩中須有我在，」言雖不同，而意則一，

可見作品是作者人格的表現。托爾斯泰的短篇代表作「上帝看見的」，但在等待着，「寫阿克斯也諾夫寬恕誣告他殺人的罪犯西門也尼支，實在夠偉大了，但他並沒有犯了愚蠢和懦弱的毛病。阿氏那時，看見罪犯西門走進他房間時，他說道：「你還要什麼？滾開，否則我要喊衛兵來！」說得多有魄力！但那罪犯是來討饒的，他在阿氏面前叩頭如搗蒜，這時阿氏受了感動，便安慰他道：「上帝會寬恕你的，也許我所作的惡，多過你一百次吧，」這可說得多麼親愛動人。可見真正的偉大，是恩威並施的。

餘如魯俄的「哀史」，托氏的「復活」，以及陀斯托也夫斯基的「罪與罰」等，不僅讀其書者感動，即使看到攝成的電影，也會叫人掉淚。但這到底不是作者們一種理想的要求，而且這些作者是古代的居多。現代人是聰明的，嘴裏雖然喊着「偉大，偉大」，鼓勵傻子去尋死，而自己則躲在黑暗中幹着卑下的勾當，世界上如果真有這樣一位傻瓜，照書本的故事而付實施，那麼！我們至少要說他有點歇斯底里，因為在二十世紀時代，偉大的人縱不餓死，亦必遭殃。惟有庸俗之徒，可以舒舒服服地偷生過活，然而，那種掛羊頭賣狗肉之「偉大」，不過想藉「偉大」之名而欺騙大眾，撈幾文錢糊口而已。

文友一週年聯歡座談會

主辦者：本社 地點：新雅酒樓
日期：四月十九日下午三時

出席者

柳雨生 楊光政
吳江楓 錢公俠
張國輝 錢今葛
(本社方面)
村上剛 鄭吾山

本社：今天承各位在百忙中抽暇光臨，不勝感謝，不知不覺「文友」到上海來，已經是一週年了，特地借這個機會，請諸位來談談，沒有什麼特別的題目，請大家隨便談談。

友 友

本來，今天想要打算借康樂酒樓，可是因為康樂今天全部給人家包去了，聽說是爲了某人結婚，所以祇得借到此地來，地方不大好，請各位原諒。現在上海結婚非常盛行，浪費太大，在日本恐怕是不允許的，各位對於這個有什麼感想沒有？

柳雨生：「結婚」在現在戰時期間，這樣的浪費，國府將來一定有「統制」的辦法，哦！錯了，是限制的辦法，聽說上一次有人包一個禮堂，祇不過是吃茶，就化去了六十萬，現在康樂給完全包下來，那麼怕起碼要一百萬。

楊光政：談到「限制」，就是「節約」的問題，在中國根本沒有切實的展開，在中國政府的公務員方面，恐怕有些「限制」，好像規定什麼「節約菜」等等，如果是在政府大員本身或商人方面，那麼，現在還是沒有什麼

「限制」！

本社：爲了普遍閱讀，請問用什麼方法，可以使雜誌等刊物價錢降低？

楊光政：降低雜誌的價格，固然是普遍閱讀的好辦法，可是中國的情形要注意，就是雜誌賣得太便宜了也不好，許多人買去了並不是看，而是儲藏起來，當作廢紙用，所以，至少雜誌的價錢不能賣得比廢紙的價錢低！我看見過一個人，是在毛廁裏吧，那個人一邊看雜誌，一邊把雜誌撕下來，當作便紙用，這種情形是很不行的。

吳江楓：所以雜誌的價格，一定得比廢紙貴！

楊光政：我還聽見過這樣一個笑話，有個中國人帶了一根「秤」去，到內山書店裏去買書，因爲日本的書，價錢很便宜，他想大量的買去，當作廢紙用，所以帶了「秤」，自然後來是被趕出去了；因此，我認爲要普遍閱讀而又能避免這種毛病，最好的辦法，莫如「減少零售」「增加預定」！可是有許多定戶，現在是向報販手裏定的，那麼報販一樣的還是可以把大部分的報紙藏起來，所以應該用新

的辦法，來調整定戶，打倒「報販制」。

本社：現在雜誌的內容，多半是富於「新聞式」的，大概讀者們不大歡迎吧？

吳江楓：那也不一定，大概總要看內容如何而決定的吧。讀者總是喜歡看比較切實一點的東西，最不喜歡的就是「八股文章」。

楊光政：一樣是談「和平」的文章，吉田東佑氏的就受人歡迎，因爲他講的是老實話，讀者是歡迎講老實話的。本社：那麼，中國的讀者，歡迎不歡迎翻譯的日本小說？

柳雨生：那也要決定於小說本身的內容，最近章克標氏翻譯的兩本書，定的人很多，我想，「文友」對於這一方面，應該多一點，因爲是便利的關係，我們風雨談也登過幾篇，大體都沒有修改，只要通順就可以發表了。

本社：請問柳先生，風雨談有什麼出版計劃？

柳雨生：還沒有，不過想對於日本文學的介紹上，來努力一點而已。現在太平洋書局出版的日本翻譯文學倒很

多，像章克標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選集和張庸吾的「青年」，張我軍的黎明等都是。

本社：請問吳先生，雜誌社有什麼出版計劃？

吳江楓：沒有什麼計劃，不過有能力的時候多出一點，沒有能力的時候少出一點。

本社：請問錢公俠先生，對於貴社的出版方面，有沒有預定的計劃？

錢公俠：也沒有什麼，不過，不想把所出版的刊物，價錢抬高，是希望讀者能夠多一點。

本社：現在作者的稿費，如果規定每千字一百元，作者方面滿意不滿意？

錢公俠：大概也還算是比較適中的；不過根本問題，還是人民的智識水準低，讀的人太少了的緣故。現在一本雜誌能夠出一萬幾千份就算是銷路最好的了。然而上海的人口，却有四百萬，這個比例，相差還是太遠。所以，作者的稿費，因爲雜誌本身的銷路關係，也就不能提高了。

以前一份雜誌只賣到兩毛錢，那時候看一場平劇也只要兩毛錢就夠了。然而現在看一場戲要一百八十元。如果雜誌也跟着賣到一百八十元，那就沒有人看了！

本社：請張先生講一點美國對日本和中國的看法？

張國輝：美國一般的觀點，還是認爲世界的主動力、文化、政治、經濟的中心點是在歐洲，決不是在亞洲，中國和日本根本沒有什麼主動力。他們一貫的看法，還是認爲：白種人是統

治世界的主人翁，種族的偏見，一百年來，仍舊是根深蒂固。在一般美國人民的心裏，他們現在的幫助重慶，祇不過是軍事上的利用而已，並且還不肯真正的十分幫助。英、美的居心，到現在還是想建立遠東方面的霸權，因此，他們現在，在遠東方面圍成了一個很大的圈子，在這圈子裏，希望中日兩國的力量互相抵消，以完成他們的漁翁之利，所以，日本如果打敗了，則中國就一定也要吃虧。

本社：請問各位，北平現在雜誌界的情形是怎麼樣？

柳雨生：北平現在有兩個出版的機關，一個是新民印書館，一個是武德報社，都是出版雜誌的，武德是官方的，新民大概是商業性質吧。新民出版的有藝文月刊，武德出版的有中國文學，武德報社出得比較多一點，關於婦女的，和一般國民的都有。北方的出版雜誌，大概是以這兩個機關為根據吧！

本社：最近，「作家協會」的情形，諸位有知道的麼？能夠成立不能夠成立？

柳雨生：據聽到的消息，大約要看南京總會的情形再說。北平大概在月底正式成立，會長已聘請錢稻孫先生擔任，已經有了一個樣子，至於總會的會長，則大家都決定請周作人先生來做。

另外一個消息，就是「東亞文學者大會」，因為日本二十餘位作家，在交通的不便下，恐怕要延期。
本社：內地作家有沒有消息？

吳江楓：郭沫若大概在桂林，最近巴金寫了一篇小說，叫做「火」，其他不大清楚了。

本社：請大家談談關於中日文化的問題？

錢今萬：事變之前，我在國外，看到英美人的樣樣自尊，和中國人的處處受到壓迫，分外的覺得不高興，就脫離了聖約翰大學，那時起，就有了想和日本合作的思想，後來到了日本，看見了許多日本的大學生，和他們很談得來，一致的認為中日兩國所受的文化侵略，必須以共同的努力來擺脫掉，否則，亞洲人就不免要被英美人所支配了。那時候，智識階級方面就有這麼一個結論：中國和日本是不能分離了，在現代的時期中，種族方面已經感受了很大的危機。如果再講究「國家」的思想，那就未免太狹小了。今後中日兩國應竭力加緊合作，改善兩國間的關係，非如此不可。

但是，事實上，對英美抱敵對思想的，並沒有非常的提高起來，反而有許多抄襲的人，混和在中日文化的合作裏，把中日文化的合作。變成了空談，這是要值得注意的，今後我們應該在中日種族的聯帶關係上著想，把對於英美民族優越感的思想，完全給擺脫開去，這樣，中日文化的合作，才會具有具體的結果。

吳江楓：我的意思很簡單，祇是希望多加緊提攜。多加緊交流而已。

本社：智識階級現在注重的問題是什麼？是不是「大東亞」方面，還是「物價」的問題？

楊光政：智識階級也跟一般民衆一樣，注重實際的問題。當然，實際的問題中，目前以「物價」為最重要，這問題，報紙上已經講得很多，上次我碰見李權時先生，他是經濟學專家，我問他：現在物價有降低的樣子，對於今後經濟的趨勢怎麼樣？他說：「這種所謂『降低』，乃是『批發』的物價，並不是『零售』的物價，對於民生上根本就沒有什麼裨益！總之，一句話，『幣制』的不能改善，『物價』是不會降落的。」

我認為：這不但是「幣制」的問題，物資的生產多寡，是首先要注重的。其次，則為「統制的方法」，這對於「物價」的降落，有直接的決定的關係！站在「統制關係」上的人，應該把良心拿出來，也來「統制」一下，這樣方有真正「統制」的可能！

你看，米、香烟、煤球等，你越「統制」得厲害，它就越漲得快！所以，「統制」的方法，一定要全盤的調整一下，要使得「統制」中間，不能有一點兒舞弊！

日本同我們中國一樣的在「統制」，可是日本的「統制」就比中國的「統制」好得多，現在中國「統制」下的物價，和日本的相比，就要差上一百倍之多！這是和「統制」的「人事問題」上大有關係的！

現在「中儲」為了防止物資的被大量囤積起見，就把放款竭力的收回，壓縮銀根，可是儲備銀行的放款完全收回了之後，市面周轉不靈，物價就還是要漲上去；況且，當收買物資的時候，儲備票就仍舊要放出去，所以

，這不是「治本」的辦法。
「統制」的方法是要「治本」的，「治本」就要先從「生產」方面和「人事」問題上來求解決！

對於生產問題上，我還有一個重要的意見，就是對於收買物資的價格，現在是太低了。因為是太低的緣故，許多農民就不肯把米、麥賣給政府，他們把米和麥都做了酒。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所以「收買物資」要有一個通盤的計算，不能把太低的價格去買農民們的東西，因為農民們不夠生活，他們就不肯生產，這樣就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

其他像「治安」問題，也是在「增產」上有重大影響的，政府務必將公務員、警察局、保安隊等等，養成一種真的「廉潔」風氣，把「敲竹槓」「揩油」，統統都連根剷除了。那末，在「民生」問題上，就差不多解決了一大半。要知道種種「增產」問題啊，「統制」問題啊，並不是辦不好的，而是因為「人事」問題的不好，才辦不好的！

張國輝：我有一個小疑問要請問「支那」這個稱呼，是怎樣來的呢？總是聽來好像不大尊敬的樣子。

柳雨生：大概是這樣吧，在清朝末年，章太炎先生根據佛經來的。當「九一八」「一二八」的時候，日本把中國稱做「支那」，中國人當然是認爲不敬的稱呼，這和中國人把日本人叫做「東洋人！東洋人！」是一樣的。在最初，用這個名詞，相互之間，是沒有尊敬的意思，可是沿用成習，一直至今還是沒有改了。



中國命運之透視

錢今葛

世界戰爭的最近演變，告訴我們以最後決勝時機的逼近，將尤足使我國的前途發生決定的意義。在這裏能引起我們注意的約有二點：(一) 決戰的核心如果在於德蘇戰爭的話，究竟歐洲的戰事能先行結束嗎？

(二) 決戰的核心如果在於大東亞方面的話，究竟亞洲的戰事有儘先結束的可能嗎？從戰事的進行上看，雖然德蘇戰爭之爆發早於大東亞戰爭，可是大東亞戰爭的存在，却使德蘇戰爭的演變為之變質。譬如說吧，在大東亞戰爭發生之前，蘇聯方面還大都對英美的對德綏靖份子加以重大的不安，但日本對英美的宣戰終於牽引美國也同時參加到歐洲的戰場，無異間接促成蘇軍對莫斯科與史太林城二役的防守戰予以拚死擲血的鼓勵。而且英美在對日開戰半載之中即行自大東亞各戰略要點全盤退却，也可說是促成其毅然對蘇作進一步合作的要鍵。所以在前年五六月間，先有英蘇二十年軍事同盟之成立，繼有美蘇關於共同作戰協定之簽署。因此由於第二戰綫的呼籲，使英美在德軍於史太林城作戰正酣之際，突然展開了西非登陸的一幕。德軍不得不在東綫改取守勢，純係爲了這一種戰局上國際形勢所然，初非力有所不逮之結果。這樣看起來，推動戰局的主力，始終握於大東亞方面的事實是不難加以判明的。

現在已到了最後決勝的時機，究竟亞歐二方面的戰事何者能早日結束呢？如果我們認爲決勝的核心乃在

於大東亞方面，那末正如過去戰事的演變所然，亦將由大東亞方面握有主動的力量。然而英美方面既自知給日本的攻勢挫失了他們作戰的主動力，却很可能地欲於最後決勝的「反攻」途中，奪取此一主動的地位，於是對德先於對日的決戰戰略幾成爲一種不變的定案。再加蘇聯方面，也始終不肯墮失此一決戰的主動地位，往往利用英美自東亞被挫的機會，充分地在戰場上表示出德蘇戰爭爲世界綜合決戰核心的氣質。換一句話說，蘇聯只希望英美對歐的軍事佈置，成爲德軍繼續行使其彈性避離戰略的關鍵，而由是加速其國境的廓清運動。因此，自三月中旬以來，蘇聯即對其烏克蘭戰綫不顧一切地用全力向聶泊、布格、德聶斯脫爾三河進衝。在樹柯夫、柯烏夫及伐錫列夫斯基，監督馬利諾夫斯基將軍所作戰者，三元帥合作之下，使其烏克蘭第一，第二及第三戰綫經一月慘鬥之後進窺羅馬尼亞。不用諱言，蘇聯的用意乃在於截斷德國所取給於羅馬尼亞的資源補給，尤其德國在作戰上所絕對必需的石油，他們甚至相信只要有一天羅馬尼亞入於蘇軍掌握，德國就有陷入於麻痺狀態的可能。不過英美還是不能放過蘇聯，他們雖然放縱蘇聯拚死力於東綫的決戰，可是決然不願意在決戰核心的意義上自甘退讓。因此，在昔爲克倫姆林宮主人所一向持以要挾英美的妙計——第二戰綫，今却成爲英美對蘇奪取此項主動的決勝地位的起點。讓我們不要忽視自蘇

聯再向其西南戰綫發動攻勢之後，英美對義南戰局之蝸步乃是積極準備其侵歐作戰之掩護。第二戰綫到現在，毫無疑義地已成其侵歐作戰的姿態，其基本原因便在於此。到了四月中旬，此種侵歐的姿態尤見畢露，邱吉爾已公然宣布此一戰役將不僅自法國西岸進攻，且將同時發生於其它各地。同時蘇土不侵條約既有簽訂之傳聞，而英美對土瑞等中立國亦橫肆壓迫。繼此之後，英國外交部突然於美國務副卿史塔蒂紐斯蒞英訪問之旬日後，宣告禁止各國外外交官離境，而各國使節之公文袋，除美蘇及英自治領外，概受嚴厲之檢查。到了四月十八日，倫敦當局且發出新緊急命令，授權警察封鎖街市以保持行軍通過安全。故美國人士即以爲英國最近的此等措置，實顯示其攻歐日期已迫在眉睫。於筆者握管之時，傳英艾登外相有與史塔蒂紐斯偕同離去英京之說，而倫敦且將於五月間舉行首次之英自治領首相會議。凡此種種皆所以證明英國處此侵歐之前夕，外交的佈置已臻於白熱化之程度。

對於上述決戰的最後關頭，我們深信只要是一個東亞的人士誰都不能減少其關心的。無論亞洲或我國的前途，都和此次最後的世界決勝有莫大的關係。我們如果不能坐視此一決戰的主動地位由東亞而入於英美或蘇聯之手，那末與其使亞洲的戰事將延長至歐洲決戰之後，倒毋寧希望亞洲的安定先於歐洲的停戰而出現。關於這一點，顯然重慶當局亦不是沒有看到，所以不惜屢次懲慮美國的改採對日第一的反攻戰略。結果美國爲了拖住重慶抗戰計，在亞歐同時決戰的戰略上乃產生了尼未資的新詭謀，以及對緬的英美陸海合作戰略。然而這樣的演變，只有告訴我們以重慶殖民地化的新可能性，它並沒有握住自力更生的時機，尤其在成爲亞洲決戰主動力的意義上完全蕩然無存。蔣介石在其去年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也說過：「預計世界戰爭的結束，不能延至二年以後，而今年（即指去年）的一年即爲戰局的決定關頭。我們中國的

主奴榮辱生死存亡，決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期，以華府會議為最後的決定。實言之，中國主奴榮辱生死存亡的命運，不決定於戰爭結束時期的國際會議，乃決定於戰局發展至最後關頭之今日。可是中國怎樣能於戰後的國際會議中有自主的地位呢？中國怎樣能在戰局發展至最後關頭時發揮其決定的意義呢？豈是一味跟在美國的背後，在她羽翼之下而得以達成此種目的嗎？以我們的看法，在世界大戰的前途上，我國如果不能激成一種新的力量俾在戰局進行中握有自主的力量，是不會能排脫其未來的國際會議中被命定的惡運的。我們只要看看此次英國限制外國使節的行動，即於重慶亦所不免，可知過去邱吉爾所對渝方在戰後的世界中予以特別待遇的諾言，不過為完成其戰略上的一種姿態而已。尤其當此最後的決戰關頭，美國副總統華萊斯竟將於六月中前來重慶，雖然外間對其所負使命有種種的推測，但在渝英美之間果已發生困難，則華氏聘渝之主要任務恐無出於監視及鎮壓之右。這些事實即所以證明渝方決難以英美之助而完成其建國之理想，蓋其唯一失敗之點即在於未能於決戰的最後關頭，出一歷史的重大舉動以左右戰局所致。

平心而論，日本在戰勝英美之後，對英美刻不忘懷之反攻早已有慮心積慮之準備。我們只觀其兩年來的奮鬥，如對華實行新政策，以及大東亞民族共榮之構想，已由緬非獨立及中日同盟條約之簽訂，通過大東亞共同宣言之發表。着着付諸實現。根據這樣的一貫精神，於是以印度臨時政府及國民軍之組成，乃展開了目前印度之浩蕩進軍。此等努力即告訴我們以堅強的事實；證明日本欲藉是以爭取決勝的主動力量。然而唯一引為遺憾者，即大東亞之共同戰綫，只是因了蔣介石的徘徊歧途，使日本對此所作的奮鬥為之減色。如果我們承認大東亞戰爭之勃發，足以使歐戰整個局勢變化，那末中日問題苟能以重慶的回返於亞洲

的懷抱，則我們相信不僅印度的獨立能加速實現，即如全亞洲境內的戰事亦有在歐事未了前儘先結束的可能。這便是我們所說的決戰最後關頭之主動力量，也就是使我國在建國途中重獲自力更生的唯一機會。眼前的事實，充分地可以說明，大東亞苟能由於中日全面合作使蔣介石重新認識亞洲的新事態，則世界大戰的核心勢必將以此項變化而發生重大的影響。如果重慶方面不能正視此一現實，則中日全面合作固然無從談起，國內的任何一方所抱的建國宏願亦難以實現，充其量只能做成亞洲新黑暗時代之階梯而已。何況，渝方在英美對蘇競賽決戰主動因素之比賽中，很可能地因其國共衝突之再燃，被利用為帝國主義間之貓腳爪。我們如不健忘，當猶能憶及四月間塔斯社所發渝軍入侵外蒙古之離奇消息。即在蔣氏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亦宛然以解決中共為其此後應盡之義務為言，可知在蔣氏之反自由主義與反共產主義之雙環理論中，苟舍日本盟邦之友好不加善意之理解，恐終無實現的機會。渝方以其內部國共之矛盾性格，結果只有給美蘇二方以新的藉口以干涉其內政，那末蔣氏所謂山抗戰所爭取的「外交勝利」，豈非仍不過是水花鏡月呢？同時我們更可注意，蔣氏在「傳其對英美締結新約成功聲中」，却並未見到蘇聯有何表示。蔣氏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對蘇聯關係有下列一段話：「在俄國革命之後，蘇聯政府於民國十三年「中俄解決懸案大綱」之中，撤銷其在中國之各種特權。然而中國在此時期，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尚在廣東一隅，而中蘇之間平等的條約所以未見完全實施。比及國民政府遷都於南京，外患內憂，復相因迭乘，故中蘇兩國邊疆的問題迄未能圓滿的解決」。現在蘇聯却於日蘇中立關係之滋養中，既結束諾家漢事件於前，復延長漁約於後，恐渝方對蘇的關係將隨「國」共之再分裂而變本加厲起來，瞻顧其前途實蘊有覆滅整個「聯合國」共同陣綫的危機。是以我們深信蔣介石到了這樣的時機，如果再不當機立斷以結束對日戰事而安定亞洲大陸，其未來的慘變是不難想像的。

處於這樣局勢之中，試問重慶之所謂「抗戰到底」究有什麼意義呢？以對外來說，渝方與英美於去歲一月十一日所訂的條約，只是激於日本對華拋棄不平等條約而不得不然的哄騙措置，而渝方對蘇的所謂邊疆問題却有成為未來隱憂的趨勢。就是拿渝美二方的關係來說，也不過是一種手持毒針的友情罷了。今日渝方不僅不能獲取軍需租借的實惠，且亦無法解決其在財政上所受美元膨脹的惡化傾向。因為自從美國把應該裝載軍需品的飛機去裝載了大量的美金票運至重慶之後，因此便造成了美國在渝將士與外交人員荒淫奢侈的生活，於是在對美金票投機與囤積之下直接助長了惡性通貨膨脹與物價狂騰，甚至渝方人民對其本國的法幣都失去了信仰。這種情況，即使是渝方的財政部長孔祥熙及其行政院發言人張平羣，也會對此表示極度憤慨（見本年四月二十一日新中國報所載「美元膨脹與重慶」一文）。而最近所傳的華萊斯訪渝，更對此渝方財政日趨殖民地化之一事有關。由是可知，渝方在外交上雖獲得了英美兩國對其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虛文，可是實際却以抗戰之延續日使其在經濟上成為美國之附庸。所謂「抗戰建國」的國策，今已成爲渝方重大的難關。譬如素以迎合美國人心理的中國文學家林語堂氏，最近在其「淚與笑之間」一書中也不得不叫出「另覓友邦」的慘淡呼聲！同時渝親美派巨頭宋子文之再度失勢，雖由於蔣介石的嫉視，要亦可暴露出渝方知識羣及官僚羣對美。生離心之傾向。再就對內來說，蔣介石去歲之著作「中國之命運」一書，本意即在以內政統一為號召，發動對中共割據之政治大攻勢，是以該書一經出版，中共即以陳伯達出面在批評方式下加以強辭奪理的駁駁，後來渝方又以戚光山為筆名，出版「與中共論中國之前途」一書加以辯論。同時在實際上，據最近報載胡宗南軍且有繼續

軍自新疆入寇外蒙之後，佔領赤都延安之說。由是可
知渝共的關係已由磨拳擦掌到了火併的階段。那末渝
方山繼續抗戰而引起的內外隱憂，豈非將於斷送中國
前途之外，更使亞洲共榮之大構想蒙以暗影嗎？

再以亞洲實際的決戰形勢來說，我們必須承認日印
聯軍今日在伊姆法爾的奮鬥，已突破了原有的基本的
戰略地位。第一，阿薩密孟加拉鐵路所受的威脅，已
根本幻滅了渝美軍還緬甸的狂想，且是必將引起
渝英美內部的互鬪。第二，日本以對印作戰之成功，
大有考慮「安定大陸為先」的策略，因此日蘇關係自
本年三月三十日漁業條約延長五年協定簽字以來即具
有板蕩中原的雄志。這兩點戰略的要鍵，乃在於說明
此後大東亞戰爭之決戰性格乃含有「海守陸攻」的意
義。蓋今日太平洋及印度兩洋之決戰，日本方面顯然已
達乎內綫防衛的階段。此項海洋內綫的防衛，因敵人
海上燃料補給路綫之遙遠，其向內綫之進攻必感困難
。正如松島艦隊報道部長於本年四月二十一日所談：
海上行動最要者厥惟燃料，因在陸上作戰燃料尚可仰
賴當地供給，而在海上則為不可能。因艦隊越深入內
綫，越易遭受襲擊，正與當年俄國波羅的海艦隊一般
可遭受同樣厄運。何況日本在內綫之航空兵力日益加
強，今後每一島嶼均可得到良好的天然保障，故美國
雖一再宣傳奪回菲島或由中部太平洋直搗中國海岸，
但最近一二月來反自塞班島進襲作戰之後戰況轉趨沉
寂，而三月底敵機動部隊繞過加羅林羣島南部向帛琉
羣島西進的攻擊企圖，終即受擊於日軍英勇的航空部
隊而未能得逞。再如蒙特巴頓自印本土潰退至錫蘭後
，迫於美國之壓迫而思在印度洋上有所蠢動，我們如
以其四月中下旬進援蘇門答臘西方海岸之成績而言，
恐亦遭同一的覆轍。這樣便可說明日本在其今後最後
決戰的「海洋守勢」戰略上已具有必勝的姿態。至於
再度在大陸上行使最後決戰的攻勢，自印度戰役開始
早已透現其曙光。自日蘇關係進步之後，以北圍防務

的成功，乃漸有使中國戰綫復活之趨勢。際此決戰的
最後關頭，渝方認為日本屢次要求中國之全面和平乃
其弱點，此說實為極大的錯誤。日本此時所需求者乃
對亞洲大陸之安定而已。如果渝方能順應此一時勢的
要求，能斷然與南京國民政府齊一步伐固屬日本在盟
友立場上所喜聞者，果不然亦已具有澈底板蕩中原的
絕對決心了。試問重慶如仍固步自封，將如何適應此
新的決戰傾向呢？以管見所及，渝方連年的以夷制夷
策，今已到了它清算的時機了，否則明室自西南敗亡
的教訓實使我人不寒而慄。

我們在這裏必須向國人提出一點加以注意，即重慶
如不亟早回頭，戰事勢必有長期化的可能。在此長期
化的戰爭內，即使歐戰先行結束渝方亦有步武明室覆
轍的可能。當時明室之所以始終堅持抗戰而拒絕和議
之唯一原因，實不知滿清當時所具有之國際地位所然
，尤其昧於自滿洲綏靖蒙古後之亞洲北方大局（當時
所謂國際僅限於北方諸國與中國有密切關係）。
此種病根，我們如求之今日的重慶政權可謂完全相仿
。最近美國合衆通訊社遠東負責人約翰·莫理斯自渝
印旅行返美時曾稱：「協約軍陣營實際上猶未開始對
日作戰，即令歐洲戰事結束後，對日之戰事恐尚須延
續至三年乃至五年之久」。由此可以知道，蔣介石於
去年即斷定戰事必不能延至兩年以後，其冒昧與輕妄
的氣質果何讓於昔之亡國大臣？蔣氏素自以文天祥自
比，但須知僅圖其個人的殉國而棄其全國人民於不顧
，此種奮鬥亦所徒然。何況今日的渝方局勢，一方內
部既有中共的割據，一方對外又不能獲取自主獨立的
作戰實力，那末在此長期戰爭中果尚有何法自脫於亡
國的危機呢？而且日本自中日訂立同盟條約以來，局
勢已根本改變，正和昔日之滿清相同，其對渝的政策

僅在以戰爭爭取大陸的安定，假使蔣介石今日能斟酌
全局的利害，一面對日停止戰爭俾共同收拾東亞國際
之糾紛，一面集全力以兩國合作而實現國父的實業計
劃，則亞洲之前途必然可大放光明。尤其我們苟欲避
免戰後受國際會議之宰割，必須在此決戰的最後階段
，斷然握住國際間主動的力量。有了這個主動力量，
始能在戰後世界中獲取主動的地位。可是今日此項國
際間的主動力，顯然已非一國所能單獨所持有，是以
英美形成了盎格羅薩克遜的集團，蘇聯亦改革其憲法
使各共和國國防與外交自主，俾一方面形成泛斯拉夫
集團，一方面預備將來造成泛歐集團的基礎。故日
本今日的奮鬥，所以不惜賭其國運以爭者，亦在於亞
洲之自主興隆而已！在這樣奮鬥之中，日本所憂慮者
即為重慶的背道而馳，因為像上面所說，此實可使其
奮鬥為之減色！故渝方今後的動態，實不僅有關於中
國的主奴榮辱，亦亞洲自主與殖民地化的關鍵所繫。
如果中國今日需要貫徹「統一」，取消割據，「強化
」中央政權而剷除封建勢力，「實行」三民主義與肅
清共產主義，那末此種「統一」，「強化」與「實行
」，必須要以自主亞洲做前提。否則「統一」即國際
帝國主義在華勢力互相消長的工具，「強化」即帝國
主義對華內政干涉之別名，而「實行」亦僅能做成宣
傳的一種姿態而已。

總之，今日重慶已無繼續抗戰的理由，它的固執只
有成為安定大陸之障礙，最後必然將在大東亞最後決
戰「陸攻海守」的戰略中，使中國民族倍受長期戰爭
的痛苦。我們苟能從合理基礎上使渝方捐棄成見，則
不僅大陸安定得以立待，而亞洲戰時的結束亦可早於
歐洲。這樣，在戰後國際會議中，大東亞各國自能以
一致的立場而取得其主動的力量了！



山雨欲來之第一戰線

錢翔乙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蘇戰爭勃發，於是垂危的英國，得以苟延殘喘。當時因德軍對蘇閃電攻勢的得心應手，蘇軍節節敗退，英美蘇欲商籌聯合抵禦德國的方策，於是有一九四一年九月下旬第一次莫斯科會議的舉行。在這次會議裏，僅僅決定了組織陸軍、空軍、海軍、運輸、原料和醫藥供給六個委員會，英美對蘇聯負有物質援助的責任，同時蘇聯也並沒有要求英美發動軍事進攻。到了一九四二年初，德軍席捲烏克蘭，北則威脅列寧格勒，南則包圍敖得薩，蘇聯處於每况愈下的局勢下，於是始有要求英美開闢第二戰線的呼聲發出。而英國爲安慰蘇聯，一面欲探試德國海防的實力，曾於春間一度在法國西海岸，作上陸的嘗試，因規模奇小，所以未嘗引起世人的注意。

友 文

其後蘇聯的羅斯托夫失守，德軍東進圍困史太林格勒，更有南下牧馬高加索的雄圖，蘇聯在軍事上幾陷於絕境的階段中，對英美要求開闢第二戰線的呼聲也愈亟。所以在八月中旬（一九四二年）舉行的第二次莫斯科會議，邱吉爾竟親自出席。該次會議討論的主題，爲一、在西歐開闢第二戰線，二、實行大規模空襲德本土，三、增加對蘇聯的軍需接濟，四、派遣英美軍增援東線。會議於八月十六日結束，邱吉爾即於十七日飛返倫敦，隔了兩天，即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邱吉爾派遣大批海空軍，及英美加澳的混合軍隊

約一師之衆，並配備了大量的戰車，在法國西北部海岸狄埃坡附近登陸，可是在短短的七小時內，即被德守軍所殲滅，僅一小部分，狼狽遁回了英倫。這一次的登陸戰，因規模較大，頗引起世界各國的視聽，可是第二戰線的呼聲雖一現，直到現在，整整的將隔二年，第二戰線的呼聲雖一天高似一天，而英美因爲受到了狄埃坡的教訓，還未敢輕於一試。

當初英美發動北非戰事，原欲自圓其說，就充作開闢的第二戰線，可是蘇聯却不予承認，蘇聯要求的第二戰線，指定必須發動於歐陸，而且指定地點是法國南部或西部海岸。所以雖然在去年一月中旬羅邱於加薩勃朗加舉行第四次會議，以及四月中旬在格貝克又舉行了第五次會議，煽動了義大利的巴特里奧政變，同時並在義國南部登陸，可是英美在軍事上的避重就輕，決不能獲得蘇聯的讓步，同時因爲東線戰局的演變，蘇聯已成了協約國間最有力量的發言人。英美遲遲不能實踐第二戰線的約言，然而又恐怕德蘇戰爭脫離了英美的牽掣，於是羅邱不惜僕僕風塵，移樽就教，不遠萬里前赴伊朗，首都德黑蘭，與史丹林樽酒折衝，以緩和史丹林四年來對英美坐視不救的怒火。羅邱史會議閉幕後，於是喧傳了四年久被世人所厭聞的第二戰線，又甚囂塵上了。

由東西南三方面所應實行之作戰的規模及其時間，意見已完全一致。而邱吉爾自德黑蘭反倫敦後，會情不自禁地作如下之豪語：「由一月十八日到三月十五日間，將有世界戰爭史上未曾看到過的最大軍事行動。」同時英美任命的侵歐軍司令，也於去年年尾在倫敦設立司令部，且於四月九日里斯本電訊中曾提及「協約軍進攻西歐之日期已定，並已詳細擬定進攻之時間表，若干部隊，則已奉到進攻之命令，於美國士兵緊張之狀態中已可見之。」然而現在已是四月行將告終，邱吉爾誇妄之言，固已早成了不兌現的支票，而中立國電訊所傳，似亦言過其實。那麼究竟是不是邱吉爾故作神經戰，以聳動世人的視聽呢？這却也未必盡然。也許邱吉爾確有於三月中旬發動大規模的侵歐攻勢之企圖，可是一則因爲在二三月間，英法海峽間，經常是狂風駭浪，而且多霧，頗不適宜於大規模的上陸作戰，其最成問題的，就是集中於英國的百萬英美大軍（一說爲一百八十五師）渡過海峽的運輸船，百萬軍士的軍械軍需配備，掩護上陸用的飛機，上陸後的接濟，這一連串的問題，都要在出動以前獲得圓滿的答案，否則羅邱無異將百萬大軍，送往絕境。

歐洲登陸作戰，含有英美對德決定性戰爭的因素。登陸作戰成功，德國將受歐洲戰爭以來最嚴重的試驗，登陸作戰失敗，非但英美威信將因以墮失，而且從今以後，英美將失去問鼎歐陸的機會，所以英美雖有進侵西歐的慾望，而在得失之間，却也不能不慎重將事，此第二戰線之所以千呼萬喚，最近雖呈山雨欲來之勢，却依舊成了一個世人之謎。

自去年五月起，英美不斷地對德空襲，尤其是德黑蘭會議以後，對德轟炸更爲激烈，英美的發動對德轟炸戰，無疑地主要的目標，在削弱德國的軍需生產力和挫折德國的民氣，俾減低德國對英美登陸作戰的抵抗力。可是英美對德轟炸戰究竟獲得多大的成效呢？最多是摧毀了德國城市中一部分建築物，德國民衆的戰

意，却反因之而益為昂揚，德國國民的團結，却因之而益形加強。而且，自去年五月至本年三月底止，英美飛機因轟炸德國，喪失約有四千架之多，飛機技術人員與空中戰鬥員如每架以十人計，死亡當有四萬名左右，飛機的損失，也許可以加緊生產，而空軍人員的損失，却決非在短時間內可以訓練補充的。尤其是英美所懷疑者，就是德國蘊藏的空軍實力，因為德國有時好像一頭受創的猛虎，祇抵抗着英美的轟炸，並不起而還擊，有時却又似雄鷲的鷹準，突起而向英倫三島猛撲。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德國正在養精蓄銳，以靜待在西歐行將展開的大戰。

文

登陸戰的成功，必須先獲得絕對的制空權，可是如上所述，英美對德轟炸雖然慘烈，而本身的損失，也着實可觀，尤其使英美苦悶的，則犧牲了巨額的飛機和航空員，即絕未能將歐洲大陸的制空權奪回。不過第二戰線的開闢，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那麼，我們且一為檢討英美欲開闢第二戰線，應該作如何的準備。

友

就飛機而言，除偵察機外，至少須有三百架轟炸機，在擇定之某一地點，於上陸前作密集的轟炸。同時須有同樣數量之戰鬥機，作為保護轟炸機之用，更至少須常用飛繞於登陸地點上空之戰鬥機三百架至四百架，以掩護其登陸部隊。如此大量飛機，決非一二十艘航空母艦所能容納，必須在英國西海岸，建築着一百至二百個飛機場，而且均須有黑夜停機之設備。至登陸戰時所需的軍隊數量，據美國著名軍事評論家阿利奧脫的估計，約為八十師，也就是一百六十萬名。若以巨型運輸艦載往登陸地點，每艦裝載一千六百名，也需巨型運輸艦一千艘，同時護送的軍艦，恐集中了協約國的艦隊也不夠分派，何況於登陸作戰，以運輸艦載送士兵，並不是安全的辦法，必須專門製造平底船，作為載運登陸戰士兵之用，那麼這一百六十萬大軍，要用多少平底船裝運呢？何況尚有對方的轟炸

砲擊，中途損失的船隻，為數也必巨大，所以補充的平底船，事前更要大量的預備。即退一步言，英美軍登陸後能如願以償建立起橋頭堡壘，則遙隔英法海峽的百餘萬軍隊之餉糧接濟和軍器補充，自然也要準備着巨額數字的船隻，在海峽間如梭地往來。英美盤弓挽馬，望洋興嘆的主要原因，就是集中這許多船隻，實在有些力不從心。

同時，我們對於德國海防的實力，從各方透露的消息，也不妨一加推索。第二戰線開闢的呼號，已達四年之久，德國對於海防，當然早已有萬全的準備，利用着攻守的異勢，靜待英美發動兵法所諱忌的「勞師遠襲」。德國情報處副處長森德曼氏稱：「德國的戰略，為放棄東線土地，準備西歐的新作戰，並控制義國局勢，德司令部寧願放棄卡科夫與基輔，而不願削弱大西洋沿岸防務或放棄義國。……深信英美軍備進攻歐陸，德軍可一戰加以蕩平。」德國何為而有恃無恐呢？因為在大西洋沿岸，早已建築成了銅牆鐵壁百攻不拔的要塞了。德軍部當局曾有如下之發言：「自法國大西洋沿岸至北歐挪威沿岸的防壁，已完成數千個固定之要塞，在此地域內，設有六千座長射程巨炮及三千座對戰車炮。並於海岸地區，設有地雷數百萬枚，此蜿蜒二千五百公里之歐洲防壁的背後，備有驚人的防禦組織，德軍在任何地點遭受敵人攻擊時，皆可立即向該處集結大規模之機動部隊，以抵禦敵軍。」再就一部分的防務而視察，據海軍記者克勞斯，於視察荷蘭沿海防務後發表稱：「德軍在各港口及其他可資登陸之處，均已建立堅強要塞，其間有交織狀之砲堡互相聯絡，即處於內線之重要城鎮亦均加以布防，此外更劃出水淹陣地，以保衛要塞，因陸地可立即為水淹沒，彼敵軍無從建立橋頭堡壘，且德軍在水面之下，擁有溝渠縱橫，不啻為敵方人馬及小艇之陷阱，對於橡皮艇等亦設有特種之防禦工程，決不使敵人渡過。」德國的大西洋沿岸防務這樣地鞏固，

而且占有地利之勝，所以歐陸西岸，將成英美百萬大軍的墳墓，這是毫無疑義的。也許有人認為德國正有事於東線，海岸防軍的實力，或者不甚充裕，關於德國屯駐於歐西海岸待機殲敵的防軍，實力究竟有多少，這是軍事秘密，決非局外人所能詳知的，可是我們看了下面二個估計，當可約略知道德國海防陣容之大概：

據英國報章的推測，謂德國駐防於挪威海岸約有十師，丹麥和波蘭海岸約有十五師，德本土西北部海岸約有十師，法蘭西比利時及荷蘭海岸約有五十師，義大利約有十師，巴爾幹半島約有十師，再加上在德國的後援部隊約有五十師，共計為一百五十師至一百七十師之眾。而就協約軍司令部的估計，則謂德國在大西洋沿岸配備的兵力，為芬蘭十師，挪威十二師，德本土和丹麥海岸十師，荷蘭比利時及法蘭西共為四十五師，義大利二十師，巴爾幹半島十八師，共計一百十五師，我們就上述之估計，可以知道，對抗上陸作戰的德軍，至少是已準備着一百師以上，至若防衛軍的高級將帥，亦均為久歷疆場驍勇善戰智足多謀者。巴爾幹戰線司令官係雷愛爾空軍大將，義大利戰線為凱塞林將軍，挪威丹麥，則由蒂脫爾將軍率領山岳軍坐鎮，自挪威以至法義的整個大西洋沿岸防務，歸倫特斯特台特元帥指揮，羅美爾元帥，則坐擁優勢的機動部隊，作全線的聲援。這浩浩蕩蕩的防衛陣容，將士們正在感慨着髀肉復生。德國當局發出英美倘進攻歐陸，德軍可一戰加以蕩平的壯語，決不是偶然的。世人所亟待揭曉者，英美軍歐洲登陸的一場大廝殺，究竟將於何時啓幕？何地展開？邱吉爾的三月十五日之預言，早在沉靜中過去了，德黑蘭會議時羅斯福有羅馬尼亞之徹諾維茨陷落之時，即為展開第二戰線之日的諾言，也成了過期的不兌現支票。攻歐協約軍總司令愛森霍華，於挨不過蘇聯的催促時，曾作如下閃爍答復：「第二戰線開始時期，須由登陸軍總司

友 文

令自己決定。」而據一般的觀察，現在已臨大風雨的前夕。如朝日新聞駐柏林特派員謂：「依各方觀察，歐洲戰局，在五六月適於作戰季節時，必將趨於重大變化。」所謂重大變化，無疑地是指英美登陸作戰。德軍事評論家霍倫斯拉埃氏，於最近稱：「觀於英美進攻之準備及德軍之防禦措施，可知敵軍進攻西歐之計劃，即將付諸實施。」法國賴伐爾總理於十七日在里昂向高級官員演說，提及協約軍在歐登陸之可能，更公開說明「法國再成爲戰場之期，或者不遠。」而英美政府突然於十七日午夜，同時頒布禁止各國外交官員及其家屬離境，並禁止收發任何外交文件。英美不惜予中立各國以這樣的重大侮辱，顯示出歐洲登陸行動，已迫在眉睫了。固然，最正確的登陸日期，有待乎愛森霍華自己去選擇，可是綜合了各方所透露的一鱗一爪，久成世人之謎的第二戰線，五月中已到臨了揭曉的日期吧。

登陸地點，以何處最爲適合英美的理想，各國軍事專家也會發表過很多的意見，北自挪威海岸，丹麥海岸，德國海岸，荷蘭海岸，比利時海岸，以至法國的海峽地帶，比斯開灣，及地中海的法國海岸，甚至巴爾幹半島的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等等，均有相當的可能性。不過挪威遠處北歐，即使英美登陸完全成功，也不足以使歐洲戰局，發生出決定性的變化，丹麥西岸無良好港灣，欲由日德蘭半島伸展至德國本土，決不易於成功。至德國本土，北海海岸之防禦，當更爲鞏固，而且黑爾郭蘭島，爲德國著名之海軍根據地，英美假使由此登陸，無異自入虎口，所以在愛森霍華的計劃中，德國本土登陸是決不敢夢想的。荷蘭是著名的低地國，沿海一帶，且低於海平面，英美如由此登陸，也許要把中國三國志上的「水淹七軍

」搬演到荷蘭去。若由比斯開灣或法國地中海岸，或巴爾幹半島登陸，亦不過再開發出幾個南義大利戰場。最理想的，當然祇有比利時和英法海峽沿岸的法土了。因爲這裏距英美軍根據地最近，在以英國爲基地的空軍之轟炸圈內，再則由此登陸，予德國的威脅也最大。也許英美軍先來幾次聲東擊西，或者爲牽制德軍，同時發動多方面的登陸作戰。可是第一目標，決不會離開海峽地帶的。

前面已經說明，歐洲登陸作戰，將使相持幾達五載的歐洲全面戰局，開闢出新的蹊徑。德宣傳部長戈培爾也曾說過：「第二戰線之決戰的勝負，將在短期間內決定，因此歐洲全面戰局將完全轉變。」德軍自去年以來，在東線即運用避離戰術，也就是要養精蓄銳，準備用其全力，予英美以迎頭痛擊，我們預備着慶祝德軍在西線獲得決定性勝利的捷音吧。



水 墨 等 高 筆 水 來 自 鋼 用 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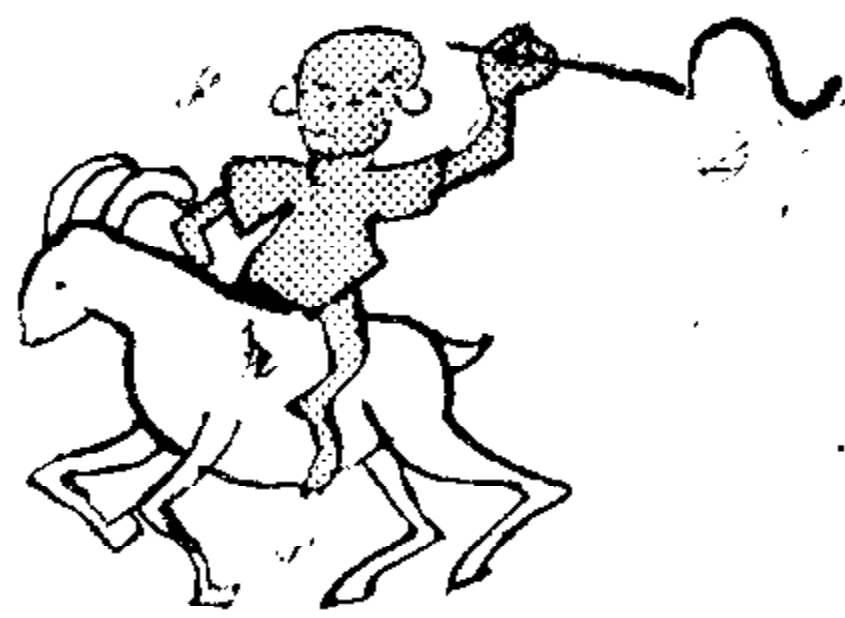
Ocean Ink

HIGHEST QUALITY

水 墨 洋 太

所 作 製 水 墨 洋 太

各大著名文具店均有出售



兒童電影問題的檢討

楊絢霄

凡是對於電影具有相當認識並研究的人，我想總會承認電影不僅是種社會的藝術，同時又是一種娛樂和教育的工具。

美國的社會學專家卡斯(C. M. Case)曾經這樣說「在現代生活之中，電影無疑地可以算是最大的教育要素」。伊斯曼(E. Eastman)也以為「電影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教育和公共娛樂的工具」。的確，在現代，電影已經成爲一種最有權威的教育利器——尤其是對於兒童，這或許是因爲一般兒童都把電影中的故事當做是和童話一樣心愛的東西，況且影片中的故事又是經過色彩和聲音的渲染，因而給予兒童心理上的影響也就特別來得深刻吧！查泰斯(W. W. Charters)在他所著的「影片與青年」(Motion Pictures and Youth: a Summary)一書裏說：「電影之對於兒童的智識，態度，情操，生活，品行和習慣，的確具有一種驚人的左右能力」。俄國生理學專家伯芙羅甫(Cavlov)，美國教育學專家桑台克(Thorndike)和法國教育學專家科拉(Kohler)等也都以爲兒童是要比較其

他一切的幼小動物來得柔弱而無能，所以他們應付社會的能力也多得自學習。兒童的學習，意思就是改變他們的思想，行爲，情操，人格，習慣等。在這種學習的方式中，最重要的就是目力，而兒童教育影片，正可以獲致這種功效。現在筆者先將電影對於兒童所具的教育作用，擇其犖犖較次者分述於次。

(甲)愉快心靈：當兒童們的心靈感到枯燥煩悶的時候，假使能夠給予他們以欣賞影片的機會，那就可以祛除這種枯燥煩悶的情緒，代之的則爲一種喜悅歡樂的感覺，並由這種感覺而使兒童於無形中樂於模仿影片中的人物，從而改善其日常的行爲。

(乙)啓發智力：影片中所陳示的許多事物，一部份雖早爲兒童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所親身體驗，但不一定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在他們看了影片之後，却能夠幫助他們的觀念由糊塗而進於明確；同時，更能夠使他們瞭解許多他們所不曾經歷過的一切事物。在這種日積月累的過程中，他們的智力也就逐漸地增強。

他們幼小的腦海中烙下了一種深刻的印象。假使影片的涵養優良，那末，兒童的品性便會在潛移默化中受其陶冶。

(丁)培養想像：影片中的某些情節，有時實在需要經過一番思索之後才能澈底地把握；換言之，在兒童欣賞影片的時光，也就是他們思索的最好時機。由於這種思索，就可以逐漸地培養他們對於一切事物底想像能力。

(戊)增加學習言語的機會：兒童學習言語的機會，大部份乃是得自普通的談話之中，但卻有許多言語並不是一般兒童所習用。不過，自從有聲電影發明以來，因爲牠不僅能夠繪形繪色，並且能夠直接傳達意思，所以兒童就能在靜聽之下獲得學習言語的機會。

(己)訓練發表意見的能力：實際上，一個人在事業上之能否獲得成功，乃是和他發表能力的強弱有關。我們知道兒童是最喜歡並容易發洩他們的情感，所以在他們看了影片之後，就會依照影片中的人物之所爲而竭力模仿練習，這樣，他們的發表能力自然就會與日俱增地強化起來。

(丙)陶冶品性：因爲電影能夠把各種事物準確而生動地介紹給觀衆，所以兒童在觀覽影片的時候，也就特別地能夠集中他們的注意力並在

復次，電影對於兒童之具有教育的作用，更可以從牠對於兒童心理上所發生之強烈的反應底一點上找到確鑿的真憑實據。沙脫耳華斯(Shuteworth)和梅耶(May)兩氏曾就美國東部某處的五四九個小學生加以測驗(在這些學生中，計常看電影的有二八一人，不常看電影的有二六八人)。兩氏的測驗題目是：「你們將來喜歡做大學教授還是喜歡做有名的電影明星？」他們的回答是：在常看電影的學生當中，計願意做教授的占百分之四五·六，願意做電影明星的占百分之五四·四。

在不常看電影的學生當中，計願做教授的占百分之七一·一，願意做電影明星的占百分之二九·九(見沙梅兩氏合著的「電影狂底社會行爲和態度」(The Social Conduct and Attitudes of Movie Fans))。

從上一事例上，我們當不難窺見電影對於兒童心理上的影響是怎樣地重大了。所以要是影片的內容富蘊着優美的成份，那就能夠獲致充分的教育成果，不過，電影對於兒童爲什麼具有這樣巨大的影響呢？關於這點，我們可能回答的是：因爲影片的印象能夠在兒童幼稚的腦海裏保留得特別長久的緣故。「如何欣賞電影」(How to Appreciate Motion Pictures)一書的著者台耳(E. Dale)曾就看過電影六星期後的觀衆加以分析，發現他們腦海中遺留的影片印象底百分率就如次列：

觀衆年齡 遺留印象的百分率

八至九歲	九一
十至十一歲	九〇
中學生	八〇
成人	八二

由上表可知：八至九歲的兒童對於看過電影後所遺留的印象最為深刻，次之則為十至十一歲的兒童。因為電影能在兒童的腦海裏烙下一種久遠的印象並影響其心裏的緣故，所以要是影片的含意不良，即就足以促成極大的惡果。伊曼說：「站在父母的立場，你們或許已經在孩子的腦海中播下了許多有價值的種子，加勇敢，仁愛，誠實，勤勉，自足，忠信，忍耐，快樂等，但是在電影院中，你們的孩子將會受到別些價值——如作為，放肆，幽葬，機巧，誇大，虛榮，奢侈等的迷惑。影片商所重視的價值，恰巧和你們做父母的人要孩子去重視的價值相反」。卡斯也說：「電影，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搗亂者」，許多人的生觀和生活的方法都受到了影片裏所描寫的行爲態度底影響和沾染」。的確，惡劣的影片不但會給兒童以許多不良的印象，同時更足以促成他們的犯罪。根據布魯麥(H. Blumer)和庫薩耳(P. M. Kausser)兩氏的研究，以為電影對於罪犯的影響，可以分做直接和間接的兩類。兩氏曾用問答的方法，調查一一〇個青年男犯的結果是：其中百分之四九承認電影告訴他們攜帶鎗械，百分之二八承認電影告訴他們自戕；百分之二一承認電影告訴他們愚弄巡警；百分之二〇承認電影告訴他們竊盜，

百分之二二承認電影告訴他們綁票。他們又用同一方法調查過二五二個青年女犯，結果是：百分之三八承認電影使她們逃學而過着放浪的生活；百分之三三承認電影使她們逃避她們的家庭，百分之二五承認電影使她們發動性慾，而有性交的行爲；百分之二三承認電影使她們犯了性的罪過。這些都是電影對於罪犯行爲的直接影響底顯例。至於電影對於罪犯行爲的間接影響，在男犯方面是：因為電影給他們以冒險，發橫財，偷竊，犯罪以及其他不道德的暗示，這些直接地影響到他們的智覺和思想，間接地影響到他們的犯罪行爲。在女犯方面是：百分之七二承認電影使她們如何打扮以引起異性的注意，百分之七一承認電影使她們想過奢華富貴的生活；百分之四九承認電影使她們陷於放蕩淫佚；百分之四八承認電影使她們夢想異性和她們談情；百分之四一承認電影增強了她們耽於野合和借宿旅店的慾望；百分之三九承認電影使她們情人找尋對象來和她們說愛；百分之三五承認電影使她們和自己的父母發生衝突。(見兩氏合著的「影片，過失和犯罪」(Movies, Delinquency and Crime)這些事例已經很足以說明惡劣的影片之對於兒童行爲是有怎樣嚴重的影響了。

上面這話不過是就含有傳播犯罪毒素的影片之對於兒童心理行爲的戕害而言，此外，恐怖影片以及影片中的恐怖情節，也都是使兒童的神經遭受強烈的刺戟，這是可以從兒童在看過這種電影後受驚或睡眠不安的幾點上的證明的。伊曼說：「恐怖的景象之對於兒童神經的刺戟，正如炸彈的爆裂一般，特別是六歲以迄十一歲的兒童，他們對於這種景象的反應，竟要比較成人大三倍。：這原是因為兒童沒有心理學家所謂「成人折扣」(Adult discount)的緣故。成人知道這種影片乃是由於攝影的技巧或奇妙的裝扮而成，像這種智識就足以幫助他們減少對於神經的刺戟，反之，兒童却把片中的事物當做真實的，因而便會覺得可怕。」英國伯明漢地方的電影調查委員會，先後曾對該區及勃舍哈特的八歲到十二歲的兒童加以測驗(伯明漢的受驗兒童計一四三九人，勃舍哈特的受驗兒童計一六五三人)，發現伯明漢的半數以上兒童在看了影片中的恐怖情節後受了驚嚇，勃舍哈特的半數兒童在看了恐怖情節後受到刺戟而不能安然入睡或睡時頻作惡夢。伯明漢的某個受驗兒童說是他本人某次竟因受不住影片中的恐怖景象而往戲院中逃了出來；又一個男孩說是在看了戰爭影片之後常於睡時頻得雙足蹬踢；還有一個女孩說是在看了一張名叫「蝙蝠」的影片之後竟不敢一人上床就睡，而且嘴裏還不住地叫着「蝙蝠」這兩個字；另一個十歲半的女孩說是在當她看到暗殺的幕景時竟連眼皮都不敢張開；更有許多男孩說是在看了暗殺的影片之後常常夢到自己被殺而至於驚醒。這些便是恐怖影片或影片中的恐怖情節過度刺戟兒童神經而引起反常的明證。再如我們中國盛行火

燒紅蓮寺和荒江女俠等神經影片的時候，也可以時常在報上發現，「××小學學生×××，平時酷愛神經影片，某日竟與另一學友相約，竊取家中款項，私行買票登輪。旋船上職員以其神色倉皇，形跡可疑，當即詢以究竟。兩童瞠目良久，方吐實情，蓋擬前赴××修道也。後經職員剴切開導，始得恍然大悟，並由該員陪同返家云云」等一類的離奇的消息。這種新聞，無疑地說明了當時不良國產影片對於兒童思想所播下的毒素是怎樣的深而且鉅了！

正因為不良的影片以及恐怖的情節都足以使兒童的心靈遭受嚴重的影響，因而德國的電影法甚至規定：「凡未滿六歲的兒童絕對不許觀覽電影；十四歲到十八歲以下的兒童，非有他們的父兄作伴，亦在禁止觀覽之列。」的確，像這種限制的規定，原也有其必要，這是因為在這商業化傾向十分白熱的現代，要想往影片中找出一些教育的意味原很困難——牠們不是一些描寫犯罪為惡的故事故，便是一些有傷風化的桃色案件；比較能夠給予兒童以一些智識的，也祇有少數的野獸片或探險片而已。同時，就是在這些影片當中，也滲雜好些性色的成份，而這些對於一般心理生理的發育俱未成熟的兒童，當然也是利少弊多。不過，事實雖然如此，但我們總不應該抹殺電影之具有足量教育作用底一個事實，因而我們誠不應採用那種「絕對禁止」的規定，也不該採用「父兄作伴」的規定——因為這一規定原是無法根除

劣片對於兒童的不良影響的。在現階段，筆者始終以為兒童的電影問題是必須在採用了下列的幾個手段之後才能獲得圓滿的解決。

一，取締一切關於性色犯罪和描寫奢華等一類的不良影片，並多多攝製名人故事，古代歷史，最近時事，各地風光以及其他灌輸科學思想，糾正惡習陋俗，培養美德，指導生活等影片。

二，嚴禁各電影院在放映成人本位的影片時之招待兒童；同時，更規定「兒童影片日」，屆時專以放映兒童本位的影片為原則；

三，設立兒童電影院，以放映一切有益兒童心神的兒童本位影片為營業目標，而院中座位以及其他一切設備，均須以適合兒童使用為基本條件。

四，創辦兒童影片演員養成所，凡是兒童影片的演員，都須經過嚴格的訓練——特別是關於兒童心理方面的訓練，俾得對此有一深刻的認識而能勝任愉快。

要促成上述幾個建議的實現，當然不是旦夕間事。那末，在這過渡時期，我們究竟應該採用一些什麼消極的手段來防止兒童不致遭受不良影片的影響，相反地即使兒童能從電影中獲得其可能的各種利益呢？關於這點，我們就不能不把這種責任置諸於兒童指導的父母。這便是應由父母的選擇那些可供兒童欣賞的影片。不過，做父母的究竟應該怎樣替他們的兒童選擇影片呢？現在且把筆者對於這一問題的解答，逐條臚列於

次：

(一) 影片的劇情應該有一個高至頂點的衝突，包涵着動人心魄的疑題。這種衝突和疑題應為兒童所能理解或搜索，因為這樣才能引起兒童的興趣。

(二) 影片的意識應該清晰而有價值；這原是因為每種藝術品總該是某種中心思想的表顯和實現，否則就會把兒童帶到「茫無頭緒」的答案中。

(三) 影片劇情的解決應該確實而可信，換言之，這種解決應該是片中人對於所處境地所必然要採取而不能或免的動作，並非僅僅表示了作者或導演的手法，俾兒童對於現實事物的解決途徑有一逼真的印象。

(四) 影片的情節不應陷於過份的刺戟，凡是一切足使兒童驚叫，咬指或嚇得他們把身子伏在別人身上並妨礙他們安睡的影片，都應禁止觀覽。

(五) 影片中的行為模型應該和你們希望你們兒童去模仿和學習的行為模型相同。這原是因為天真的兒童正如一線潔白的絲，絲可以染成燦爛奪目的顏色，也可以組成錦繡華麗的綢緞；像這種接受燦爛奪目的顏色或織成錦繡華麗的綢緞雖是絲的本能及其個性；但總少不了人工的支配。同樣，兒童可以成爲民族的中堅，也可以成爲國家的棟樑，像這種成爲民族的中堅或成爲國家的棟樑雖是兒童的本能及其個性，但總少不了教育的薰陶。電影既然具有這種教育的功能，所以你們就得爲你們的兒童遴選一些你們所希望你們兒童去模仿和學習

的名人底影片——例如「幼年愛迪生」一類的影片，俾收潛移默化之效。

(六) 影片的題材應該能夠鼓勵你們的兒童養成你們所希望他們具有的態度。伯曲理(A. Pater)雖這樣說：「有一時，一張良好的片子來了，因為牠所代表的生活是優美而健全的，是愉快而冒險的，同時更具有崇高的精神；因而在你們的兒童看了之後，便會把他們那種激動的情感消散於有益而值得歌頌的活動之中。他們看到家人，隣居和日常發生的事物都是處在一種青春的，煥發的，玫瑰色的光輝中，因而他們不致再來拒絕那些卑微的責任以爲別人服務的天職；同時，他們當然也會感到生活之富有意義了！」凡是能夠引起這種態度的影片才是你們的兒童所需要的。

(七) 影片中對於價值的評量應和你們企圖灌進你們兒童的腦海之中的價值評量相合。所謂評量，意思便是該項影片的主旨究竟是建築在勇敢，仁愛，誠實，自足，忠信，忍耐……等價值之上抑或是建築在作偽，放肆，鹵莽，機巧，誇大，虛榮……等價值之上。要是影片表示作偽，放肆……等價值是良好的，是必需的，那末，這種影片就是荒謬的；她不僅反乎教育的原則，並且還和人類數千年的經驗背道而馳。倘使你們希望兒童的品格有正常並優良的發展，那末，你們就要使你們的兒童重視那些足以產生品格的條件而不光是那些叫人作偽……等一類的東西！

(八) 影片的刺激應適足以使兒童的腦海中遺存着一幅美麗的圖畫。以前英國週刊(British Weekly)曾揭載着一張「可愛物件的一覽表」，該表列舉兒童的愛物是：「愛犬的眼睛，河面上反映着的街燈底光，樹林中的紅煙突，裊裊上升的炊烟，雲朵中的月亮，往高山上望下來的一切景物，床邊內熱水瓶，吃驚的馬匹，船頭分散開來的浪花，畫眉鳥的囀鳴等」。這些都是能夠在兒童腦海中購下一幅美麗而健全的印像底物件，足以一新兒童內想。總之，做父母的絕不應使你們的兒童在看了影片之後僅僅留下一些手槍盜劫或熱烈求愛的陰影！

除了上述的幾個原則而外，同時更須注意下列諸點：(一) 影片的色彩和光度不應過於強烈或暗淡；(二) 影片的內容應該含有教訓並獎勵的意味；(三) 影片內題材應該沒有迷信，宗教以及嘲弄殘暴等成份；(四) 影片的劇旨應該吻合現實的環境和本國的國情。

以上所述的幾個原則，誠不足以言「標準」——便是筆者自己也不十分滿意；筆者總以為：在這個充滿着封建流毒的古裝片堆成陳積而新的鴛鴦蝴蝶風花雪月等停帶在時代水準下的作品依然離不了那封建片底萎靡虛質之現階段，提出這幾個條件作爲現代父母替他們的兒童選擇影片的準繩並從而使兒童能從電影上獲致真正的教育成果，這該要比較那些禁止或放任的辦法來得好些吧！實際上，我們的兒童之所以在心理上顯示出早熟的象微，在精神上充盈着衰頹的氣息，未始不是不良影片在作祟！

隨着，在這個時候把這個問題放在大眾的面前，我想無論如何是不能把牠當做是件「無謂」的事兒的。

隨着，在這個時候把這個問題放在大眾的面前，我想無論如何是不能把牠當做是件「無謂」的事兒的。

隨着，在這個時候把這個問題放在大眾的面前，我想無論如何是不能把牠當做是件「無謂」的事兒的。



租界時代捕房之非法與黑暗

靜庵

上海百年之前，尙是阡陌縱橫，荒涼一片，黃浦江畔，茅籬鱗櫛。惟城內稍有市集，然殊簡陋，僻邑而已。自英美

讀者，亦足以暴露英美狼子野心及虛偽之假面具焉。

問案必英美主人主之。報告必英美人簽署。賞必先於華員，罰則輕於他人。但

噙鐵窗風味。少待再往指紋室，先洗手，乃以墨油印指模，稍模糊，掌頰重印。事訖，再領至搜查間，命盡去內外衣

利用其地理上之關係，闢設租界，爲榨取我華中之根據地，始逐漸繁華，並以魚肉所得，置產購地，昔日桑田，變成

捕房之內部情形 巡捕而不稱局，不稱署，乃稱之曰房，真匪夷所思，莫悉其由矣。曾有一笑話曰：「一婦人犯警

凡緝務，捕盜，等危險工作，必以華印，爲先驅，事竣而蝕其功，不敢較也。乃致廁室，鹽所，亦分中西，其不平

如被認有刑事之嫌疑者，復須入偵探間訊問，是處爲全捕房最慘酷殘忍之所。任事者，均彪然虎面。所謂偵訊，實動

爲虎作倀，脅肩諂笑，取媚西人，甘作鷹犬，欺凌同胞。於是非法無天之事，藏垢納污之區，盡在租界之內。而捕房

界，僅立捕房三處。後以日逐繁榮，英美復將租界擴大，始漸添設，至今已達十餘處矣。全歸總巡捕房管轄，即四馬

爲彼國之敗類，貪狼狠毒，梟鷲成性，故任意孤行，致造成非法慘酷之果者，比比皆是矣。（本文所記，均爲事變前

，復有科學化之刑具電椅。凡上電刑者，須先驗其體格之強弱而定電壓之多少。電扭一板，不論江湖英雄，綠林好漢

中黑幕重重，慘酷悽戾，令人髮指，冤屈而死者，亦屬恆有第勢力所至，外人

局警務處。設總巡一人，自屬英美籍者。其下中，日，印，英美及其他國籍，各有副總巡主管。（其時華副總巡姚會

房之西人，既奴視同胞如上所述。於是偶觸警章，或無辜被累者，被拘後之種種惡劣與侮辱情形，非外人可料矣。故凡

，不能忍受數分鐘者。據云，非麻非痛，亦酸亦苦，混身如緊壓，心臟暴漲，血液沸騰，受者惟願速死而已。故雖殺人重罪，明知供必死，然不禁此刑苦也

。筆者在戰前曾一度任事於捕房，後以個性不合，不能同流合污，始辭所職，當時友輩，咸笑余迂。前年盟邦參戰，

頭副捕頭等。然任何捕房中，均爲英美人大權獨攬，主持一切。其他國人，雖即同樣階級，亦惟以彼馬首是瞻，積習

認爲有嫌，捕房即有拘捕之權力，先向法院請簽搜查證，而對華員則萬分守祕，惟恐洩洩，不予信任也。臨時，始招

不止也。余曾遍視中西各探，十九行動彪悍，粗蠻不文，教育程度至淺。捕盜獲供，無非鐵匠做官，一味蠻打。余曾訊一英籍西探長曰「聞歐美警探如蘇格

通歸。而我最高領袖 汪主席，得盟邦之助，於去秋八月，毅然收回租界。一

如此矣。乃致英美美人獨斷獨行，奴視有色人種，雖同樣階級與任務，然英美

集華探，馳往所謂被告家庭，翻箱倒籠，大肆搜索。然後加以械鎗。偶稍強，

，大肆搜索。然後加以械鎗。偶稍強，頗將重掌，入捕房，先至審詢室，錄以姓名，籍貫及事略後，即推入拘留所先

洗往時黑暗，易爲明朗，一切施政，均入正規。茲值文友社徵稿之際乃將曩時

見聞之非法黑暗情況，略予記載，以供

。問案必英美主人主之。報告必英美人簽署。賞必先於華員，罰則輕於他人。但

，大肆搜索。然後加以械鎗。偶稍強，頗將重掌，入捕房，先至審詢室，錄以姓名，籍貫及事略後，即推入拘留所先

見聞之非法黑暗情況，略予記載，以供

。問案必英美主人主之。報告必英美人簽署。賞必先於華員，罰則輕於他人。但

，大肆搜索。然後加以械鎗。偶稍強，頗將重掌，入捕房，先至審詢室，錄以姓名，籍貫及事略後，即推入拘留所先

，大肆搜索。然後加以械鎗。偶稍強，頗將重掌，入捕房，先至審詢室，錄以姓名，籍貫及事略後，即推入拘留所先

見聞之非法黑暗情況，略予記載，以供

。問案必英美主人主之。報告必英美人簽署。賞必先於華員，罰則輕於他人。但

，大肆搜索。然後加以械鎗。偶稍強，頗將重掌，入捕房，先至審詢室，錄以姓名，籍貫及事略後，即推入拘留所先

，大肆搜索。然後加以械鎗。偶稍強，頗將重掌，入捕房，先至審詢室，錄以姓名，籍貫及事略後，即推入拘留所先

贖等，捕盜獲供，首重證據，在未得確證前，明知是盜，亦未能犯其自由，而偵探者均有專學，何中國一涉嫌疑，即行拘捕，加以刑訊，設偵查無罪，豈不徒傷無辜？彼曰：「英美文明之國，人民均受高深教育，無用刑訊。而國法首重自由，無確證自不能犯其自由。中國人頑劣，非嚴刑不能獲供也。」余聞之，嗒然如喪，其藐視同胞若是，復有何論哉。而今日無辜被拘，遭莫名之刑辱，明日無罪開釋者，真不可勝數。而若輩得恢復自由，已是喜出望外，從未聞有提起訴訟，追告捕房之誣者，無怪養成西人之橫暴任性，視人命如兒戲矣。故凡人踏進捕房，所感覺者，無非悽慘，殘酷，黑暗侮辱。所見聞者，金錢之貪慾，或傲慢與詭媚之聲浪。此中從未有所謂公正、仁義、忠實、和煦之意義也。

包探之竹槓與生活 凡上海稍有身價之市民，設一旦與某案稍涉嫌疑，於是包探之生意來矣。勾通主管西人，將其逮捕，聲勢汹汹，極盡威嚇。其家族自當不惜金錢，為之奔走。老於上海者，均知捕房之黑幕，與包探之需索敲詐，主管西人，上下其手，必滿其饞吻而後止。設接洽稍遲，或慾壑未填，則翌晨解送法院，捕房必申請偵查未畢，回押再審，實則挾索猶未滿耳。被敲者為此多傷金錢，復多受羈押之苦。而真犯巨魁，只須不惜資財，即被捕，亦能置身法外。致於地痞流氓，以及某處積竊，某地扒手，若輩莫不詳如指掌，且反倚之作錢樹子。按月孝敬，坐地分贓。故凡老於世故者，一旦被竊盜，只須告托僱輩，伺時何地，失何物件，立可原物珠還不少缺。俗諺「捕快賊出身」，信不

虛誣。試想彼等月薪不過數十元，(事變前語)居然妻妾兒女，輕裘肉食，聲色犬馬，千金無吝，苟不非法，傷天良，何由得此哉。余時思英之福爾摩斯，美之聶格卡脫，法之甘聶姆火奴魯魯之陳查禮辦案神速，細如髮絲，雖係小說家筆下所產生，然各國偵探學有專門，洵非一介武夫，可以作為，回顧滬上，其相差豈能以道里計哉。

允索，囑翁稍待。立命探捕，往拘該烟窟主人。實亦未奉上命，私做也。未幾，烟館主人及吸客二三，捧全付烟具隨探來矣。見翁先在，知彼檢舉，心更憤憤。而某(副捕頭)誠滑稽，曰：吸客無關，欲出者，交現金廿元，即釋放。眾大喜，交款雀躍而去。繼謂窟主曰：汝私開烟館，觸犯警章，當重懲，且欠翁土款，達三百餘不還，不知倚誰之勢？今如立還欠款，則烟館事亦從寬不究。但烟館主亦殊狡橫，憤然曰：「余開烟館，犯法，翁販私土，罪更莫赦。」某無以答，立掌其頰曰：在此猶橫慢如是，足見在外之非法無天矣，願探命刑。烟館主見勢不佳，即軟化而求曰：還彼可矣，然實無三百元耳。於是兩造對質，翁復歸取賬簿，每筆詳核，某即為僱作證人，是筆有也，是款已還，斤斤較量，算一時之久。堂堂捕房，乃如土棧烟窟。事畢，某以罰金賞往拘之探捕，而命烟館主電話親友集款來贖。乃發還其烟具，主捧盤持鎗，躑躅而去。最滑稽者，當某非法行時西籍捕頭，不但不予諮詢，且於某大聲呼叱時，反怒目作勢為某助威。凡營煙於租界，視捕房如閻摩殿。自古以來，堂堂然捧全付烟具，自捕房出者，可謂無獨有偶，該主人亦足以自豪矣。

偷天換日之事件 茲記一藐視法律，偷天換日之事件。言之令人髮指，由此一斑，可見全豹。當局因事關整個捕房名譽，故事後秘不稍洩，至今知者絕少。今已事隔多年，主其事者且已物化，全滬捕房，亦已明朗。然亦足見當時之黑暗欺罔矣。事在民國二十三年間，時有英人主辦之某大公司驟被劫至鉅，且拒捕傷人哄動全滬。警務處因事關英商，勒令限期破案。時總巡捕房華探長伍某，接奉命令，徬徨無計。但伍固數十年之老公事，爪牙勢力，滿佈全滬。蓋虎而冠者也。因上催嚴厲，乃思一「捉生替死」之偷天換日之策。暗囑心腹老張，如是辦理。張乃於街頭乞兒中，擇一素識之壯年丐王姓，餌之曰：「小王，汝落魄如此，不久將凍餒死，何不早圖一？」小王曰「爺叔，余窮困若是，欲向上，奈無路耳」。張曰：「茲有一捷徑，君年力均合，惟恐無勇」。王一再求教，張乃告以某案嚴催，伍老板擬物色一人，暫為頂替，捕房方面，決不稍使受苦，坐半載一年之牢，則滿釋出後，自為伍老板心腹，從此與家立業，兩全其美。且當先為汝更衣盥沐，盡情一樂，但須誓守秘密耳。小王欣諾。越兩日，各報競載伍探長探得其案匪首，率領全

班探捕，勇往拘捕，人械具獲。警務處將伍升擢。及法院小王慨然自認，一鞠而定，判無期徒刑。小王呆若木鷄，送入西牢矣。進牢後備受苦楚，知墮奸謀，永無出頭之日。連日痛哭，飲食不下。同監者初怒詈之，繼訝詢之，後俱不平。旬後，值西督察長某視察監獄，王故意泣不可仰，訊之，同監中有擅英語者，為之詳譯始末。督察大怒，移王別室，密拘老張。詳查得實，為之開特別法庭，(因刑事上訴期已過。)當庭釋王。日復呈請總巡，擬將捕伍。並欲調查伍所有財產。蓋伍本出身巡捕，任事捕房已三十餘年，將以每月平均淨餘百五十元計，則年僅儲二千元為最多，以卅年計，六萬元以上，即為其貪贓非法之款矣。其理由為家如素豐，必不致極風沐雨為崗警，而任事於捕房者復不得兼營他業，况當年情況，歷歷可稽。伍聞之大懼，是時彼已腰纏百萬矣。立告假赴蘇州以避其鋒，一面托親信將其房產存摺等，迅改戶名。同時不惜巨資以疏通該督察長。一場大波，就此平息，不了了之。未幾伍即升擢，然而累及無辜，唐突上峯，真兇巨魁，漏網法外。故上海警探雖密，設備雖週，反巨案疊出焉。

捕房內公開計算煙土賬 捕房原以執行警章，為市民服務之機關。販賣煙土，拘繳莫道，而反為販私者，堂皇索欠，公開算賬，苟非目覩，誰其信之。記之可堪一噱。時有華籍副捕頭某，素以得歡西人，驕橫成性，一日有翁訪之，其父執也，因向業販賣私土，依某為靠山者。事因有私煙窟主，欠翁土款，積三百餘，屢索不還，翁來訴於某，慨然

余之深刻印象及辭職之原因 余任事於捕房年餘，中有一事，足可記述以見彼自謂文明國人之蠻悍陰狠。捕房中之洗盤室，有中西之分，已如上述。而其中設備，亦判如天壤。華人用者殊簡陋，西人者不但清潔且附有浴間。一夕，余當值，時在盛夏，燥熱欲浴。乃往西人洗盤室浴也。正浴時，有一英警長(

之市民，設一旦與某案稍涉嫌疑，於是包探之生意來矣。勾通主管西人，將其逮捕，聲勢汹汹，極盡威嚇。其家族自當不惜金錢，為之奔走。老於上海者，均知捕房之黑幕，與包探之需索敲詐，主管西人，上下其手，必滿其饞吻而後止。設接洽稍遲，或慾壑未填，則翌晨解送法院，捕房必申請偵查未畢，回押再審，實則挾索猶未滿耳。被敲者為此多傷金錢，復多受羈押之苦。而真犯巨魁，只須不惜資財，即被捕，亦能置身法外。致於地痞流氓，以及某處積竊，某地扒手，若輩莫不詳如指掌，且反倚之作錢樹子。按月孝敬，坐地分贓。故凡老於世故者，一旦被竊盜，只須告托僱輩，伺時何地，失何物件，立可原物珠還不少缺。俗諺「捕快賊出身」，信不

虛誣。試想彼等月薪不過數十元，(事變前語)居然妻妾兒女，輕裘肉食，聲色犬馬，千金無吝，苟不非法，傷天良，何由得此哉。余時思英之福爾摩斯，美之聶格卡脫，法之甘聶姆火奴魯魯之陳查禮辦案神速，細如髮絲，雖係小說家筆下所產生，然各國偵探學有專門，洵非一介武夫，可以作為，回顧滬上，其相差豈能以道里計哉。

允索，囑翁稍待。立命探捕，往拘該烟窟主人。實亦未奉上命，私做也。未幾，烟館主人及吸客二三，捧全付烟具隨探來矣。見翁先在，知彼檢舉，心更憤憤。而某(副捕頭)誠滑稽，曰：吸客無關，欲出者，交現金廿元，即釋放。眾大喜，交款雀躍而去。繼謂窟主曰：汝私開烟館，觸犯警章，當重懲，且欠翁土款，達三百餘不還，不知倚誰之勢？今如立還欠款，則烟館事亦從寬不究。但烟館主亦殊狡橫，憤然曰：「余開烟館，犯法，翁販私土，罪更莫赦。」某無以答，立掌其頰曰：在此猶橫慢如是，足見在外之非法無天矣，願探命刑。烟館主見勢不佳，即軟化而求曰：還彼可矣，然實無三百元耳。於是兩造對質，翁復歸取賬簿，每筆詳核，某即為僱作證人，是筆有也，是款已還，斤斤較量，算一時之久。堂堂捕房，乃如土棧烟窟。事畢，某以罰金賞往拘之探捕，而命烟館主電話親友集款來贖。乃發還其烟具，主捧盤持鎗，躑躅而去。最滑稽者，當某非法行時西籍捕頭，不但不予諮詢，且於某大聲呼叱時，反怒目作勢為某助威。凡營煙於租界，視捕房如閻摩殿。自古以來，堂堂然捧全付烟具，自捕房出者，可謂無獨有偶，該主人亦足以自豪矣。

余之深刻印象及辭職之原因 余任事於捕房年餘，中有一事，足可記述以見彼自謂文明國人之蠻悍陰狠。捕房中之洗盤室，有中西之分，已如上述。而其中設備，亦判如天壤。華人用者殊簡陋，西人者不但清潔且附有浴間。一夕，余當值，時在盛夏，燥熱欲浴。乃往西人洗盤室浴也。正浴時，有一英警長(

之市民，設一旦與某案稍涉嫌疑，於是包探之生意來矣。勾通主管西人，將其逮捕，聲勢汹汹，極盡威嚇。其家族自當不惜金錢，為之奔走。老於上海者，均知捕房之黑幕，與包探之需索敲詐，主管西人，上下其手，必滿其饞吻而後止。設接洽稍遲，或慾壑未填，則翌晨解送法院，捕房必申請偵查未畢，回押再審，實則挾索猶未滿耳。被敲者為此多傷金錢，復多受羈押之苦。而真犯巨魁，只須不惜資財，即被捕，亦能置身法外。致於地痞流氓，以及某處積竊，某地扒手，若輩莫不詳如指掌，且反倚之作錢樹子。按月孝敬，坐地分贓。故凡老於世故者，一旦被竊盜，只須告托僱輩，伺時何地，失何物件，立可原物珠還不少缺。俗諺「捕快賊出身」，信不

虛誣。試想彼等月薪不過數十元，(事變前語)居然妻妾兒女，輕裘肉食，聲色犬馬，千金無吝，苟不非法，傷天良，何由得此哉。余時思英之福爾摩斯，美之聶格卡脫，法之甘聶姆火奴魯魯之陳查禮辦案神速，細如髮絲，雖係小說家筆下所產生，然各國偵探學有專門，洵非一介武夫，可以作為，回顧滬上，其相差豈能以道里計哉。

允索，囑翁稍待。立命探捕，往拘該烟窟主人。實亦未奉上命，私做也。未幾，烟館主人及吸客二三，捧全付烟具隨探來矣。見翁先在，知彼檢舉，心更憤憤。而某(副捕頭)誠滑稽，曰：吸客無關，欲出者，交現金廿元，即釋放。眾大喜，交款雀躍而去。繼謂窟主曰：汝私開烟館，觸犯警章，當重懲，且欠翁土款，達三百餘不還，不知倚誰之勢？今如立還欠款，則烟館事亦從寬不究。但烟館主亦殊狡橫，憤然曰：「余開烟館，犯法，翁販私土，罪更莫赦。」某無以答，立掌其頰曰：在此猶橫慢如是，足見在外之非法無天矣，願探命刑。烟館主見勢不佳，即軟化而求曰：還彼可矣，然實無三百元耳。於是兩造對質，翁復歸取賬簿，每筆詳核，某即為僱作證人，是筆有也，是款已還，斤斤較量，算一時之久。堂堂捕房，乃如土棧烟窟。事畢，某以罰金賞往拘之探捕，而命烟館主電話親友集款來贖。乃發還其烟具，主捧盤持鎗，躑躅而去。最滑稽者，當某非法行時西籍捕頭，不但不予諮詢，且於某大聲呼叱時，反怒目作勢為某助威。凡營煙於租界，視捕房如閻摩殿。自古以來，堂堂然捧全付烟具，自捕房出者，可謂無獨有偶，該主人亦足以自豪矣。

余之深刻印象及辭職之原因 余任事於捕房年餘，中有一事，足可記述以見彼自謂文明國人之蠻悍陰狠。捕房中之洗盤室，有中西之分，已如上述。而其中設備，亦判如天壤。華人用者殊簡陋，西人者不但清潔且附有浴間。一夕，余當值，時在盛夏，燥熱欲浴。乃往西人洗盤室浴也。正浴時，有一英警長(



東渡瑣感

潘予且

說招待

我從日本歸來之後，就感到中國和日本招待客人所用方法不同。日本朋友招待，可以說是極其精密而周到，可以說使賓客無論到什麼地方都不感到一點困難，而有大量的愉快的。反顧我們中國就太隨便了。中國的隨便，也不能說是怎樣的不好。因為中國的招待客人，是要使客人如同到了自己的家中一樣。如此，主客就是一家人，一家人自然大可以隨便了。

這裏有一點可以注意的，就是客人必定在主人處，先有「如在家中」的心境。否則主人一隨便，客人不是覺得沒有禮，就是感到困難。尤其是在招待風俗習慣不同的異國朋友的時節。從國從古就有「入國問俗」

的一句話。目的大約就是在避免誤會。但是一個生客乍到了言語不通，風俗各異的國家，叫他去問俗，又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呢！

我覺得這是兩方面的事。「入國」的固然要問俗，招待的也要深知來客的習慣。客人來了，固然可以把生地當自己的家看待，究竟都不是自己的家，叫他怎樣會不感受困難呢？

房屋

日本的房屋與中國的房屋比，其間有一個顯著的異點。就是日本很接近自然，中國則反是。日本房屋用隔扇而不用窗子，倘使建築在山水邊，晴朗的日子，把隔扇全開，人坐在房內，真有說不出的暢快，我在宇治山田的時候，對於日本房屋接近自然的感覺，尤為深刻。反觀中國就不如此了。有

錢的人家，必有高牆，爲了防火的原故，與鄰舍相隔的牆，必然特別高，稱爲風火高牆。換句話，就是這種人家，不單與自然隔絕，與鄰居也要隔絕了。下而至於農村的茅舍，土牆上開有小窗，只能透光，不能觀景的，即使不關門，仍舊與外面隔離。

其次，就是中國的房屋大都比日本的高。上面，多半是看見橡與椽的，此外還有柱。因爲有了這些東西，熱空氣上升每每帶上去許多灰塵，久而久之，便與蛛網黏合。而房內的陳設品又特別的另碎，特別的多。屋高打掃又不容易。蛛網灰塵，每每給人家一種不潔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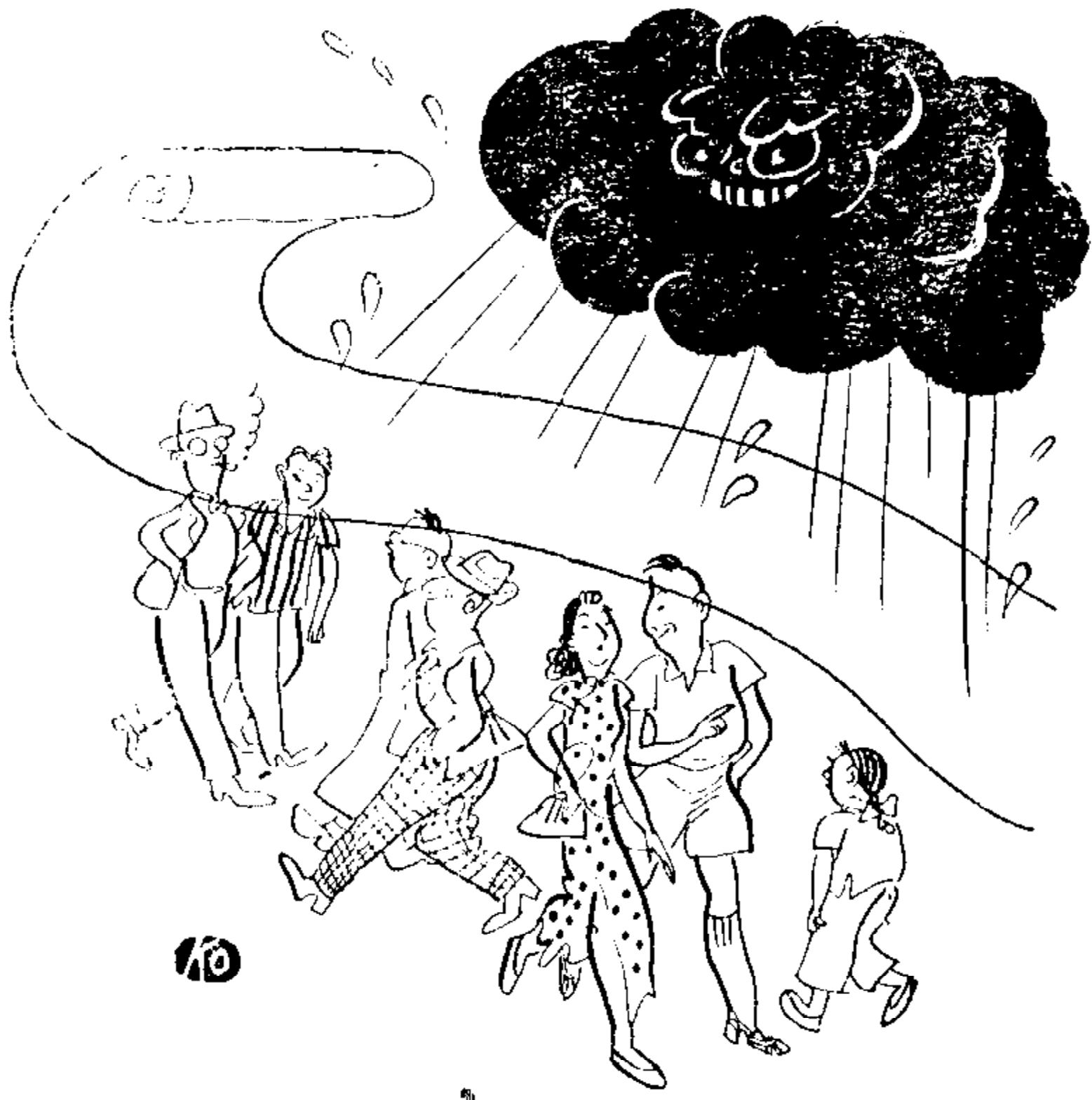
其三，中國的大房屋，建築方式，是以「盤」「曲」爲勝的。「盤」和「曲」也許是美的。但是住在裏面的人，心境上也許有紆迴，隔閡之感。大觀園的那樣建築，對外是完全隔絕，對內則大家都藏着，「盤」「曲」的心思。中國的大家庭所住的大房屋，大半有這種現象。雖說心思曲折，由於個人的秉性，房屋的建造方式，也許有點影響吧！

俗稱三道頭)海利斯D.C.Hill亦來浴。觀余衣衫置短檯，水聲潺潺，彼因浴間被余所佔，怒罵而去。翌日，即錄於告發簿。(凡捕房中同事互相控告者，有告發簿，詳載原被告姓名事實，每週總巡捕房派員視察，並爲判決。)海以余華人不能浴於西人盥室告焉。余雖不平，然悻於章則，乃與捕房律師王君商以拒折之策。數日後，英籍督察長來查視，見簿審問。海指余違章入浴，且誣爲污穢浪蕩等語。余答，是夕雖余值日，但並未往浴，且自問曾受高等教育，焉致不顧衛生。海以睚眦微怨，無證誣余。請追認告之罪，否則寧辭職與之交涉。侃侃陳述，理似殊壯。督察長訊海可有人物作證？則謂見衣衫自知耳。余曰，不謂中西衣衫，類同頗多，何可指證。當時何不開門面責，或目等余出。海莫能辯。結果海當庭向余道歉，發俸一週。同人大快。事越半年，余已淡忘，不料海固耿耿無一日忘焉。一夕，余與數人圍爐閒話，海亦在內。海告余日前破獲一匪窟，匪首正優坐無備，彼上前如何將其抱住摔倒而擒之。言時乘余不防，竟假余表演，將余自後緊抱，以膝重距余腰而捧於地。余驟然未防，內傷至昏。同人大喧，而海則大笑而去。余醫治多日，但以嬉笑無憑，無奈于彼。而海亦甚狡，恐余報復，請求調往他處矣。嗟乎，彼英美人之陰狠奸詐，處心懷惡，由是可見，文明道義云何哉。余家中恐再生意外，余亦不忍再處此種殘酷黑暗之境，辭職就商矣。自國府收回租界，一洗積習素弊，捕房重入明朗化，誠上海市民無窮之福，余正爲之慶賀良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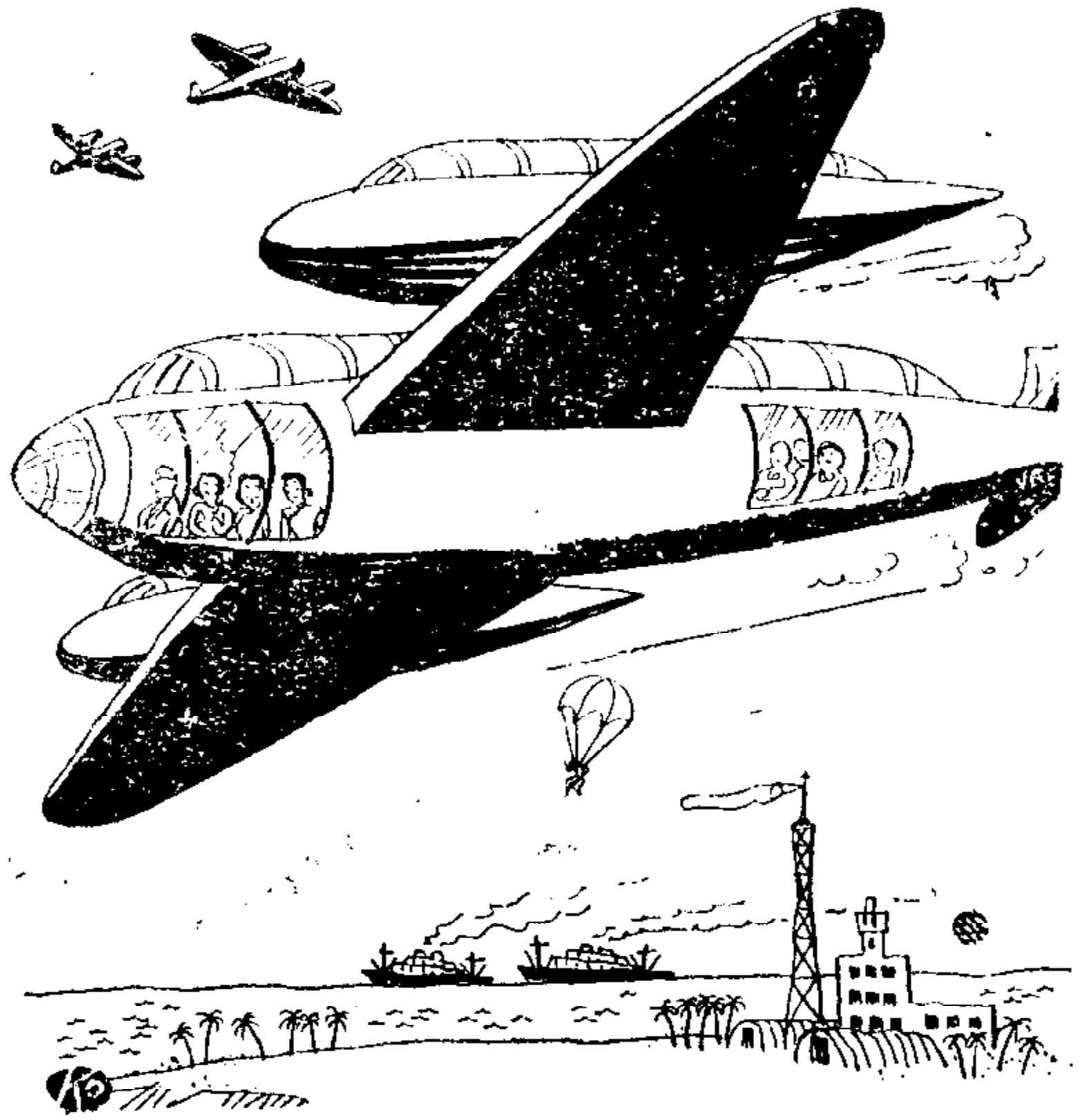
作生東可

— 明 文 的 來 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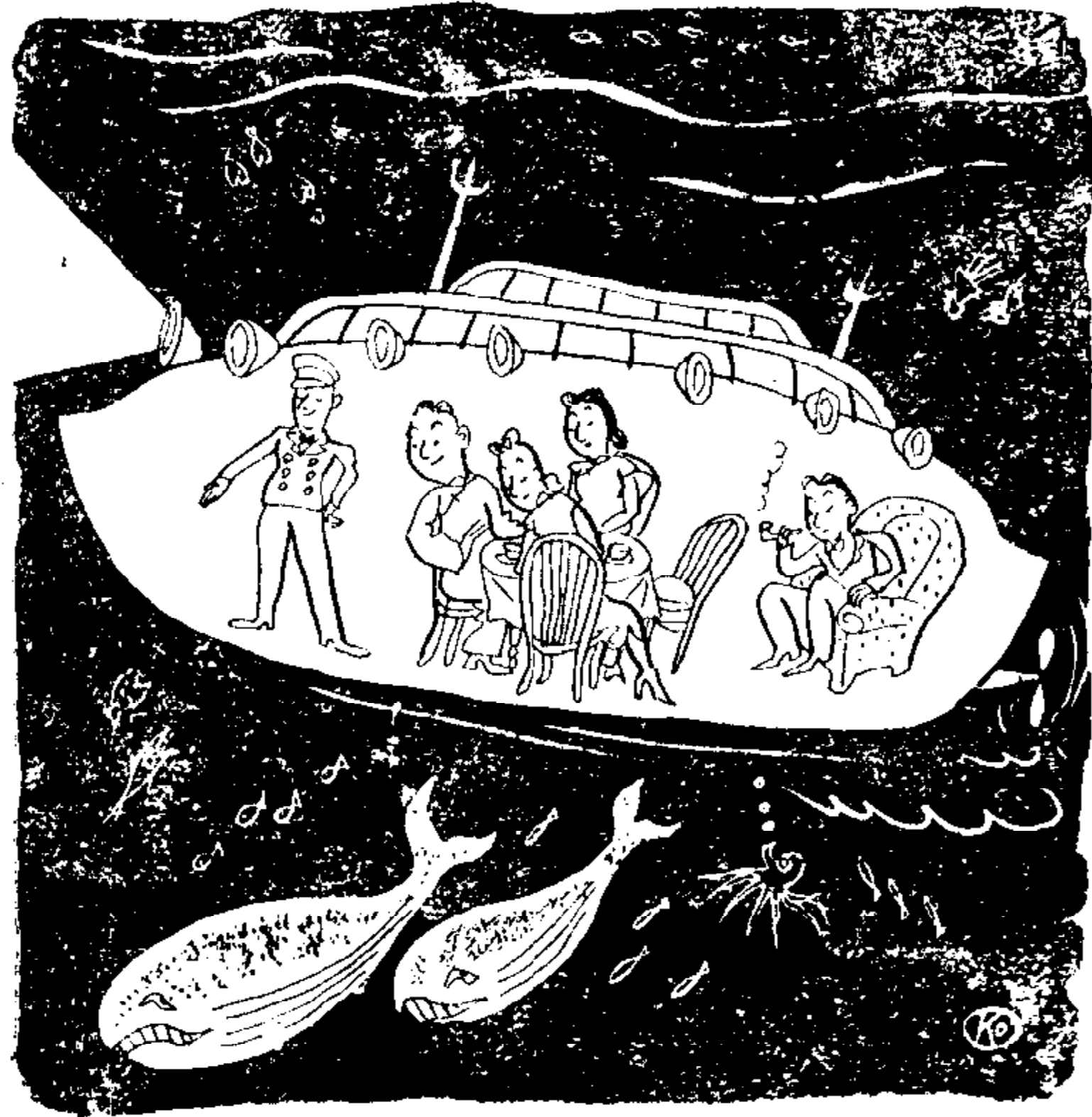
落降客的喜以點南上亞翔速縱旅人容乘行
。落可青歡達多島海上於地橫客的納飛都
傘以年冒到鐘間至空大，地機大三機要
降山旅險。可三昭，東飛迅，型百。搭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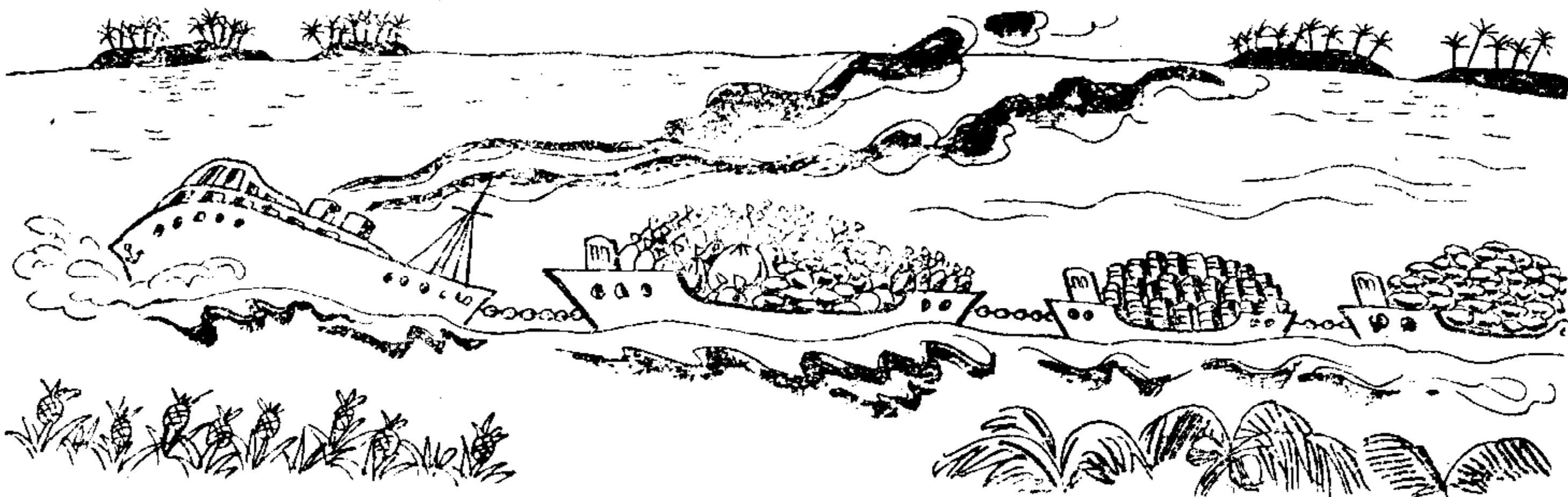
雨時，在
街上，圍
上透的
玻璃製天
幕，所以
步行者不
用傘和雨
衣。天晴
時，可以
把這玻璃
捲起來。



以受，須快由後彈皮入將彈信距
接信上五信南開中製特快輪都離
到人海分，京砲，的殊信送由的
。可的鐘不的。然砲橡裝。砲快遠



的繼東廣船且萬物望，力。底共來
旅續亞汎可這態的海可的放旅榮有
行愉海的以潛，千中以電射行圈所
。快底大在水並姿生眺光強船海謂將



船曳有可，
，引強以圓
向十大利滑
目的數的用地
的艘索有分
地滿引能配
航載力率於
行物的的東
。資曳船南
的航團西的
大船輪北豐
型，送各富
貨一。地物
物次具，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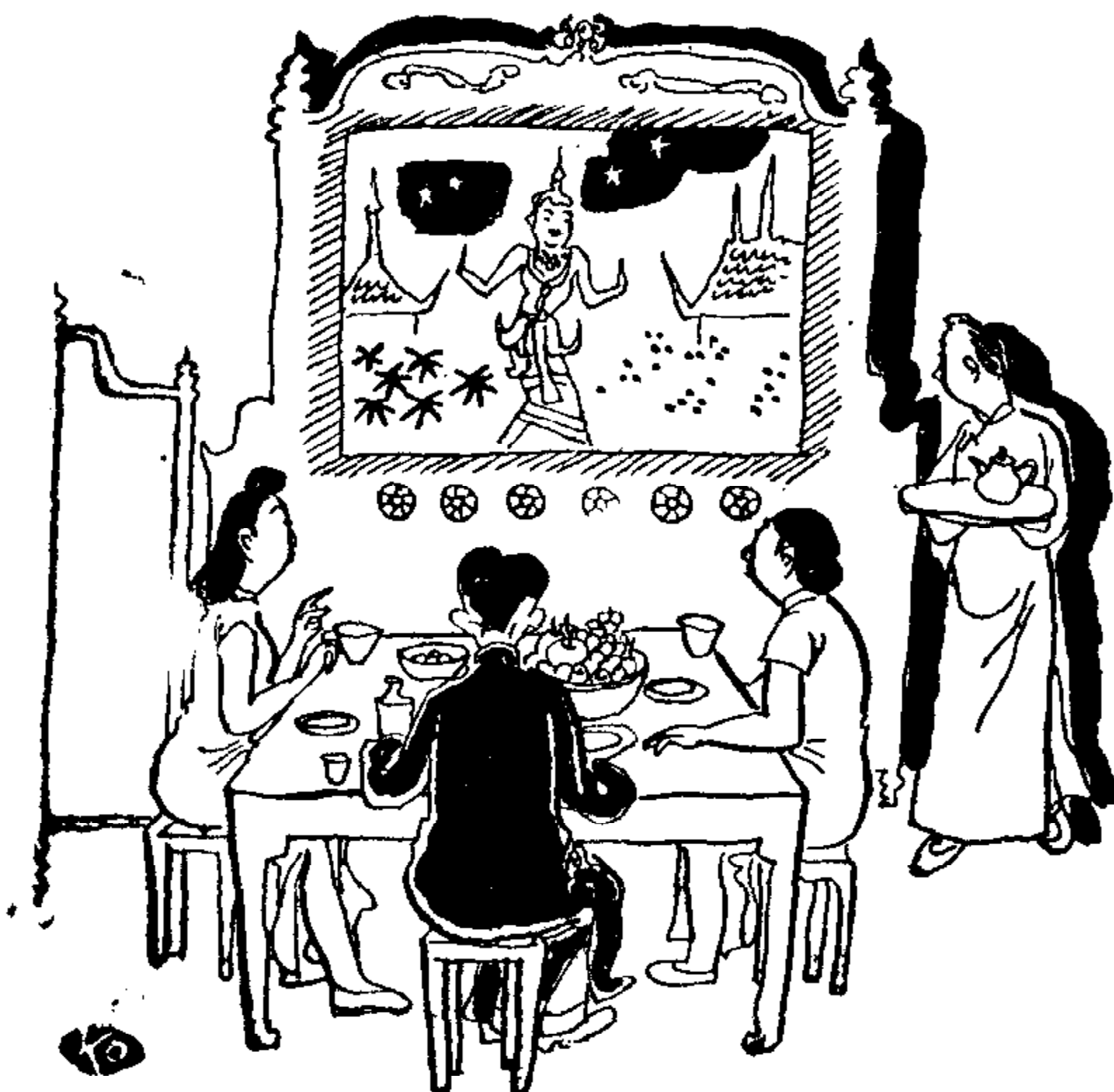
「在，以，以
共，於，明，明
榮，是，年，年
舞，共，舉，舉
踊，榮，行，行
」，，，，，
等，各，在，在
國，國，各，各
民，民，都，都
衆，衆，市，市
以，以，打，打
盛，盛，輪，輪
大，大，流，流
舉，舉，一，一
行，行，舉，舉
片，片，行，行
行，行，則，則
可，可，行，行

囉西及酒並各他館，加館，中市。圈來
到都其和立剛大，爪利，日國街一味有(九)
•可他水着菜東及哇飯印本菜，到覺共
以東果，館亞其菜館度菜館則這街榮將



一家兒喂：打時街用小和手變話綫話
裏就，一電，上具型口提成器，都(七)
去到一喂話可走。攜袋皮裝可則用
•妳會，說以路在帶的包入以通無電

庭快，州聽的看子餐出顯比俗，國旋相置線可各
生樂實的到舞兒，團來明電卻舞的紐，電電以家(十)
活的在歌婆踊泰可着。地影可，歌，一送，像庭
•家是曲羅，國以棹晚映更以風曲各轉照設無，在



我立探，掉中。担，任杖可目般普向
出刻知若的找在愛也何，不的人及探(八)
來可機有東尋黑迷不地要用人，到知
•以就這西去暗路必方到手也盲一機方



作戰的電波

在大東亞聖戰下，瀰滿全世界的舊體制崩潰，「中國廣播」將大東亞肇建的天來之聲，正在毅然挑起着破邪顯正的決戰。負荷曠古決戰下，建設大東亞生命圈之聲的先驅中國廣播協會，是民國三十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時，基於友邦日本的絕大好意，以中日基本關係修約的精神為基調，把從前中日事變勃發時因作戰上的必要，日本軍施設的廣播設備大部，無條件地由我中國繼承而設立的。

中國放送協會
(中國廣播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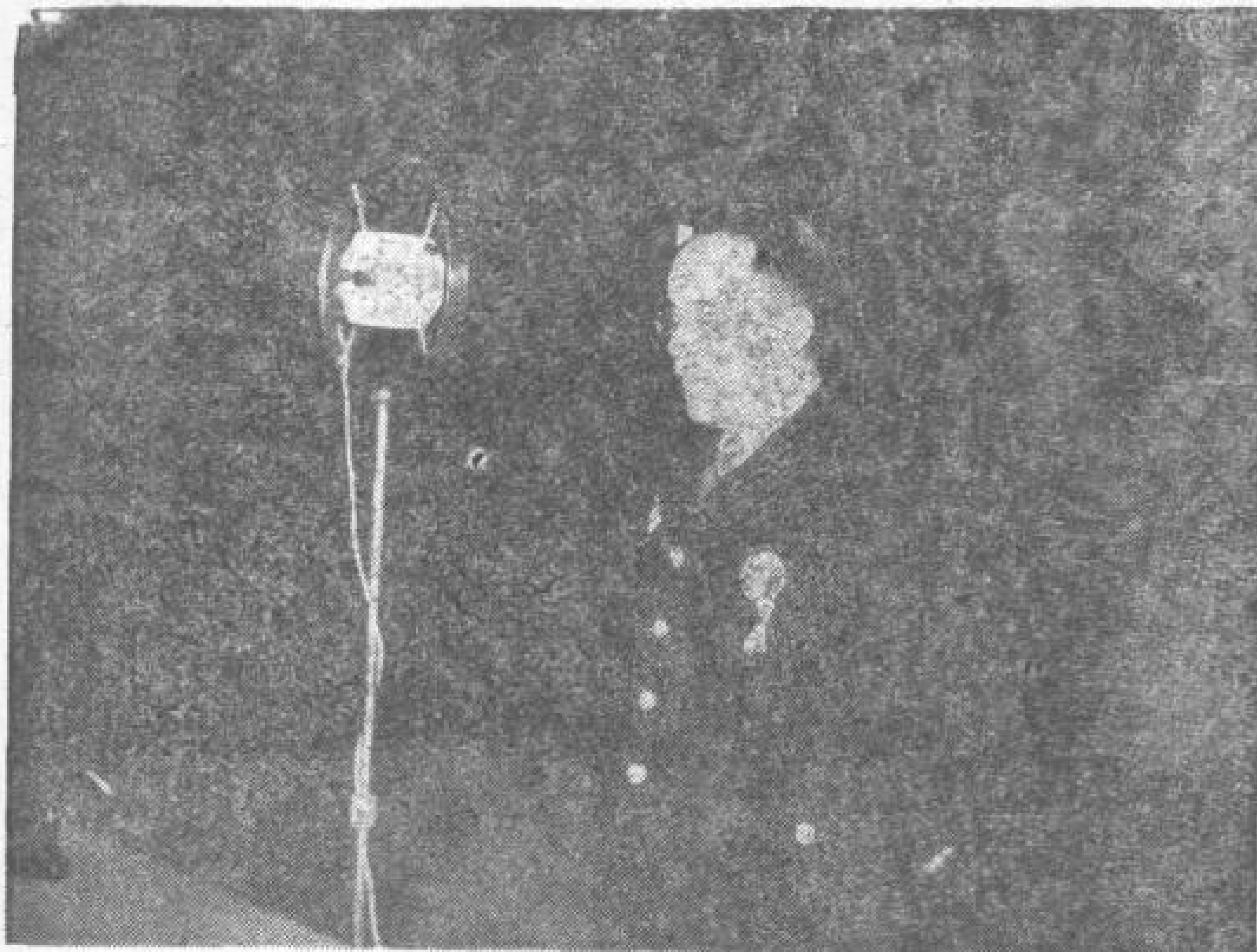
C)二廣播局，則其直接運營的廣播局，計有一〇局之譜。發射電波，加上第二廣播及短波，有十六架廣播機不分晝夜廣播着。

營，「中國廣播」將大東亞肇建的天來之聲，通過電波，正在毅然挑起着破邪顯正的決戰。負荷曠古決戰下，建設大東亞生命圈之聲的先驅中國廣播協會，是民國三十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時，基於友邦日本的絕大好意，以中日基本關係修約的精神為基調，把從前中日事變勃發時因作戰上的必要，日本軍施設的廣播設備大部，無條件地由我中國繼承而設立的。

另一方面，其用語即以國語即北京話，及上海話，廣東話為中心，其外還有日語，英語，德語，法語，俄國語及印度語等。其電波到達的範圍，遠至北海南溟上空以及重慶，毅然將電波子彈打入反軸心宣傳陣營的咽喉。決戰下的電波活躍，可說是建設大東亞的中日締盟下一新生中國的象徵。

現在南京中央(XGOA)，上海(上海XGOI，大東XGOH)漢口(XCOW)，蘇州(XGOJ)，杭州(XGOD)，甯波(XGON)金華(XGOS)都設置廣播局。此外本年四月以後，蘇淮地區行政區劃定時，便接收徐州廣播局於其統率下，加上大東亞戰爭勃發時接收的舊英美系廣播局，如東亞(XMHA)及黃浦(XMH)

現代戰可說是武力戰政治戰，經濟戰及生產戰，同時也是宣傳戰。在宣傳戰中，我們非戰勝敵英美不可。對於欺騙及偽詐的敵陣營，以實制虛的我們電波，正不分晝夜放放着，燃起着擊滅敵人們炬火。而且向前途遼遠的將來的偉大建設伸展着。廣播協會最高統率者係熱誠的宣傳部長林柏生氏，協會的使命如何的重大，由此可以窺知。此時荷負建設新中國重責於雙肩的國民，由我們的聲音，我們的電波聽到祖國有光輝的進展及大東亞的團結，必須是我們的義務。請聽我們的電波！爲了祖國，應克盡我們的義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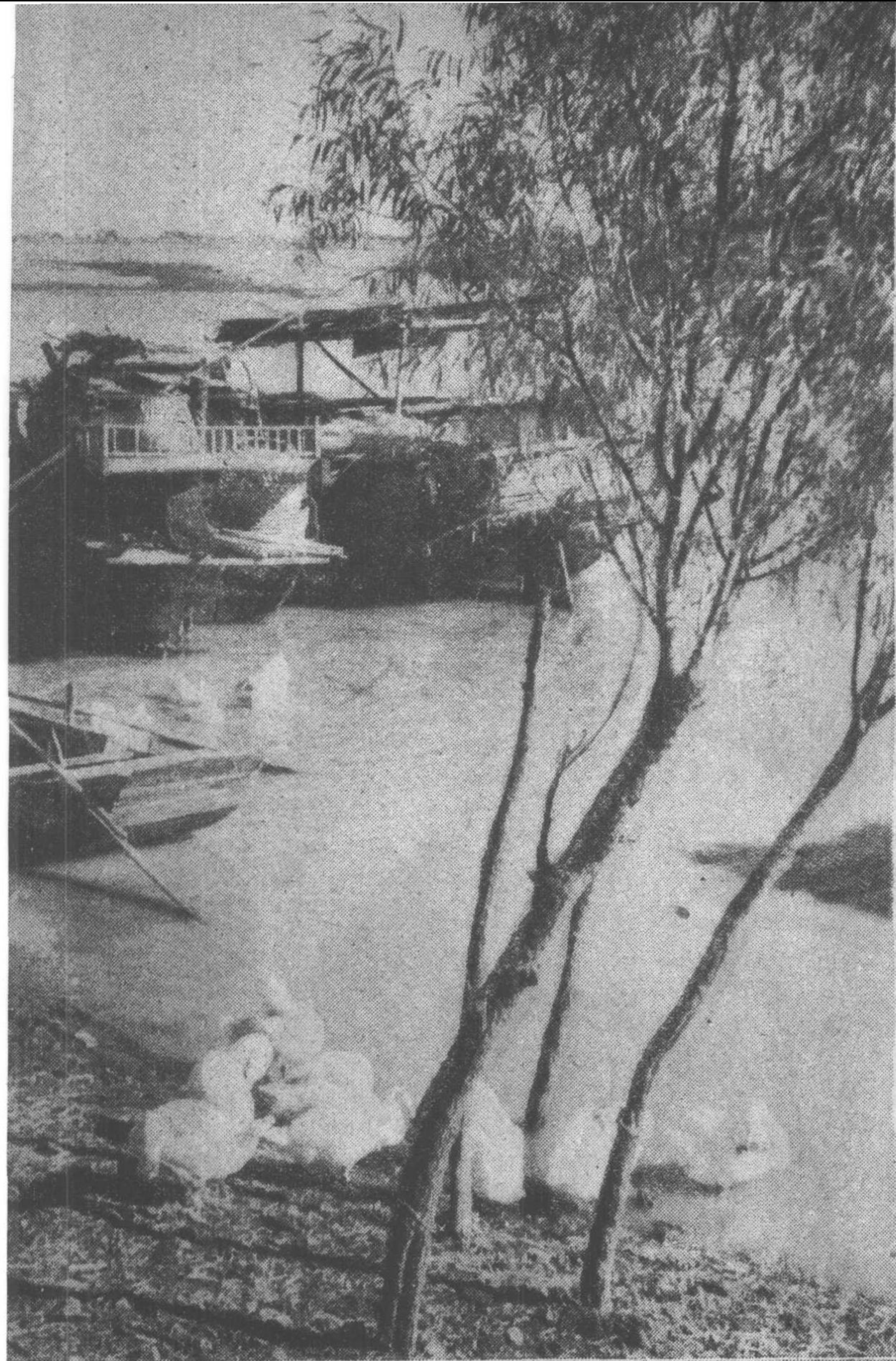


(林中國廣播協會會長)

的電波！爲了祖國，應克盡我們的義務！

來了 夏天

本刊特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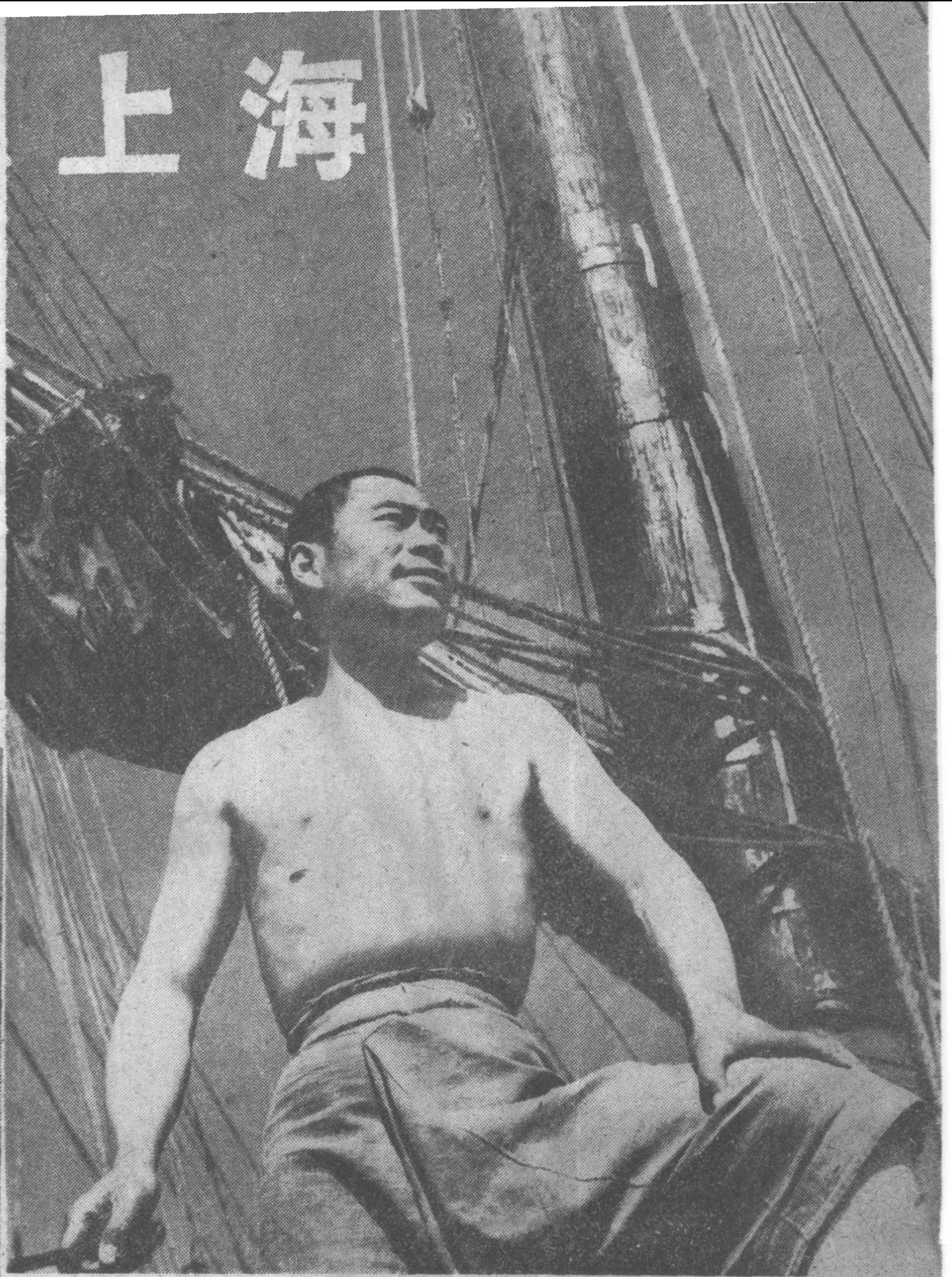
上海力士

(影攝別特刊本)

威武雄壯的帆船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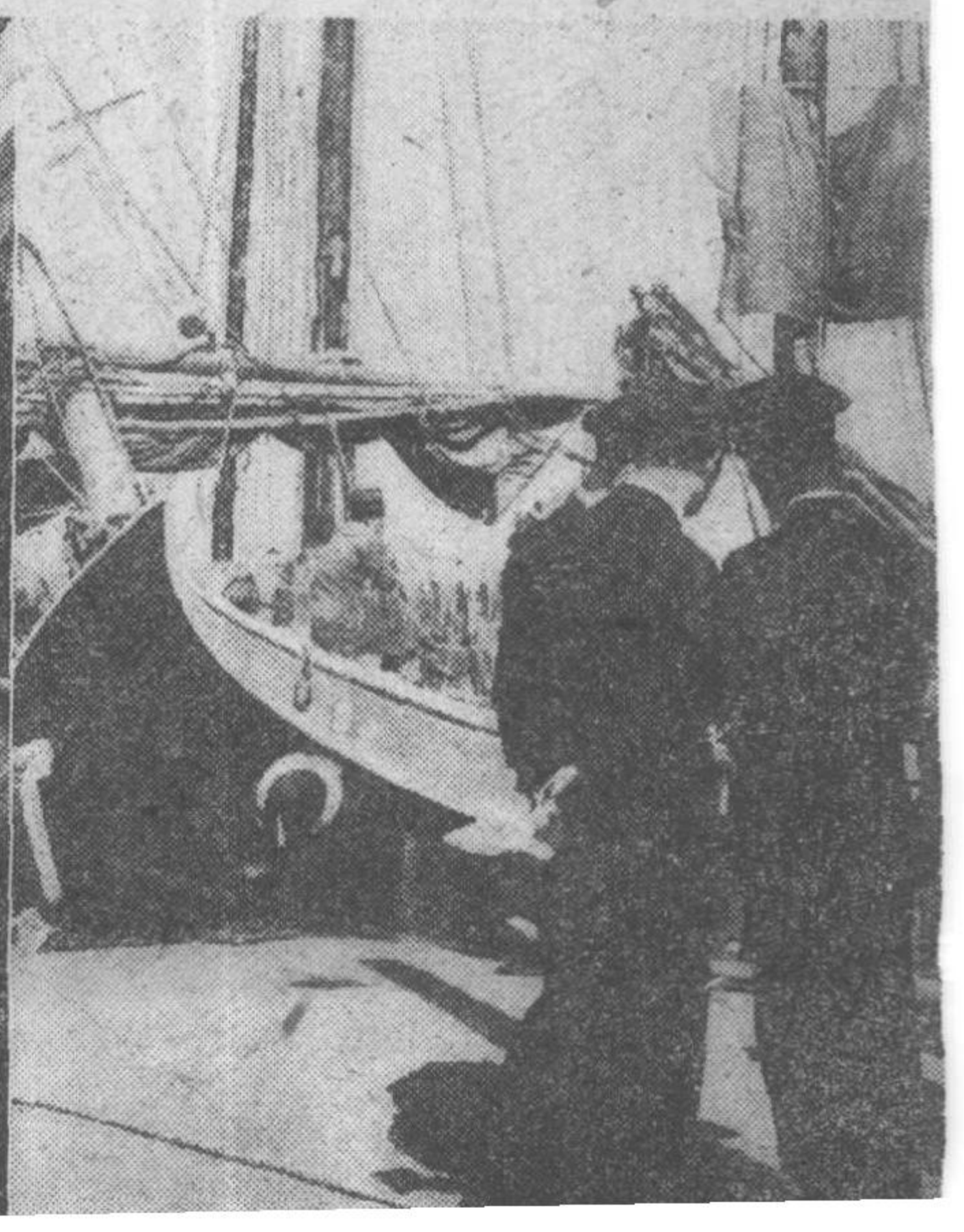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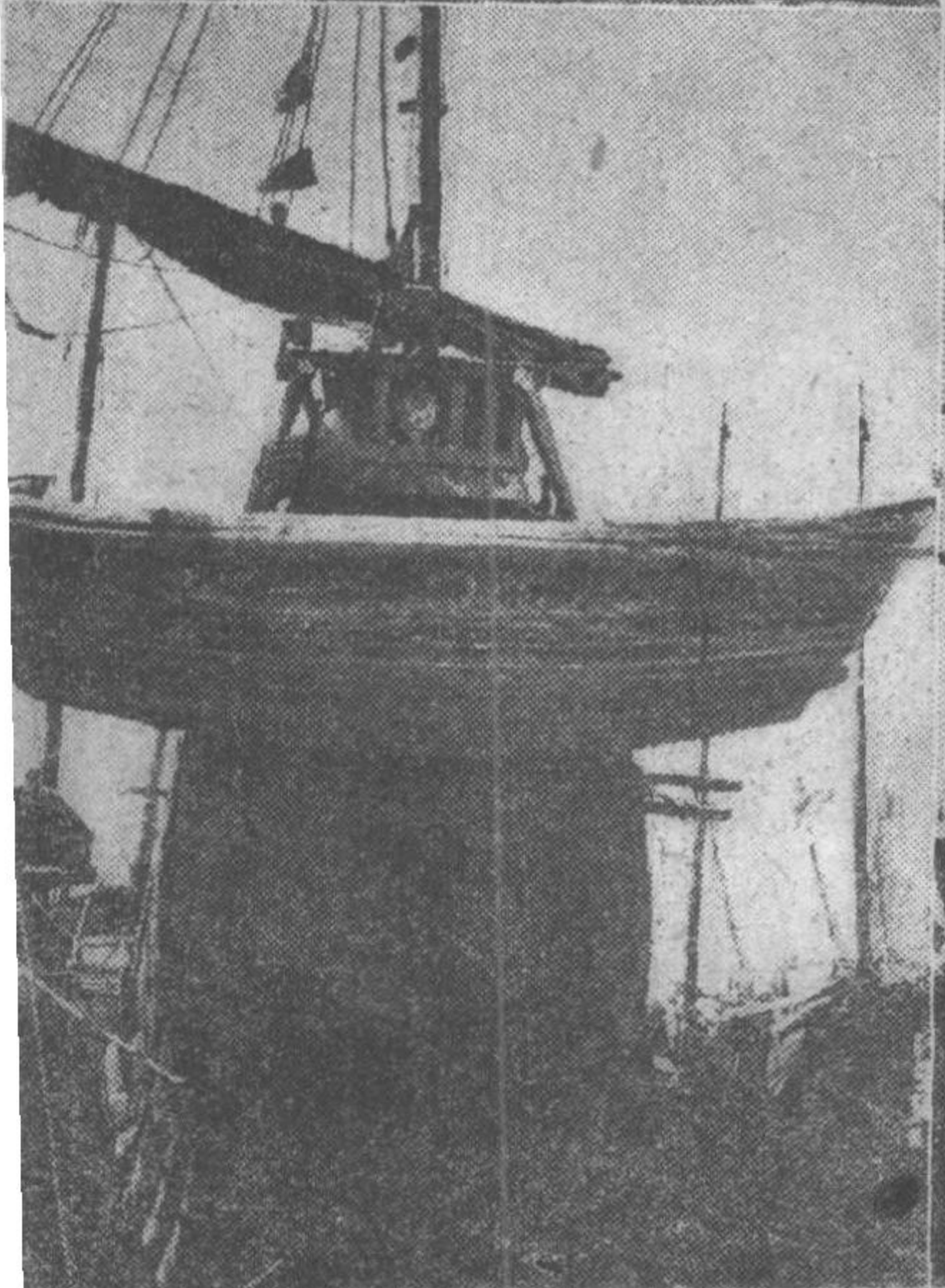
(上) 正在搬卸着從別處運來的
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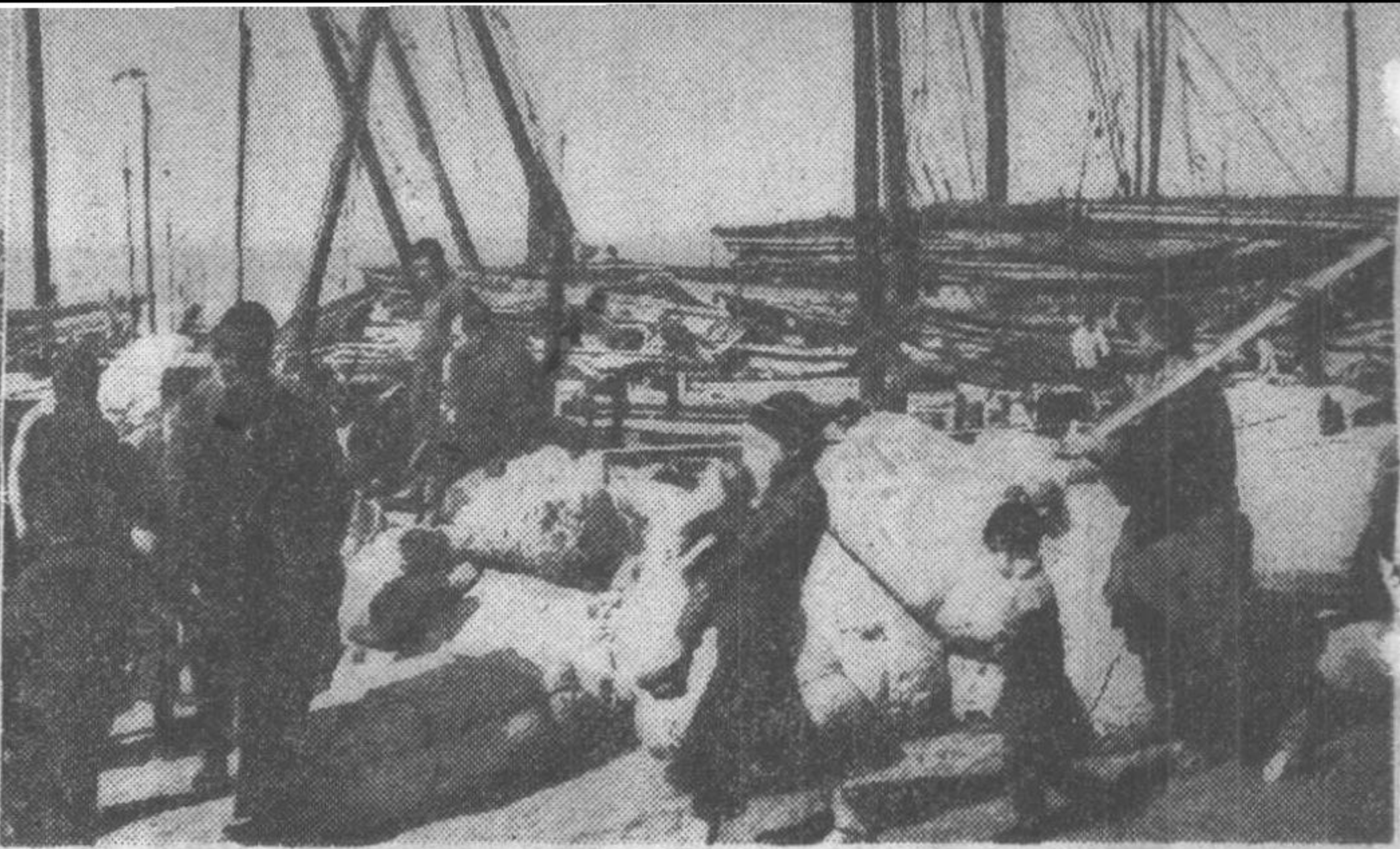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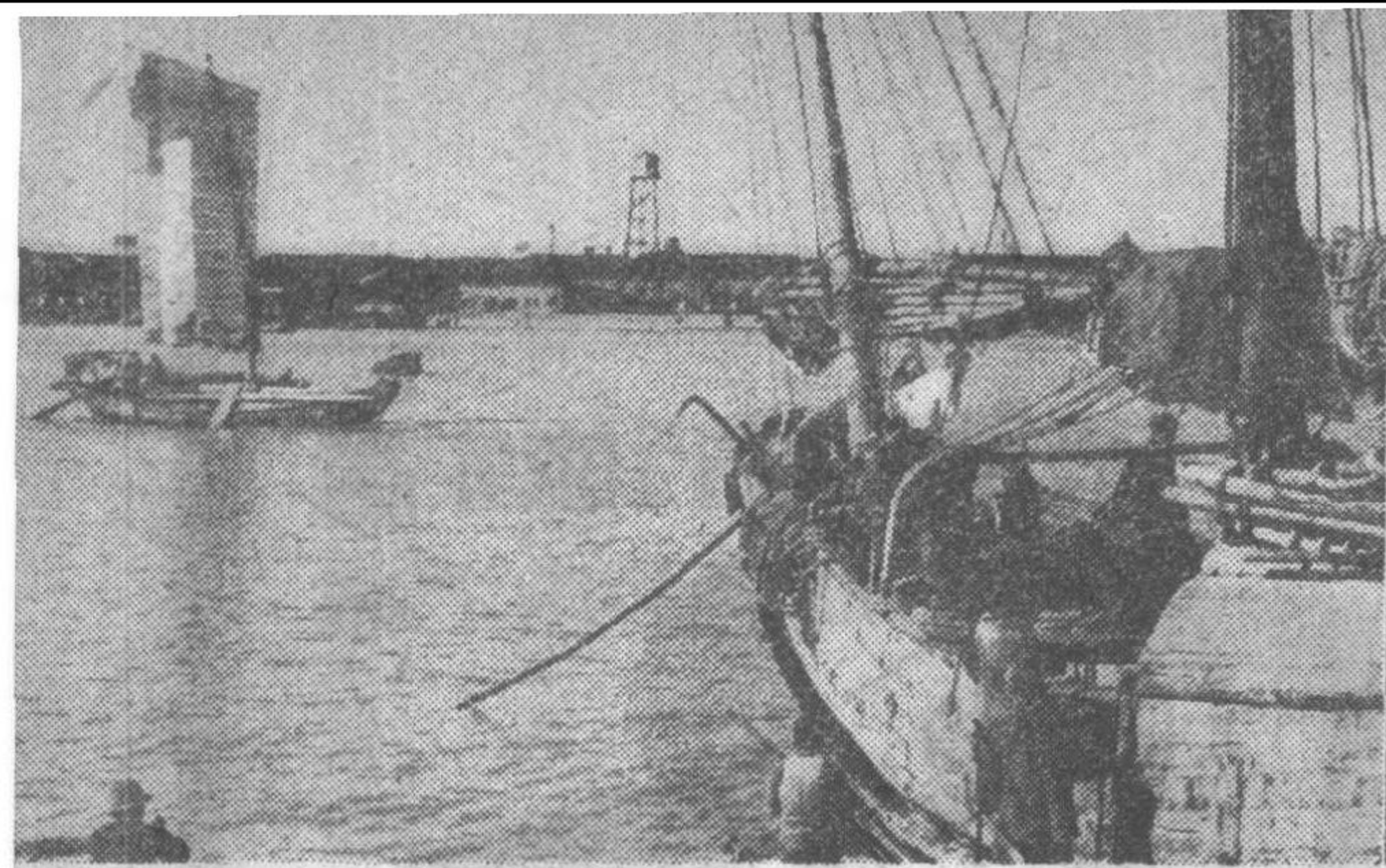
(下) 後尾吊着小舟的大型帆船



生中洋海在而，上海於死入生出
閑空的中泊停費保於，們士力的活
↓ 〇害損無有身船視巡要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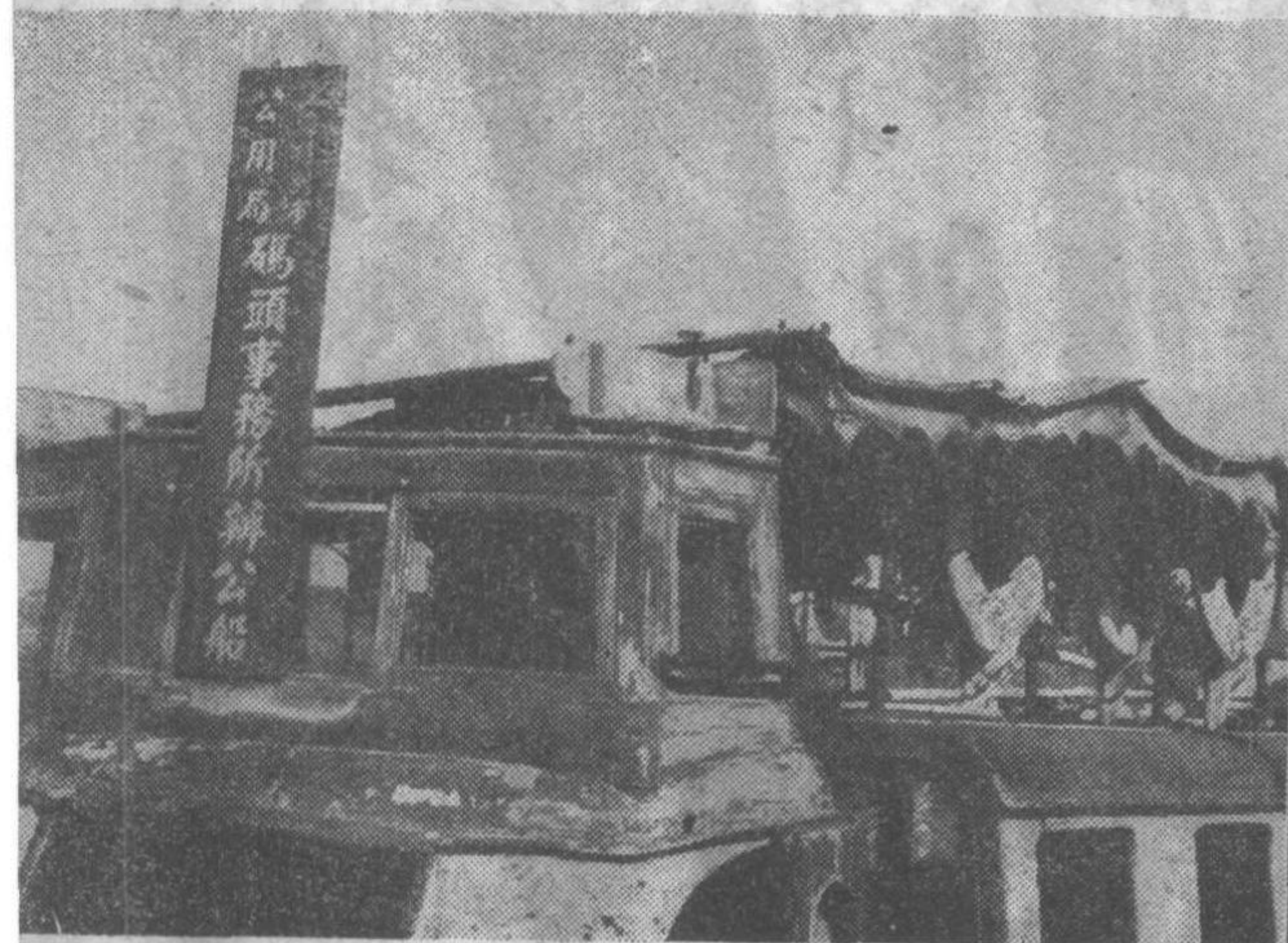
↓ 員人關海的上頭碼於勤出





↑ 頭碼進駛的續陸船帆的物貨着載滿

↑ 着積堆的山如物貨的船帆入裝待等



↑ 船公辦所務事頭碼

↑ 上頭碼在積堆的似山也資物的來運

↓ 畔頭碼在集叢檣萬



店藥名著國全有

藥神備常行旅家居

症病外內治統

熱帶上瘧濕症
氣喘痲疹症

又龍紅

健康增進
病魔征服

寶神丸

各種頭痛
隨服隨愈

靈腦

常備良藥
殺菌生肌

萬福膏

無刺戟性
殺菌消毒劑

紅公

最上眼藥
點眼瓶入

朗德眼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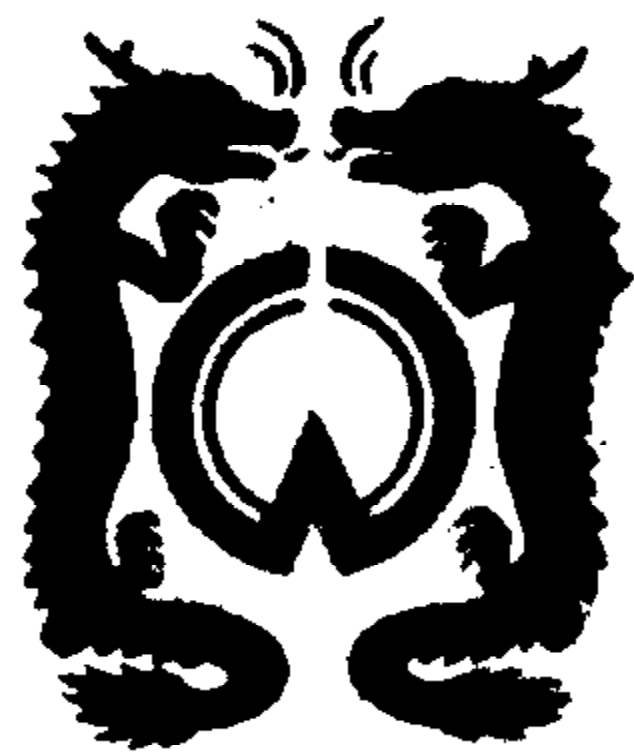
丹

口控殺菌
強劑

神藥

又龍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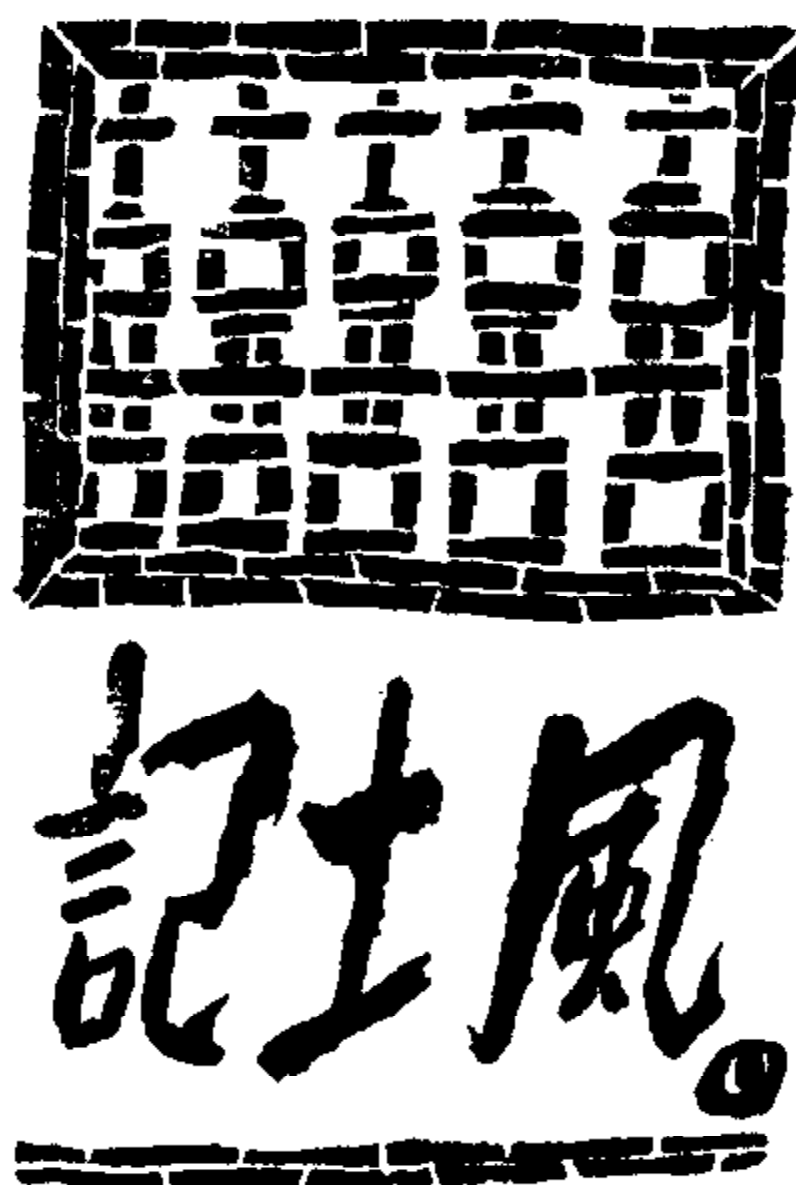
商標



註冊

號二里番新街路馬京南
社會式株藥製陸大

番四八四二二話電



江山風土誌

毛可人

友

(27)

「江山」，是個通俗而又雅麗的名詞。一般人常把它當作口頭禪，却忽略了它原來是個地方名。因為俗語上有「江山易改，品性難移」的句子，而影片中又有「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劇名。單從字面上看，便可想像出它是個山明水秀的處所了。這，便是我的故鄉——我的足以驕誇的故鄉。

江山的本身雖偏促浙江一隅，然而它與江西，福建比鄰。可謂三省交界的地方。一條輕便的浙贛鐵路，蜿蜒曲折地經過，成爲全城主要的交通命脈。可惜自戰事以還，這條鐵道已經折爲數段，好似一條蚯蚓，雖有每段的身子尚能

蠕動，但却失去全部活動的力量。它本來就是個偏僻的二等縣，那邊的人民，與外邊簡直老死不相往來。所以本地的人也常自稱它爲「螺螄壳」。一個知識分子若在江山居住三年，恐怕連他從前所受過的教育，也要白白地放棄，做個「桃花源」中的人物了。

不過，故鄉始終是故鄉，它是溫暖的，甜蜜的，使人留戀的。縱使它是一座孤島，一片荒地，同樣值得我們懷念。而況江山的優點，多不勝指，現且讓我一說來。

一、農民世界

江山是純粹的鄉下。除了周圍三里的城外，走出城門，完全是一望無際的碧油油的稻田。就是住在城裏的人，也有田地。所以碰來碰去，沒有一個不是農民。偶爾雖有少數受過摩登洗禮的公子哥兒，摹倣上海的洋場少爺，忍痛買一套新式西裝，可是你若查問他的底細，他仍舊脫不了農民後裔的系統。那些農民，真有點像遠古的人類：衣服的質樸，性格的忠實，工作的勤懇，令人一望就會生出敬愛的心。有人說近水的狡猾，近山的人篤實，頗有獨到的見地。江山的水源並不多，但四周圍儘是大山小嶺。因此他們的脾氣是倔強的，不容易克服的。農民間往往爲了一句口角，或者爲了一頭牛一隻雞的價值，往往大打其官司。農民對於平日的食用，可謂極度的節省，惟有打官司請律師的用費，往往一擲千金，毫不可惜。爲的

便是出一口氣，爭一個面子。所以別管這小小的鄉村，律師的業務倒很相當發達。爲了避免自身被人欺侮，爲了羨慕律師職業的收入可觀，一般農民甯可賣了田，把子弟送進法政學校，一來打官司可以方便，二來做官也比較容易，三來還可以賺大錢。一舉三得，自然律師多如過江之鯽了。同樣地，許多農民，也爲培植子弟的教育費而破產了。

二、學校與教育

一般地說，農村教育的不發達，在中國是最普遍的現象。江山自然不是例外。江山的學校，以城裏而論，共有四所：便是中山小學，模範小學，西河女學和志澄初級中學。除了中山小學是縣立者外，其餘三所都是私立的。至於鄉下，差不多每個村鎮也設有一所小學，不過設備與師資方面，不及城裏優良罷了。以這樣一個二等縣，而設立如許的學校，在量的方面言，未始不差強人意。就是在質的方面言，也無不在水準以上。校舍的寬敞，環境的幽靜，師資的優良，設備的周到，在在超過上海的弄堂小學。尤其中山小學的手工的成績，簡直可以超過浙江任何縣的小學以上。

江山雖然祇有幾所小學，但受高深教育的人倒不算少。他們都有一種前進的向外發展的志趣。別看這小小的「螺螄壳」，在各國留學的人材中，也缺少不了江山人。就是博士學士，一樣有了分它。那末，誰說江山的教育不發達呢？

三、習俗一斑

江山是個最迷信的地方。爲了迷信的緣故，一切奇風異俗，便相繼發生。譬如說，一個人病了，除了極少數的知識分子肯請醫生的，大都無名的男女，無不樂於求神問卜。現且略舉數例如下：

(一)「退土」：所謂「退土」，就是病人病勢沉重的一種驅鬼的方法。担任此項工作的，普通是木匠。他右手執了一把利斧，左手擎了一隻大雄雞，裝得殺氣滿面的跑進病人的房間，一面摘破雞冠，將幾滴血塗在病人面上，(這是表示雄雞雞冠上的血是「關邪」的東西)一面用斧頭的背，用力地向一隻長條橙鼓了數下，同時嘴裏「伏伊伏伊」：「嗷嗷不休的唸了太上老君的符咒。唸完之後，便把斧頭朝地上一擲。如果斧頭柄向外，表示病情危急，向內的表示無關緊要。

(二)「搶魂」：「搶魂」是最可怖，同時又最好看的表演。從小到現在，我一直歡喜這玩意。一個人若受了驚，飲食不進，病人膏肓，那便是表示魂魄離散，非動大手術把他搶回來不可。其法先動了大羣大馬，各人穿着花花綠綠的女人衣服，畫着花臉，執着長矛，裝得奇形怪狀。由兩人抬一小菩薩。這一羣人中，有兩人最值得注意：一個是「孟師」，(意即捉鬼的幹事)一個是「童子」，(意即捉鬼的幹事)先由「孟師」唸了符咒，用神術把「童子」驅入陰間，大約半點鐘光景，「童子」神化了。他

的臉上繫着厚的紅布，兩腳像麻雀一樣跳行，由於「孟師」的指揮，一般人擊鼓前進，找尋失落的魂魄。如果「孟師」看見魂在深淵下，他只要一發命令，那「童子」便不顧危險，彎身一躍而下。說也奇怪，他居然不會受傷，從那下面拾着一塊石頭或類似的東西，當它是魂魄，用盒子盛着回來了。

文

（三）「問陰司」：若說「退土」和「搶魂」是用武力驅鬼的方法，那末「問陰司」是向鬼神請願的軟化政策了。「問陰司」是由一個婦人担任的。她的頭上披着一塊白布，手上執着三枝香，只要病人或病人的親屬將病狀告訴了「問陰司」的婦人，她便能把自己催眠一番，走往陰間了。在中途，她的雙手拍着大腿，她的兩腳按着拍子的擊着地上。口中喃喃不已，一五一十說出病人在陰間所犯的罪，應用多代價賄賂鬼神，才能放他（或她）回來。約莫半點鐘光景，她便由陰間還到陽間了，他的睡眠惺忪，像煞真的有個事。

友

「戲」：即上海人所謂「白相」。「格勒」就是「今天」。「色孟」就是「昨天」。「馬勒」就是「明天」。「堂客」意即婦人，與四川話相同。「考剪」是「剪刀」之別名，又與廣東話同音。「納梅」是孩子之總稱。女的稱「娜妮」，男的叫「小尼」。「愛男相」是討人歡喜的意思。「則以挨」是母親的稱呼。「相公」是媳婦喚公的口氣。「相好」指男女的閨戀愛，有點近於上海人所說「軋姘頭」。

四、奇怪的土話

中國的語言，向來就很複雜，就是一省之中，也分出數十種方言。江山的土話，可說是浙江最難懂的一種。即使本浙江人，也無從了解。茲擇有趣者錄述數種如下：

「跌飯」：凡吃都叫「跌」。「跌飯

，肥皂，洋燭，布匹一類的東西，完全是由外埠輸入的。當浙贛鐵路未通行以前，只靠小帆船作運輸的工具，時間既慢，運費尤鉅，往往十元錢一件的東西，到了江山便要賣二十元錢，有時恐還不易買到。

上海人所說「軋姘頭」。上面不過舉少數的例子而已。其他的還是多不勝舉。有一次筆者和一同鄉在電車中談話，旁邊有兩人私相猜論着：一個說我們是台灣人，一個說我們是福建鄉下人。其難懂之程度，由此可知。

「相好」指男女的閨戀愛，有點近於上海人所說「軋姘頭」。上面不過舉少數的例子而已。其他的還是多不勝舉。有一次筆者和一同鄉在電車中談話，旁邊有兩人私相猜論着：一個說我們是台灣人，一個說我們是福建鄉下人。其難懂之程度，由此可知。

五、江山的商業

江山是個純粹的農村，所出產的全是農產物。凡是荳，米，麥，肉類，青菜等等，無一不是本地的出品，無一不能自供自給。而且價廉物美，超過外來以上。這些農產物，由鄉間運往城市，再由城市售與一般消耗的人。至於住在城外的人，簡直無須購買食糧和蔬菜。

價值最昂的要推工業用品了。例如火柴

，及其他重大的田間工作，瑣屑的家庭雜務，靡不一人兼任。其責任之重大，實超過男子以上。故身體健康，殊少病態。惟大部分無知識者居多。近年來，江山的教育已逐漸推進，江山的風氣亦稍事開通，女子讀書，也比較普遍了，這可說是一種良好的現象。至於城裏的婦女，似乎早受了新文化的洗禮，對於新婦女的使命，也洞察無遺。雖地處偏僻的一角，新的事物，無日不在喚醒她們的思想，增加她們的見聞。總之；她們有的是新思想，舊道德，正合於中國婦女最優美的條件。不過，當她們再進一步向外埠奔時，那些要不得的虛榮心，便湧上她們的心頭，而把原有的美德心拋之腦後了。

像北方一樣，江山城裏每五日就有一個墟市。每逢這一天，鄉間的人就將他的農產品挑到城裏出售，再將售得的錢，去買各種工業品。在北方叫作「趕集」。我們那面則稱爲「趕墟」。意義完全一樣。一條狹小的街道上，熙攘往來，充滿了赤腳短衣的農民。人的嘈雜聲，豬的叫喚聲，震聾了人的耳朵，一担一担的樹柴，塞在街角路邊，同時，那些變把戲的，做木人頭戲的，也一道在熱鬧的市場出現。

六、新舊婦女的比較

江山婦女大都樸素勤儉，富有治家能力。尤其是鄉間的婦女，有如男子一樣的能幹。舉凡播種，收穫，牧畜，種菜



最新榮出品
新鮮雞蛋提煉
滋養豐富飲料
上海揚子蛋業有限公司

七、社 戲

娛樂在江山，可說極其缺少。一年當中，只有三次可以看戲，其他的日子，連一點消遣都沒有。演戲的時候，大抵在端午，中秋，冬至三個時期。有時在過年也有此一舉，但到底千載難逢。演戲的地方，通常是在廟宇和祠堂裏的。江山的人，因為平日缺少娛樂，偶有看戲機會，便要趨之若鶩，認為不可錯過的機會了。甚至數十里以外的鄉人，一聽到城裏做戲，就會老遠趕來。這些戲有的是地方捐助的，有的是私人出資的，看的人不必買票，但也一樣收有招待。除了女人有高的長橙可坐以外，男子必須站立。戲台面前是空曠的天井，天若下雨，一般戲迷竟會執着雨傘，引長頭頸觀看。有時因了人數過多，往往你

擠我推踏傷了人。各種食物攤，從戲院外面半里路遠的地方，一直擺到戲院內，平日不容易吃着的食物，只要等到做戲的時候，就可大快口福了。

八、新 年

記得在兒童時代，最有趣的事情，莫過於過新年。就是現在吧，我仍舊覺得江山的新年，比別的地方有意味。也許因為是自己的故鄉，我對於新年的印象，確是深刻不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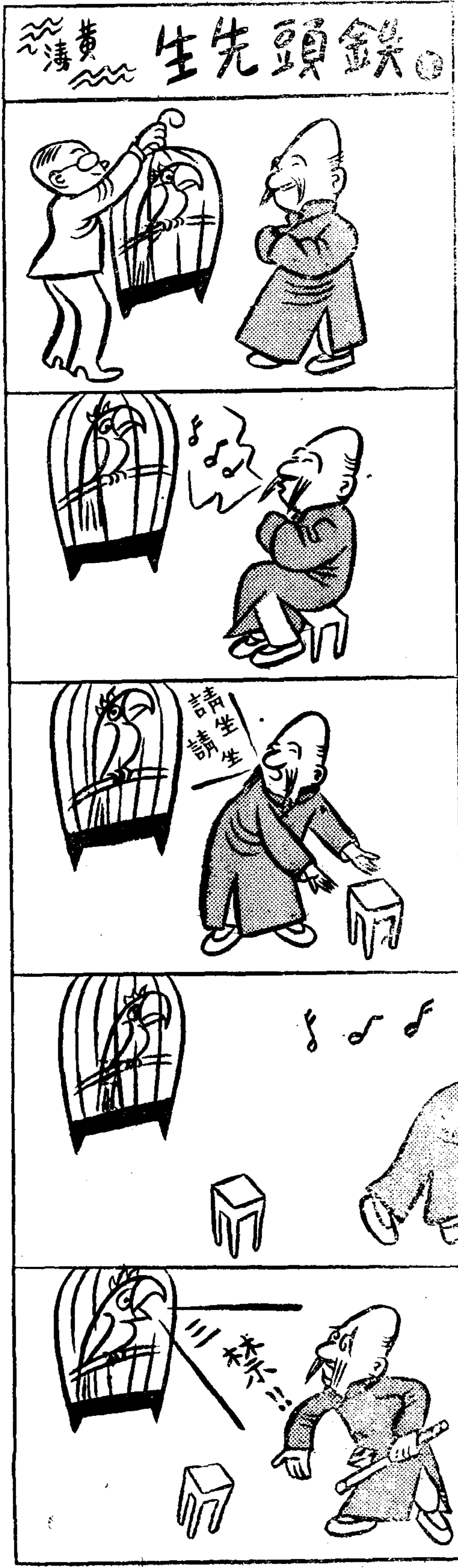
大約從送灶的一天起，人人都忙着準備過年。街上也比平日熱鬧起來。十二月廿三的一夜，家家戶戶在灶龕上貼着新的紅紙條，彷彿給灶神換上一套新衣服。最有趣的是年三十夜裏。爲了守歲，年長的人差不多通夜不眠。在半夜裏的某一個時辰，要煮飯接財神。飯是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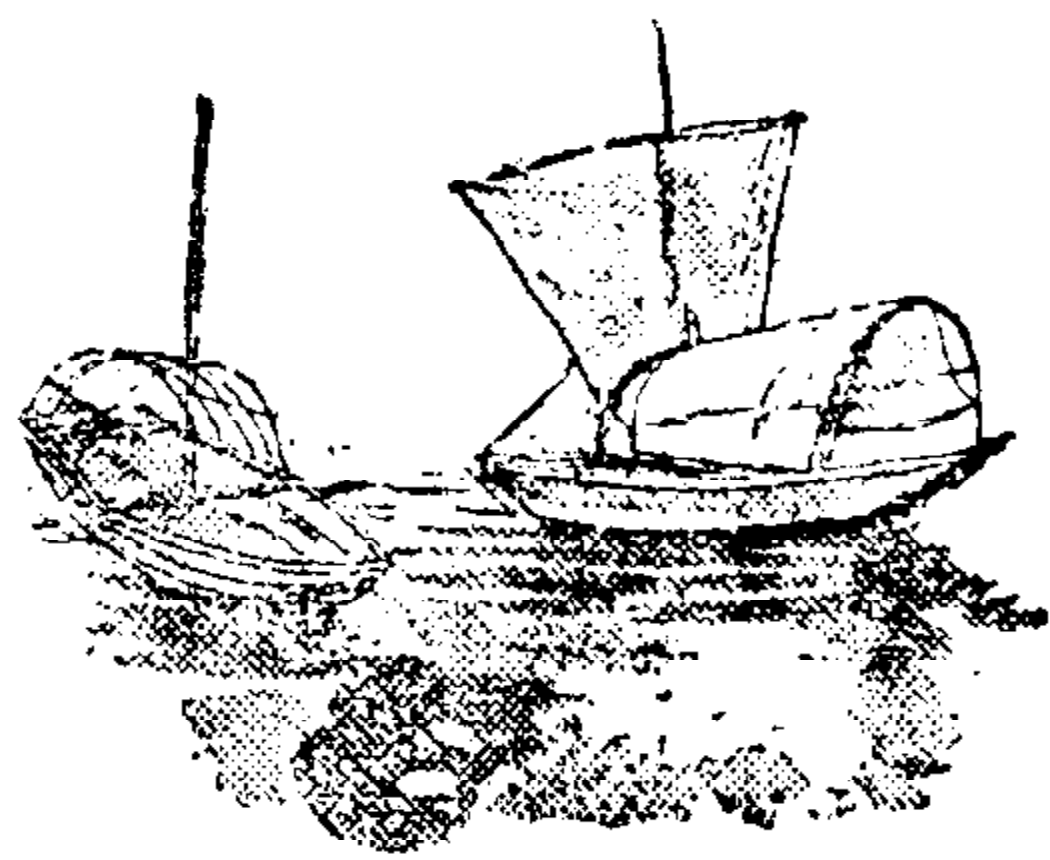
滿的裝在木製的蒸籠裏面的，四周圍還插着蒸熟的紅棗，當中豎着一把筷子，筷子的中間又裝飾着一片柏葉。桌子揩得雪清，蠟燭點得通紅，儀式相當隆重。洗過手，換過衣由於一個家長的跪拜，然後才告禮成。次晨年初一，不論貧富，身上煥然一新。平日捨不得穿的衣服，到這一天也要穿起來了。口裏所講的全是吉利的話。惟有頑皮的孩子，却不顧忌一切，嘴裏老是七死八活。所以做長輩的，先給他們的嘴巴用草紙揩，表示他們的嘴是屁股，說的話等於放屁。其滑稽可笑如此。

過了年初一，便有耍龍燈的，差不多每晚都舉行一次，一直要到正月十五，才算了結。這時商店也開始照常營業了。

江山，我的溫暖的故鄉！我離開她的懷抱，已有六七個年頭了。但我不能忘了她。當我閉目靜思的時候，那些美麗的風景，便活躍在我的面前；雄雞石尖山的石岩，老是張着嘴，像啼曉的公雞；雙塔底的兩絲潭，據說那邊的水有二兩絲深，是大魚出沒的地方；青龍礁底的帆船戶，過着依山臨水的生活，終年與大自然爲伍，三片石的奇景，仙霞嶺的雄姿，形成了江山人的倔強剛直的性格。

江山鄉下是個多產美人的地方。那些純潔樸素的姑娘，雖然身不着華服，面不搽脂粉，但與上海的妖形怪狀人工美的舞女比起來，真有天壤之別。「江山美人」，相形益彰，謂爲天堂，誰曰不宜？





懷緬的城江

舟 葉 張

江城，我的故鄉，在那遙遠的，渺茫的，瞭望不見的，山外、水邊、天涯、地角……這兒的風聲沒有那兒的雄壯，這兒的雨絲沒有那兒的柔美，這兒雖有山，却不及那兒的高峻，這兒雖有江，却絕無那兒的險濤；異鄉的一切，在我看來總不像故鄉種種的值得緬懷呵！

我儘管放大胸襟，流浪在外，十年未歸，夜靜更深，是我

緬懷故鄉的時候。風俗、習慣、方言、景物、稟性……在什麼都和故鄉「背道而馳」的此城中住下，就格外覺得那城的可戀了。在此城中的人們，對他們述說那城中的好處，完全是白費了苦心的，因為他們決不會露出豔羨的目光，他們原是有他們自己的故鄉的。

我說：江城依傍雄偉的大江。他們說：總不及毗鄰小山的城市來得秀美。我說：大江中有涵湧的潮汐。他們說：我們也見慣大湖裏的驚風駭浪的。我說：我們那裏的古蹟真多。他們說：我們這裏的先賢輩出。我誇說江城是「蠶桑之府」，他們也爭說此城是「魚米之鄉」。我說：那兒的人比較能夠刻苦耐勞。他們譏笑着說：還是我們這兒是福地，請留在這兒享樂吧……但是，我不能，我還得緬懷我的故鄉，那依傍雄偉大江的小城。

許多人讚美過錢塘江的雄偉了，我因為是誕生於江畔小城的人，自然更覺得牠的崇高、豪闊、偉大。

童年的影子早已消逝，童年的印象依然如昨。我常常默坐在江邊，全神貫注的對着奔湧的浪濤，或是靜寂的江面，幻現許多美妙異景，尋求精神上

的鼓舞和愉快。

的確，我對於錢塘江，自幼就有了深摯的懷念。和書一樣，牠有雄飛奮起的時候，牠也有寬容沉默的時候。牠不嘲笑你的哀愁，牠更不嫉妬你的歡樂，用着天一樣深的紫褐色的深情，遙遙的吸引着牠的每一個愛好者！

從蒼翠的斷崖上，從褐色的焦石上，一個在人世的沙漠中疲倦了的旅客，孤獨地，從寥闊的天空下，俯視着這森浩無邊際的大江，想着那黯藍的怎麼也不能平靜的胸膛，正象徵了我的哀愁！自己深沉無邊沒底的哀愁！便覺得昨日的眼淚，正是和一切桃色的歡娛一樣的，都是虛擲！而這使人無言的沉默，才正是一個歷盡了辛酸的旅行者的歸宿！

遙想着在靜謐的秋月之下，在晦暗開闔的風雨之中，在焦灼的烈日下，甘心忍受他人的怨忿，捨棄了絕世的聰明，靜靜的，一個人，從錢塘江的瞬息萬變的姿容上，讀着自己過去生活的陳跡，絲毫無動於心，祇念着這無盡的江水的懷抱中，正埋葬着自己曾經用生命搏戰過內無價的珍寶，那將是怎樣的傲，

銀點一樣的繁星，奔洶飛濺

的怒沫，掩在夕照中的漁舟，和矯健翱翔的白鷗，也都用着無言的沉靜，來回答你的友情！決不像淺薄的人世，會因了你的每一次的眼淚和歡笑而驚異！

雖然自覺是久已參透了人世的夢幻，可是，這年輕的心，有時却又好奇的為自己織着羅網，明知道所走的方面是陷阱，偏又經不起生活鐵鞭的抽打，不得不無着未愈的創痕，便再輕輕地踏入了險峻的重陣。儘管怎樣利用着絕世的聰明，將驕凌的幸福任意地在掌握中顛倒播弄，有誰知道這樣賺下的一滴眼淚，是冒着了巨大的艱險？

從人世的沙漠中歷盡了艱辛，聰明的，參透了哀愁的滋味，開始覺得一切唯有沉默為可貴；緬想着無言的錢塘江，我有了深摯的懷念！

江城中最有詩意的，是一泓清水從城北迂迴曲折蜿蜒到城東，這上面架着一連串的高橋：觀音橋、北城橋、方橋、富家橋、醋坊橋、放水橋、烏鵲橋、廟橋……但是，其中只有富家橋，我對牠印象最深！富家橋，位於四通八達的路口：北接南大街的尾梢，南接牛弄的起點，東首直對豆腐弄

，西首直對博士街，西北是後街，西南是南門直街。牠矗立在那兒，古色古香的橋身，既高且巍，要不是在熱鬧的市中心，配和着漁舟夜泛，樵夫晚唱，暮鴉歸林算野景，或者是在橋堍飄揚着一角酒旗，像舊小說裏所描摹的村店，孤獨地伴襯着這座石橋，不是更會增濃詩畫意味嗎？

童年的我，愛去橋畔那家黝黑得可憐的燒買店中坐上半天，默望着富家橋，歪着頭冥想：假使這裏也是賣酒，不就將成了十字坡？只可惜自己不是武松呵！的確，富家橋在江城中是極有名的，牠的所以有名，據說便是有此一家數十年老牌燒買店。這也莫小窺了牠，兩路路局出版的「旅行指南」中，曾把「富家橋燒買」列入「江城名點」之一，瘋狂過了一班觀潮客，都想走進這家小店去一嚐珍味；富家橋也就這樣的有了名起來。

故鄉人也不肯把珍味完全奉讓給外客，所以，一到新年到來，尤其是大年初一，富家橋的燒買店又一度生意興隆，像八月十八觀潮的熱鬧一般。不過，其中稍有區別，前者完全是「客幫」，後者是「土幫」了。我在將過年的時候，有

許多事要我忙着打算，從喫年飯。壓歲錢、放爆竹、觀花燈……其中到富家橋吃燒買，也是決不會忘記的一樁事。在十歲以前，總是跟隨了父母一同去喫；到了十歲以後，父母因為年歲日老，興緻已不如當年，却給了我們錢，叫我們弟妹幾個一同去喫；十五歲以後，我會約了幾個知己同學，一同去喫，但各自會鈔；十七歲以後，同樣的伴同朋友去喫，却搶着自己會鈔；再以後，我已遠離了江城，但偶然返鄉的幾天，歡喜攜帶了女朋友去作成他們的生意。近十年來，流浪到處，江城久未歸去，富家橋的印象早已淡忘，吃燒買更沒有這樣的興緻了！何況，富家橋早已拆平，一泓清水也從此絕跡，那家老牌燒買店，聽說也已關門；要是重到富家橋頭，也不過徒增噓唏和憑吊的心情吧了！

海神廟是江城中一座坍塌不堪的古廟，有什麼可記呢？的確，牠的大部份都已坍塌了，遺留一些廢墟、頽垣、斷壁……僅夠我們喟嘆而已。至於小部份呢，已被學校、機關佔用一空，只剩下一個「廟面」和裏面的「正殿」，還供奉着一些「神像」，接受民間的「香

煙」？對於此項「變易」，父老們一致是頹頹搖首，認為「滄海桑田」感慨無窮，連帶的使我在幼小時便對「海神廟」產出了「不勝惋惜」的同情。

海神廟，望文生義，是一個奉祀「海神」的廟宇。江城是濱靠錢塘江的，這廣闊十八里綿延百數十里的大江，原被故鄉人們喚牠做「海」的！所以：江邊叫「海邊」，江畔公園叫「海濱公園」，江中的船叫「海船」，江上的鳥叫「海鳥」，鎮壓江潮的塔叫「鎮海塔」，修理江塘的機關叫「海塘工程局」，甚至連江城的名字也叫「海寧」，自然祭祀江神的廟是叫「海神廟」啦！

海神廟中奉祀的「海神」是誰呢？故鄉人都會「如數家珍」地說：紅臉白鬚的是伍子胥，白臉黑鬚的是文種，還有秀氣的書生是張子房；至於正中坐着那個帶有皇冕的神，也是海神廟所奉祀的主神，却有許多人茫然不知所答，搖搖頭懷疑地說：「這是潮神菩薩，難道潮神也有名字嗎？……」據說伍子胥和文種，死後骸骨都被拋在錢塘江中，所以後世將他們冊封為「潮神」，沿江居民設廟祭祀，由來已久；張子

房也被配列海神廟中享受香煙，或者是因為「子房從赤松子遊」的傳說，加以牽強附會所致？但正中的「潮神」究竟是誰，便成了一個不可解的謎。

還有海神廟在故鄉人口中，是被慣呼為「廟宮」的，雖然大家不解此中原因，每逢我們面對着莊嚴的海神廟：那白石的兩個巨大獅子，那高聳雲天的旗桿，那宮殿式的古老建築，那龐然無比的粗大亭柱，那曲折的雲母石迴廊，那宏大的正殿，那不可計數的偏殿、後殿、廂殿、陪殿、衣冠殿……這些這些，總之活像是一座宮殿的縮影，何況牠所佔據的面積，也確是十分廣大；大東門內冷落非凡，人烟稀少，就爲了廟址佔地過多的緣故。然則，是「廟宇」，牠實在不同於普通的廟宇；是「宮殿」，小小的江城中怎的會建造起宮殿來？於是有人說：「因為牠是廟宇，又像宮殿，所以呼牠做廟宮。」也有人說：「這是潮神菩薩的行宮……」不過，我對這些解釋，在稍知人事以後，就感覺不能滿意。我發誓要打破這謎，在十七歲起便開始了關係海神廟的「考據」工

作：——先查看「海寧縣志」，有：「康熙帝駕崩，雍正帝立，封其御弟於木邑，建行宮，後薨，改海神廟祀之……。」

——又查看「海寧鄉土誌」，有如是記載：「康熙帝崩駕，遺詔「傳位十四太子」，後被四太子密改遺詔，便更「十字爲「于」字，竟成「傳位于四太子」，於是四太子接位，即雍正帝。改封十四太子於木邑，謊騙他朝夕有「兩朝」，及至十四太子到建木邑，方知「兩朝」是指「日潮夜汐」，明知受騙，氣憤而薨，雍正帝册封其爲「潮神」，改其「行宮」爲「海神廟」祀之……」

——再查看「海寧掌故」關係「海神廟的傳說」一段中，有記載說：「雍正帝既已竊改遺詔，本欲再致十四太子於死命，後有老臣諫阻，帝意留彼在京中，總欠方便，乃復有老臣進諫，探得海昌（即海寧舊稱）爲濱海古城，居民稀少，日潮夜汐，與皇上每日定時設朝無異；可於邑中築造宮室，封十四太子於此邑，日夜受潮

沙朝見，名之「鎮海王」，築造「鎮海宮」。帝依議，如計行，宮成，金碧輝煌，不遜皇宮，惟較小而已。十四太子既抵海昌，見係海濱一荒城，雖有莊嚴宮廷，却無侍從官員，詢之土人，果有日夜兩潮，但見濁浪滾滾，情知受騙，氣憤若狂，終於躍海而死。帝知心腹大患已除，加以厚禮，册封潮神，改鎮海宮爲海神廟祀之，並塑伍子胥文種神像伴侍其左右焉。十四太子蹈海之日，係八月十八日，嗣後每屆此日，驚風駭浪，爲害人畜，土人患之，以豬羊祭奠後始告靜息。自此引爲慣習，後世人以爲八月十八日係潮神生日，誤也……」

海神廟的「考據工作」，至此算是「大功告成」，所有「謎」也全都打破了；這有關「清室篡竊秘史」的「海神廟」啊，儘管十年來你更坍塌得不成樣子，我始終遙遠地懷念着你，因爲「正史」中所不敢「秉筆直書」的，「稗官野史」中所「漫無記載」的一件大事，只要你能存留着一天，牠就不致於早被湮沒了啊！

沙朝見，名之「鎮海王」，築造「鎮海宮」。帝依議，如計行，宮成，金碧輝煌，不遜皇宮，惟較小而已。十四太子既抵海昌，見係海濱一荒城，雖有莊嚴宮廷，却無侍從官員，詢之土人，果有日夜兩潮，但見濁浪滾滾，情知受騙，氣憤若狂，終於躍海而死。帝知心腹大患已除，加以厚禮，册封潮神，改鎮海宮爲海神廟祀之，並塑伍子胥文種神像伴侍其左右焉。十四太子蹈海之日，係八月十八日，嗣後每屆此日，驚風駭浪，爲害人畜，土人患之，以豬羊祭奠後始告靜息。自此引爲慣習，後世人以爲八月十八日係潮神生日，誤也……」



譯 筠

人家的創作是寫出來的，而我却多半是榨出來的。

從前我沒有讀過什麼關於創作理論的書，現在也不贊成別人去讀那些書，雖然在那些書裏，有時也可以得到一些可貴的經驗，對於我的創作有所幫助。但我始終相信，沒有一個成功的創作家是先看過那些書，然後從事於創作而得到成功的，我雖然不想成功一個創作家，但我也願意去讀牠們。

先得申明，我不是一個創作家，不過偶然學寫創作而已。就我偶然學寫的經驗來言，我覺得我便是一個不宜於寫創作的人，因為我沒有創作天才。同樣寫創作，同樣有了創作題材而後創作，一個天才作家和一個全憑學力來創作的人，他們中間的省力和吃力，往往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我說，我

的創作多半是榨出來的，一半就是爲了這個道理。

一個極好的題材，到了一個天才手裏，立刻便可成爲一篇絕妙的創作。可是到了我們這班沒有天才的人手裏時，往往會屈辱牠，不能恰如其分的把牠表現出來。這好像一塊很好的衣料給一個粗陋的縫工做成了一件不成樣的衣服，誰都會不由地喊出「可惜」來的。

而且寫作尤須有適當的環境，雖然不必盡如古人那樣「窗明几淨」，可是也須寂靜無譁。像我在寫作的時候，往往因了孩子的啼哭，友朋的訪問，常常在正寫得極順利的時候不得不擱下筆來。等到後來續寫，靈感已失，情操已變遷，遂不免發生文章前後不一致的毛病，這是我時常引以爲非常的憾事的，可是我的生活環境，沒法可以使我免除這個憾事。

有時候，有了材料沒有時間寫，有時候有了時間又找不到材料。前者往往使人徒喚可惜，後者往往使人徒然着念。有時候沒有把材料安排好，要緊把牠寫出來，結果是，文不對題，支離脫節，雖平也能成文，可是決不會是成功的作品。我想：我們有時讀到別人也有那樣的文章，大概也是在同樣情形之下產生出來的。

近來爲了生活，更不能不盡量地寫，因此連僅僅使自己滿意的創作也寫不出一篇來。加之環境又不好，一切的一切，都在促成我走上失敗的路，所以我如果有了適當的機會，我願意擺擱創作。

最使我引爲慚愧的，是承編輯先生們不棄，常常要我的創作，而我爲了要不辜負編輯先生們的盛意，竭力想寫些像樣的東西。結果，偏偏相反，越是要寫得好，越是寫不出好的東西來。我自己也是莫明其妙，或者這只能歸咎於我本來沒有天才，而又多半是被榨出來的緣故吧。

但是有一件事最能幫助我的創作，這事我雖然不是天才也能領受，就是旅行。在從前幼小時候，讀了司馬遷遊遍名山大川，所以文章多奇氣，以及

「古人文章多得江山之助」那種話，無稽可言。等到後來自己也由旅行中增添了不少創作題材和情趣，而在寫作時覺得異常輕鬆順利時，才知道古人的話都是經驗閱歷之言。總之，情感多受激發，便是創作的源泉，所以愛情生活滿足的人，和失戀的人，都能寫出驚天動地，永垂不朽的偉大作品，而遊山玩水，也正是一個激發情感的絕妙機會。

我自己對自己所抱的真實態度，最好是此後不要創作，前面已經談過。即使要寫，須在情感受了激發，不是憑空而是自己流露出來的時候。這時候，既沒有要作的意念，也沒有有意要寫得好的志願，抒寫出來，一定會不輸於天才作家的。可是這種時候在我真不容易有啊！

在初學寫作的時候，多讀別人的創作，是可以幫助文思增加辭藻的，等到多寫多作以後，不妨由我作古，發揮我自己獨有的思想，運用我自己獨創的辭藻。這樣，才能不是陳陳相因，剽竊模仿，而成爲我自己的創作。如果要一定我說出些關於自己的創作經驗的話來，那我只能勉強把上述的話寫出來作爲交卷。

歸

王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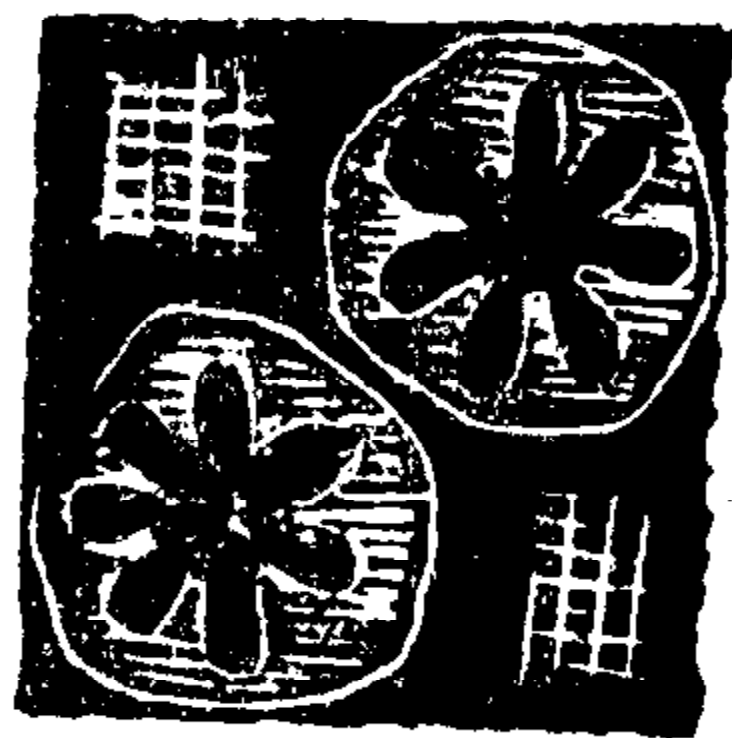
春風，
青的山，
多麼的可愛，
多麼的美麗；
夕陽下的黃鶯在高唱，
綠坡上牧童騎在牛背吹笛，
這樣美麗的畫，美麗的詩。

我無言，
滿腹悲哀，
身邊的玉影呢？
胡不歸，胡不歸？

夜

國 瑞

雨，
黑夜，
崎嶇的長巷，
走向溫暖的家。
遠遠掛着孤燈，
泥上印着足跡——
一個跟一個，
染深地。



「罪與罰」的舞台

演出 (劇評)

戈哲人

繼果戈里的「視察專員」，新藝劇團毅然搬演了杜思退益夫斯基 (Feodor Dostoevsky) 的代表作「罪與罰」，這兩位不朽的作家，同為俄國十九世紀文學的巨匠，他們不僅是屬於俄國的，亦是世界的偉大的「精神的技師」。

筆者在評「視察專員」一文內，曾約略述及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大概情況和趨勢，果戈里是一個被尊稱為「寫實主義之父」的作家，俄國文學的黃金時代由他開始，而這個黃金時代的造成，即歸功於三個有力的農夫，那就是後起的屠格涅夫，杜思退益夫斯基和托爾斯泰。

杜思退益夫基是許多為惡政治所踐踏的不幸的文人之一，他初到聖彼得堡時，一無所知，但當他的「窮人」告成時，詩人尼古拉莎夫却半夜來叩他的門，慶賀他的成功。四年以

後，他為參與一種自由運動，被政府判決死刑；已於十二月冰雪滿地之時，牽到刑場，卻又得赦令，改流於西伯利亞。這使他的精神刺激得太利害了，以至終生都受其影響。到了一八五九年，他才被赦回來，因為生活的窮困，便以賣文為生。

債務逼得他寫作非常之快，差不多一脫稿就上印刷機。因此，在藝術方面看來，他不僅不如屠格涅夫，亦且不如托爾斯泰。但他的偉大處並不在此，藝術之粗率並不能損及他的偉大之分毫。他的偉大，是在他的洪深的人道精神，是在他的為被侮辱的人，為被人不齒的上帝之子說話。從前的作家，寫的都是英雄，都是貴族，都是高雅的人，就是惡人，也是一個偉大的惡人。至於那世間的細民：如乞丐，如酒徒，如妓女，如小偷之類，却非他

們的筆尖所屑賜顧的。

杜思退益夫斯基把他們的留下的地域發現了：他用力抒寫這一班被損害，被侮辱，被不齒者的生活，內在的與外面的生活；他更發現，他們的行為雖極醜惡，而他們的靈魂的光明却並未完全喪失；人的氣息，在這些人當中是更多的存在着的。於是他不禁地蘊着滿腔的同情去寫他們，他有了這偉大的愛的精神，他的小說，便自然而然地在字裏行間潛伏着一種最感人的感動力，使讀者完全忘記了他藝術上的缺陷。

一般文藝批評家，還贈給他一個「最能表現神祕的斯拉夫族靈魂」的大作家的尊號。他的重要的著作是：「被壓迫者與被侮辱者」「死屋的回憶」「罪與罰」「自癡」「少年魔鬼」及「兄弟們」等，而「罪與罰」尤為一部震動世界的巨著。

作者開始寫「罪與罰」是在一八六五年，即從西伯利亞放逐回來的第七年。這是杜氏經濟上最痛苦的時代，因為他和他的哥哥共同經營的雜誌出版事業，隨着他哥哥的死而失敗；事業上的一切債務都歸於他一個人，他哥哥的遺族的生活還得他看顧，經濟上於是陷於

更壞的境況。在這時候執筆，可以看到他持有非凡的生活力！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在他給友人富蘭格利男爵的信上，曾這樣地嘆息着：

「我作着苦役囚犯的工作——亦篇成的長篇，在十一月底，雖然大部已寫成了，但都完全燒掉了。這對我固是不滿意，因為新的形式惹動了我，在這里我從新開始寫了：我不分晝夜地工作着，但還是連一點也不可能。數數看吧，我每月得一定給（俄曼斯報知者）寫六頁，這實是重要的工作。我若是心情自由的話，這樣的工作無論如何是沒有的。小說是詩一般的工作，為着寫作，精神和想像的安靜是必要的。但，我是為債務所繼續煩惱着，竟受着進入監獄等等的威脅——請你看看我的愛感到了如何的程度吧！并且一定還要生活下來寫作！這完全是不能的事啊！」雖然這樣的困難，這部名著却無事的完成了！布蘭德斯說：「他由於「罪與罰」給與讀書界以生涯最大的印象」，決不是簡單的誇張。原作是在寫一個窮學生拉斯加尼加夫 (Raskolnikov)，為了窮苦不堪，為了社會的不平等，去殺死了一個放債為生

慶 祝 文 友 壹 週 年 紀 念

上 海 日 商 花 棉 同 業
江 北 棉 花 組 合

上 海 四 川 路 二 二 號
棉 業 大 樓 四 〇 三 號 室

的無心腸的老婦人，並殺了她的一個姊妹。但他心靈裏自此永遠地負着痛苦與驚恐的重担，這個重担壓得他非常難過，一刻也沒有安逸！後來，他到妓女莎尼亞 (Sonya) 那里去，把這事向她傾吐了。莎尼亞是一個生活卑下而靈魂純潔的女人，極力勸他自首。他去自首了，判決流放於西伯利亞。當他走時，莎尼亞亦跟了去。終於在罪惡的深淵中，把拉斯加尼夫救了起來。

杜氏對人物的靈魂的刻劃，寫得非常細膩和深切。克洛巴特金 (P. Kropotkin) 以為：拉斯加尼夫加夫背後，乃是作者他自己。他設想，如果他自己或如他那樣的人，處在拉斯加尼夫的地位，也去殺人，如拉斯加尼夫所做的一樣，那末，心理上所起的變化將如何呢？因此，他所寫的乃是他自己的心理的變化，因此，他所寫的乃會如此的動人。中村白葉推重杜氏是人類之靈的生活的作家。人類的靈魂的完全的實寫主義者。盧那卡爾斯基亦曾表示過這樣的意見：以為，杜氏全部不絕的心靈創造，有如一條無盡的火河在奔流着。他常從卑污醜惡的靈魂中，發見那永不熄滅的生命的希望之火。作者在他自己的筆記上承認是一個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將人的靈魂

的深，顯示於人」！魯迅先生曾為他作了註解：「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着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罪與罰」裏，作者曾藉莎尼亞的口吻，否定了拉斯加尼夫加夫的虛無思想的倫理，繼續與以批判，暗示未來的完成的人類生活的思想。雖然他的樂觀的信念的基礎並不鞏固，徘徊於他那神祕的哲學觀念——「靈魂的淨化」的哲理，並不是罪惡時代的出路。但在當時，却醞釀成一種社會生活革新的動力。讀了他的任何作品，永遠會對現在社會發生一種憤憤不平之感，展現在視圈內的，是一幅被侮辱與損害的勞苦生活的描寫，這種悲慘的陰影深植於心理，便成了將來一切的思想乃至於運動的母胎。他的隱晦的力量，是異常寶貴和偉大的！

一部文藝巨著搬上舞台，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討好的事，尤其是着重心理描寫的作品，「天羅地網」(即「緩期還債」)的改編與演出固甚成功，但較單純。「罪與罰」在歐西各國都會搬演過，頗負佳譽，輪

到一切藝術都較落後的中國，這還是第一遭。新劇團選定「罪與罰」作為繼「浮生六記」演出，據云有着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在給格調高超的要求，一個滿意的答覆，一方面是希望新藝以此作為再出發的開始。」這里，應對它的堅強的毅力和崇高的理想致敬！

因舞台條件的限制及演出的中國化，人物和背景都有所更動，故事跟情節與原著亦有一個距離。莎尼亞一家人只剩了她自己，其餘的人都刪掉了，否則他們之間的糾葛是一幕很動人的插曲，殊為可惜！大學生改成音樂家，這大約是改編者為了生活的熟悉與情緒的發洩。舞台演出至主人翁自首為正，原著里描寫充軍於西伯利亞後數十年的懺悔心理生活都腰斬去，生命的甦生當然亦無形取消。現在的結束，似乎太灰黯了些！

如果嚴格地檢討，改編者對人物性格的表現還欠深入和細

膩，主人翁是一個善良而富於同情心的神經質的男子，對於事物俱有非常易於狂熱的傾向，生活上却是不着地的一個可憐的幽靈。在對話和動作上，內心的矛盾與衝突刻劃得好，像浮面了些。那位純真的基督信徒的娼婦，表現得亦乏力，她那無涯的柔愛中，原有一股無比的力量，它感化了男主人翁，並且拯救了他。在原著裏，追求主人翁的妹妹的那個無賴地主司維特里喀羅夫，他是

有智力的人，他取存在作為主人翁的一個強烈的對點，改編者對他並沒有怎樣的描寫，僅在末了露了一下臉。全劇的進展，似乎鬆懈而平乏了些，這大約改編者不熟練於寫劇的技巧的應用，藉資增強戲劇的效果。但一個嘗試寫劇的人，初次就有這樣的成就確屬難能可貴。

「罪與罰」能展現現在觀眾面前，這該歸功於新任「新藝」演出主任和該劇的導演劉瓊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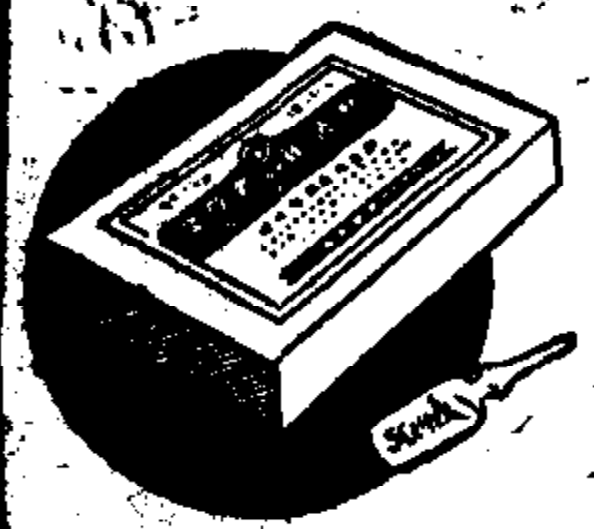
生的竭力掙取的力量。演出的成就，超過他以往導演的「楊娥傳」和「香妃」。導演特別強調串貫這齣悲劇的一件小道具——金錶，從啓幕到結束。處理的手腕，非常聰明。劇中人夢囈的時候，台後配以鉄練和呼聲的效果，增強氣氛不少。謀殺王大嫂的一場，導演對地位的處理和節奏的激進，非常有一幕穿插着鄧鏗然與史妹婚事的一段笑料，幾將整個嚴肅，悲慘而沉重的情調，破壞殆盡，同時亦損害了史義超毅然自首時給觀眾的最後的印象！

這次演出，舞台裝置和燈光，配置得非常成功，惜置景較歐化了一點。喬奇的史義超，較「妻」裏的精神病患者要進步得多。夏蒂的蘇娜，表情比較單純，發音缺少美感，同時亦短真實的情緒。丁婕的王大嫂，收穫最高。江山的鄧鏗然，演技較以前流暢得多。

疥病盜汗 治療劑 蘇苦那

大蘇治癆，自古已經應用，蘇苦那即大蘇中之精華成分，乃利用最新科學方法提煉而成，有殺菌抗病作用，對於各種癆病俱有良效，尤其與愛活併用之時更佳。又對於盜汗及皮膚症且有特效作用。

製成廠：福壽大藥房
總發行所：重慶大華藥房
上海英大馬路一八八號



包裝 四十支裝



排雲殿在佩青的心裏，竟是一個不能忘記的地方。

佩青是被親友們認爲一個苦命的孩子，並且是，苦命的女孩子。她生得美麗，身材稍微嫌得矮一點，但是因爲是女兒，所以並不覺得怎樣不適合。她也不胖，也不瘦，豐腴的是她的面龐，四襯的是她的腰肢，身體。一雙清白而發出動人的烏光來的眼睛，正表示着她的聰明，天才，和智慧。——人們稍覺美中不足的，只是她的前額略高略寬，年高的人看起來，暗暗的就說是不無可惜。不知道是什麼相書說過的，女人的額角寬闊，就象徵着悲苦的命運。可是這一點，佩青

的父親從來不自己覺得，也沒有人對他講過，也許，就算是有人對他講過了，他也只是直瞪着眼睛，向那個人說道：

「佩青是我的女兒，我生的。」

父親當然很痛愛着自己的女兒。佩青的父親居華亭，在北京城裏，正是一位不大不小的官兒。也可以說是「少年得意」，雖然他現在已經是五十多歲了，他歷任過清末法部的員外郎，民初司法部的僉事，——一直到現在，他還是在司法界裏，混着這麼一份相當有油水的事情。他的烏亮的眼睛，威光四射的，顯出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幹員。他在二十一歲結

婚，二十三歲生的佩青，過了兩年，他的大兒子道豐出世。道豐出世沒有幾個月，佩青才是三歲的時候，她死了母親。因爲孩子們太小，家裏沒有人照應，這時佩青的祖父還在，就替她的父親續娶了，新添了一位「奶奶」。這位「奶奶」並不很兇，她是世代冠纓人家裏的千金小姐，長得胖胖的，透着那麼的喜氣洋洋。因爲是累世的冠纓，門當戶對的傳統觀念，使她擇配的機會來得有限制了，最初極嚴，就誤了四五年，其後條件稍稍的寬大了，但是從前的候選者都已經娶了親，最後，竟然迫不得已的，嫁了給佩青的爸爸居華亭做「填房」。這個填房的工程頗爲偉大，她不但用她自己的身體來補了缺，並且還帶來了一副十分豐盛的粧奩，把新房填得很不錯。佩青爸爸的得意是當然的。

新奶奶在新婚的前一夕，坐在自己家裏的紅木大牀上，哭得死去活來。但是她至少也是一個知書明禮的人，所以，結過婚之後，並不怎樣的怎樣去虐待先頭的兒女。佩青和道豐的童年，在這位奶奶的撫育之下，倒並不怎麼吃虧。不過，佩青是一個天生的愛鬱性的女

兒，她的愛傷，她的敏感，和她的天才竟也發展成了正比。她覺得她在自己家裏，好像是坐在一個舒服的樊籠之內，她愛的是自由自在的高翔。她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垂着細長的辮子，寫得一手極好的趙松雪體的字，雖然不免有點女兒的媚秀氣，纖纖的，細細的，看不出挺勁的骨氣來。她學會彈鋼琴，家裏沒有鋼琴，却長備着一架順帆牌的風琴，她彈着唱着，彈的是蘇武牧羊和「美哉美哉中華民國」，一陣悠揚的調子。她不擅繪畫，却喜歡模仿着芥子園畫譜什麼的，畫兩張道人對弈，童子烹茶，馬，古木，蒼松，翎毛花卉。她的畫祇叫她自己歡喜，自己怡悅，和每天早晨她照着鏡子瞧看自己的容貌的時候一樣。每天早晨梳着頭，對着鏡子她不得不滿意於自己這青春時代的盛容華髮。年紀一天一天的長大了，瘦瘦的影子消逝了，她覺得比起五年前來，顯得格外的娟麗，格外的甜潤，格外的成熟。裏面穿着紅肚兜的平坦的胸脯漸漸的高凸起來，却是那麼堅實的，自己偶然掀着自己乳頭的時候，都覺得微微的發漲，繼續的輕加撫摸，一陣溫酥的感覺令自己感到悶熱，

即使是在初冬的時候。是北方，家裏正生着溫暖的煤爐子。她不常出外，沒有上學校念書，家中請了教四書和舊詩詞的老師，每隔一天來上三小時的窗課。她和她的弟弟——就是這位新奶奶生的兒子——道健一塊兒聽講，道健這時只有十歲，在家裏讀一些龍文鞭影的書籍。道豐却已經送到初中去寄宿去了，非放假的日子不常回來。

老師是一位旗人，高高的個子，嚴峻的面容，這時不過三十六七歲光景。他是北京八旗學堂出身的窮教員，每逢到居家來的時候，穿着油膩膩的藍綢長袍，外加着青馬褂，很有一種望之儼然的風貌。他姓鄭，他的女兒鄭鳳英，倒是佩青的知己朋友。佩青不能常出門，可是她可以坐洋車到鳳英家裏去玩個半天，爸爸和奶奶倒也不怎麼禁止。鳳英在女子中學裏念書，所以她們相聚總是在假期或是星期日。老師也願意自己的女兒能夠跟佩青常在一塊兒，她要鳳英多學習一點大家閨秀的風範，將來萬一嫁得好，可以做大宅門裏的少奶奶。他沒有兒子，他勸他的太太吃長素，他自己呢，依着驗方新編一類醫書的辦法，不

斷的選擇「敦倫」的日子。

鳳英是一位黑黝黝的健康美的女性。她在家裏大哭過三天之後，是她母親拗不過她的主張，同意偷偷的給她剪了辮子。她的性格是明朗的，心直口快，大方，活潑，雖然不得她父親的喜歡，可是她的母親却是始終愛護着她的。佩青和鳳英時常往來之後，覺得自己到了鳳英家裏，好像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個人家雖然狹隘，齷齪，屋子小，可是只要老師不在家裏的時候，鳳英的母親，鳳英和她三個人，毫無拘束的，烤着火，聊聊天，正顯示着人生的另外一種寬舒的境界。她在鳳英的家裏，認識了鳳英的表哥阮鳳書，雖是男人，奇怪的是跟鳳英竟有一個字相同的名字。他是鳳英母親在遠省的姊妹的兒子，一個人在北京的教會大學裏讀書。這是佩青頭一次和陌生的男人接觸，可是她並不覺得陌生。他們一談之後，使佩青大為驚奇的是，這個年青的男朋友，並不是在洋學堂裏專門唸洋書的人。簡單的說起來，她不能夠不承認他的中國學問的程度比自己來得高強。他告訴她，在他們大學裏，教授們有的講說文解字，這是她聽老師談

過的一部深奧的字書，她並沒有讀過；有的教授專門研究一種龜甲獸骨上面的文字，做出詳細的考證來。在他告訴她和鳳英以前，佩青從來沒有知道這些個事情，她覺得她對於這位年紀青青的阮鳳書，至少在這一方面，不能夠不大大的傾倒。以後他們就時常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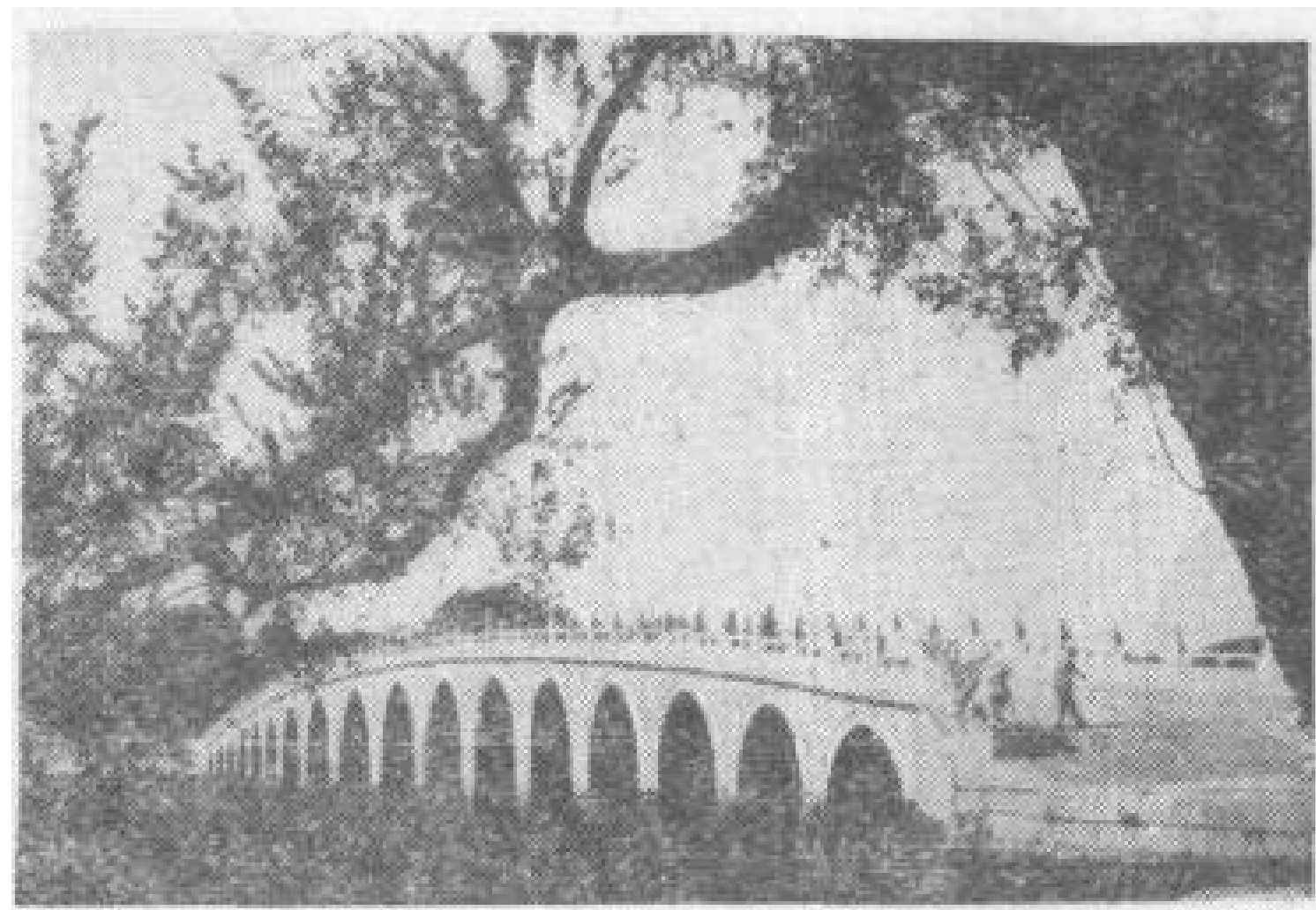
其實阮鳳書並不是一位值得人家怎樣來傾倒的人，至少在鳳英的腦裏，就從來沒有她表哥的影子。她看鳳書是一個近視眼，讀讀線裝的高深書籍，不會室外運動，勤力用功，而又不修邊幅的人。她最厭惡的就是他的嘴唇上永遠剃不乾淨，又從來未見留起過的短鬍子，青陰陰的，襯起了半個圈兒。頭髮亂得怕人，每回剃頭的時候，他一定洗，可是吹乾之後決不擦油膏，任他蓬鬆鬆的披散開來。一件深藍布的單袍穿在身上倒還沒有什麼，只是在貴族的教會大學裏也是少見的了，可怪的了。鳳英頗懷疑她的這位表哥當初是怎樣投考進去那座大學，又到現在他安穩穩的在什麼「樓」什麼「堂」裏竟已住過三個年頭。然而，鳳書也有過一件事情，是讓佩青和鳳英同樣的感覺到愉快和滿意的，並且是鳳英

先前所意料不到的，就是他領了她們出城去，遊玩了一趟頤和園萬壽山。這在當時是一件難能的事情，頤和園還沒有公開開放，平常人是不大允許進去遊覽的。佩青記得在她七八歲的時候，曾跟着爸爸坐了汽車，在園裏溜過一趟，可是它的著名名勝，什麼寶帶橋，諧趣園，排雲殿，長廊，昆明湖，景福閣，大戲臺……早已在記憶中消失了。這是她的心裏常常憧憬着的地方。鳳英也僅是某年的春假，跟着學校的踏青團體去玩過一次，時常記着那回的遊踪。可是，平常沒有事情的時候，又有什麼辦法能夠去遊玩呢？難得的是，鳳書的大學也在西直門外的海淀，和萬壽山近在咫尺，他又和頤和園的管理事務所有一二個熟人，這一天，就輕輕的把他們倆帶着去玩了一個飽。雖然已經是冬天了，却是日麗天和的一日，沒有什麼凜冽的冷風。湖水已經微微的結起一層薄冰來了，有的地方冰却融化着，變成一個小小的窪洞，露出深黑色的污水。湖面是平平的，像是面不甚乾淨的鏡子。

偶然的有些斷梗敗莖，也混長在岸邊的深黃的衰草旁。他們在排雲殿的階石上站着，佩青

和鳳英並排，鳳英站在高一層的地方，一同的遠眺着。有名的數不清橋洞的寶帶橋，正像一條彎曲的手臂，安靜的向湖面輕輕的撫摸過來。雕梁畫棟的長廊，兩排廊十，遠遠而深凹的，一直望去望不到邊，還是漆髹得金碧輝煌，像在慈禧

(頤和園中之寶帶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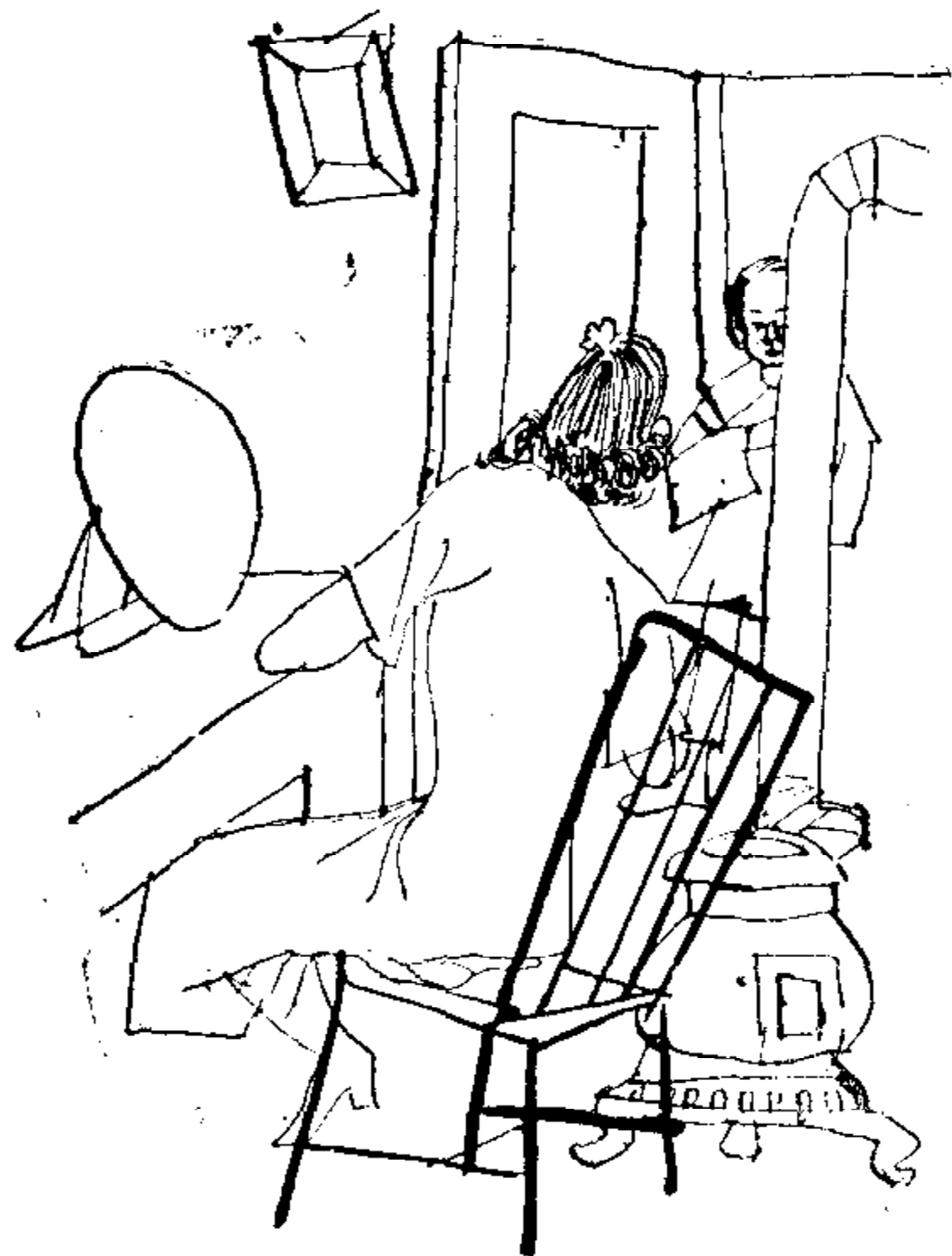
厚的蒼綠的彩色，松樹和柏樹的粒子間落在雕着盤龍的丹墀和石階上，嗅得出一陣火辣般刺鼻的清香。

他們慢慢的拾級而上，在左邊的偏殿後面，還有一座著名的銅亭，佔地面積很廣，完全是紫銅平鑿成的，四面平厚的銅壁，閃出黑黝黝的亮光來。這是佩青初次到來的地方，她開始覺得我國往日的建築物，雖然有許多是不怎樣精雕的，却是氣魄很大，表現得出中國人深厚而偉大的氣息來。

這天晚上在自己家裏，佩青睡得很熟。她做了一個香甜的夢，夢見她和阮鳳書兩個人，攜手到萬壽山去遊玩。他們在昆明湖裏划船，佩青不懂得怎樣用槳，濺了一身的水。她又愛看水藻，那一半陷在水裏一片浮露着的青色的東西，雖然沒有自主的能力，却也自由自在的在湖水底飄蕩。佩青撈起了一大把放在手掌裏看，綠藻和不甚清潔的水混在一塊兒，膩膩的黏手，她又把它丟了，用手絹把手掌擦了個乾淨。這實在是夢，並且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而來的夢。不過，她正在溫靜的享受着夢境的時候，忽然心頭猛的一墮，立刻像是從什麼高高的地方不幸失足

的樣子，駭怕着就醒了。深夜只是靜靜的。她一個人睡在一間幽靜的小屋裏，醒來之後，就聽到遠處胡同裏的吠聲，愈傳近了，聲音愈大，冷峭的北風又把一陣一陣低啞而幽咽的賣食物的叫喊聲，傳到她的耳鼓裏，然而聲調悠長而低，也聽不清楚賣的是硬麵餛飩還是什麼旁的。朦朧之間，她又想起鄭鳳英，肥肥的，深黑的面龐，短短的頭髮，剪着時髦的鴨屁股的式樣。自己的頭髮還是留着長長的辮子的呢！她從被裏伸出右手來，溫暖的棉被外面却是冷得很，她摸了摸自己的前額，正梳着前劉海的樣子，額角有點兒熱熱的。手又縮進被裏。迷迷糊糊的就又睡着了，繼續的遭遇到幾次不很容易回憶的夢，短短的，一會兒看見的是別的男子的面孔，一會兒見來了阮鳳書和鳳英，一會兒她又夢見奶奶和爸爸，爸爸在發着脾氣瞪起眼來罵人，遠遠的站着是打雜的男僕榮貴。……什麼印象都記不清楚了，都沒有了，却有一段短短的夢還勉強可以重覆出來。他最後的殘夢是不知怎樣一來，忽然身體被一個陌生的男人抱住了，抱得緊緊的，他的身體重壓在自己身上，氣喘得很急，

不能動彈，叫喊時聲音也嘶啞了，沒有用，只是這個男人有着一雙堅實而強壯的手，手心火熱的，不斷在自己整個身體上摸索着，撫弄着，揉搓着，這種揉搓也讓自己豐飽，身體感覺到一陣猛烈的刺激，一種莫可名狀的親暱和安慰，也是一種意想不到的獲得的東西。雖是在黑暗裏，她深深的體諒到這是男女肉體感觸的一種奇怪



慢的事情像是覺得到了一個爭持着的振點，自己大着膽子用一種莫名的喜悅去領略它，汗出了一身，濕了半件小褂子和緊緊的包裹着自己的胸乳的紅肚兜，還有別的地方，像是也都潮潤了起來了，好像平白的自己連打了幾次的噴嚏，沾膩得整個的身子都像是要浸潤在暖熱而劇烈的狂流裏了。靜悄悄的，突然身邊的重壓慢慢的輕減了，無名的體痛也減輕了，頭腦稍微得到一點冷靜。這算是醒了，她開始用手撫摸自己的肉體，首先觸及的却是辮梢和一小撮紅頭繩兒，也都膩膩的

的狀態，雖然奇怪，自己在叫喊着，一面掙扎，一面猛力推，反覺得這壓在自己身上的很重的東西格外的來得沉實了。什麼東西在戟刺着自己，自己被揉搓得也有些兒耐不住了，燥熱，新奇，悶氣，解放，漲痛，什麼都纏結在一塊兒，什麼自己都儘可能的在接受，這種壓迫自然是痛苦的，並且痛得難於忍受，也決不習慣，慢

，像是頭髮也會分泌過什麼溫潤的東西。她把這丟開了，微發着愁，繼而感覺得這並不是的，並不真實，摸摸自己的手心，在棉被裏用力的揉搓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在異常的悵惘着，有解釋不出自己心事的苦痛。

第二天早晨，佩青坐在窗前梳頭的時候，不知道怎樣自己忽的流起眼淚來。她今天顯得

比平常懶，提不起精神似的，用梳子背着手把長髮都通梳了，一縷一縷的青絲下垂着，在陽光底下變成了白銀的顏色。她的頭皮覺得非常的癢，可是手却提不起力來，空舉着篦子在後腦杓上面有氣無力的梳了幾下，就又擱下了。自己用小手絹擦乾了眼角，臉上紅紅的，不知怎的兀自在發熱。屋裏小小的火爐頂上正座着一隻銅水壺，開水的聲音響得咕咕唧唧的，銅壺的蓋子掀動起來，搭的響了兩聲，透出一股白色的濃霧，平添了一點擾亂和熱鬧。

忽然聽見上房裏有人大聲在咳嗽，唾唾的向磚地上吐着痰，跟着喊了兩聲「姑娘！姑娘！」，那是爸爸的語聲。聽着很著急，一面答應，一面急急的把辮子理好，紅頭繩繫帶也沒有平常那麼的結實。進到上房來，爸爸穿起了青緞團花的馬褂，袖口肥肥的，正坐在一張靠背椅上。奶奶站在旁邊，帶着帶念着當天的實報。

佩青叫了爸爸奶奶之後，垂着頭，用手理着辮梢子。忽然奶奶開了口，她用着驚訝而快樂的口吻向佩青說道：「姑娘！不用理辮子了！你

們年輕的人，那個不喜歡時髦呀？叫爸爸今天早晨帶你到新中國去理髮，趁早把辮子給剪了罷！」

「奶奶！是真的麼？」含羞的佩青，不由的把頭抬起來了，驚奇的發問。

「是啊！」爸爸說，肯定的。其實，剪了髮究竟又有什麼好呢？並且，剪得容易，要留可不是一說就成的呀！好罷，你吃了點心了麼？回頭我們一塊坐車出去！」

兩點鐘之後，佩青一個人坐着洋車回家了。她的頭髮已經剪成新式的了，一路想着在理髮館裏照鏡子時候的笑顏，心頭癢癢的，恨不得拉起每一個過路的人來都告訴他，你看今天我的頭髮的樣式，多新穎，多修整，多方便大方。美麗是當然的了，一面想，兩隻穿着平底棉鞋的腳，不知不覺的在洋車的搭腳板上拍着點子。外面的氣候實在冷得很。洋車的棉篷子早就落下來了，拉車的也穿着厚棉襖，佩青只是從面前的一小塊長方的玻璃洞裏，看見胡同裏的黃塵捲地滾滾的括了起來，吹得兩旁店鋪的木招牌東倒西歪。這種風，括在臉上是一陣冰刀子似的冷痛，路上的人們，連皮帽子皮手套

都沒有方法禦寒。只有像佩青那樣心裏興奮的人，才忘記了這種不宜出行的天氣。

回到家已經十二點多了。正把出門的衣飾卸掉，換上家常的衣服，在爐旁烘火的時候，還向桌上的圓鏡裏端詳了自己好一會，忽然年老的女僕王媽推門輕輕的走了進來。這使佩青有一點兒驚愕了，王媽說：

『恭喜姑娘，聽說，老爺太太要給您提親呢，要來的照片現在上房裏。』

佩青不知道她的意思，一半聽得明白，一半裝做糊塗的樣子說：

『誰說的！我不要出嫁，我是願意一輩子不出門的！』說的時候，她的心怦怦的動跳着，自己都不明白自己說的是什麼。

王媽笑嘻嘻的說道：『姑娘，您不用瞞着我。您大喜了，用得着我們跑腿的日子還多着呢！我說，這一回這門子親是說成了，您瞧，您今個不是剪了頭髮了麼？』

佩青的眼光隨着向鏡子裏瞟了一眼。她又低垂了頭頸，性情多憂鬱的她沒有說話了。她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她意識到王媽是有意來告訴她什麼

消息的，她放低了聲音，向王媽問道：

『王媽！你聽誰說的？』

王媽是一位忠厚而喜歡多嘴的老女僕，她在居家也快有十年了。佩青既問了她，不過十分鐘，她已經把她所聽到的話，全都告訴出來。聽說是華亭衙門裏頭同事，提議來給他的大小姐做媒的。男家是姓孫的，父親已經故世了，叫做孫在東，是一位二十七歲的青年。這完全是一位刻苦自勵的人，少年老成，在學院裏讀書的時候，曾經半工半讀，又得過幾次儉學獎金。現在畢業三年了，在農務銀行裏當辦事員。

華亭的隻眼是別具的，他怎樣喜歡門當戶對，怕的是自己的女婿不巧是一位貪吃懶做的

大少爺，貽誤佩青一輩子。他自己在年青的時候也是苦出身的，應酬敷衍的本領固然要有些，但是一個男人出來混世面，靠的自然還是真憑實學。他看見了孫在東，人是很好，說話懂得道理，銀行的職業是最可靠的了，沒有風險，年底有幾倍的分紅，還有，慢慢的從辦事員磨練起來，十年八年的

，不難由主任擢升到襄經理，還可以在金融交易上活動，什麼樣的希望都有。他把照片拿

了來跟自己的太太商量，奶奶也很贊成的，却很心細，又抽着空兒向做媒的詳細打聽一番，從做媒的同事的太太那邊，她打聽到一點重要的消息，不能不告訴華亭知道。原來聽說在東的身體不很好，很弱，略過血，念書的時候因為用功過度，曾經得過一次很不輕的病

，休養了八九個月才慢慢恢復的。這些事情，過了四五天，在佩青的家裏已經成爲半公開的了，在東已被邀請到居宅的客廳來吃飯做客過，那一晚在明朗耀目的燈光底下，奶奶陪着佩青兩個人偷偷的在紙窗窗

楞的後面，窺得個清清楚楚。這一窺把奶奶的意見給動搖了。她本來不很主張把佩青許配給他的，雖然佩青不是她親生的女兒，可是惟其如此，她覺得尤其應該慎重。這晚來做客

的在東，修飾得容光煥發，談吐自然流露，那英俊精明的神氣，時刻在眉宇之間流露出來。華亭陪着他喝了許多杯的酒，同座的還有鄭老師等五六位客人，年青的嬌客一點都沒有

失儀。鄭老師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之後，把事情都告訴了師母和鳳英。鳳英第二天到居家來探望佩青，佩青把自己的意思就

向鳳英說明了。她只和孫在東見過一次面，隔得遠遠的，可是她看得出他是一位有志氣的青年。她並不是一個怎樣前進的新女性，雖然她也愛自由自主，可是她覺得結婚之後，總可以比困守在自己家裏行動要來得自由一點，而孫在東不像是一個不可靠的人。她也很相信自己的父親，『在家從父』的古訓，在她的腦子裏仍舊記憶得很清晰，雖然她沒有了髮

辨。至於，在東是不是體弱多病的問題，她不敢多講，因為昨天晚上客人散後，奶奶已經跟爸爸吵過一次嘴。奶奶向爸爸說，在東的人品很好，不過

身體怎麼樣，却不敢輕易來負這個責任。爸爸把奶奶罵了一頓，說誰要你來負這個責任，佩青是我的女兒，我生的。在東要是真的有病，我有的是熟

朋友當大夫的，隨時可以休養，可以療治。我不能就誤我的女兒一輩子。奶奶氣了，也沒有話好說，今天早晨始終在上房裏哭泣着沒有出來過。

過了一個月，佩青結婚了，仍舊是和孫在東。喜事是在金魚胡同的福壽堂辦的，很風光，到賀的賓客非常的多。在擁擠的客人裏，阮鳳書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為婚禮完全是舊

的，



中江實業銀行

日華合辦資本金國幣五千萬圓

總行 漢口河街
上海分行 江西路四五二
電話一〇〇八八

分行

漢口市內 { 江漢路、四民路、正街、沙市、
孝感、應城、信陽、南昌、
九江、武昌、

式的，他並沒有跟佩青直接說話，只遠遠的點了點頭。可是佩青結婚的經過，他已從鳳英的嘴裏知道了一點。他沒有存什麼妄想，所以也並不怎麼難過。不過，他覺得在短短的交往中，佩青不失為一個可談的人，頭腦清晰，渴望着灌輸新的思想和知識。她更是一位難得看到的美麗而溫柔的女子，然而，他以為美麗的人不一定要她歸為己有，至多要她常常做朋友也就夠了，這時，他的

心裏僅僅微微的有着一點流戀，一點迷惘的情緒，並不怎麼厲害，雖然鳳英會經常面笑過他，說他在害着失戀。

什麼都很安穩。什麼都沒有變動。只是有一點，是鳳英在閒暇的時候告訴阮鳳書的，婚後的佩青較前略加發福了，豐腴的面龐，配上一副鏤金盤花的長寶石耳環，走起路來，穩重端莊，更像是一位有福氣的少奶奶。佩青送了兩張結婚的照片給鳳英，一張是請她轉交給鳳書的，背面有兩行娟秀的字，是「鳳書先生存念，居佩青贈」，她沒有寫她丈夫的名字。鳳書也不很注意的，就收藏起來了。時常想抽空和鳳英一塊兒到她的新居去訪候，因為研究的工作忙了，進城之後

，也是跑京師圖書館或隆福寺看書的時候多，老是沒有空閒。過了兩個月，鳳書才得到消息，原來孫在東升調到青島分行去了，佩青當然也隨着去。在東結婚之後，身體也好些了，不過三個月的光景，就得到升遷的機會，陪着如花的美眷一同出門，心裏自然更是異常的溫慰。

然而，不幸的禍端如果是種下了什麼因的話，它的結果總是要爆發的，不過是看時間的遲早。有的時候晚一點才發作是比較會好一點的，可是它不幸很快很快的發生了。不能瞞怨誰，也沒有什麼事後的人力可以去挽救它。在山明水秀的青島居住着的在東，帶在身上的宿疾復發了，是肺病，第二年夏末的時候，纏綿在病牀上面，虛弱得已經不容易收拾了，經過一度休養之後，他又振作起來，想稍稍恢復他的繁重工作，只在第四天却又病倒了，這次是夾雜了流行重感冒症和肺炎，不過幾天的工夫，他最後緊握着佩青寒冷的小手，一暎不視了。佩青爲了丈夫的病，真是食不甘味衣不解帶的扶持他，連看過五六位著名的中西醫，可是遲了，什麼急救的藥針，都不能夠挽回在東微

衰的生命。她大聲的號咷着，拚命的跳躍，隱隱的腹痛也牽制不住她內心的創傷。在她跪在自己家裏的地板上，耳聽着她丈夫的棺材蓋上了板，抬棺的時候，一番粗濁的聲音都刺進入佩青痛絞的心腸，她再也沒有辦法忍受了，幼年喪失掉



後，生了個遺腹子，却是個女娃，身體不很健壯，面貌清秀的，大大的眼睛，雙眼皮，取名叫做小佩。這個小佩就成了佩青孀居幽苦的生活裏解除寂寞的一點點安慰。但是這種安慰自然是不夠的。爸爸時常和奶奶吵鬧，爲的也是佩青，奶奶說，你犧牲了你自己的女兒，害了她一輩子，

可是背這個惡名的是我，因爲我是她的後母，外面議論的都說我不好聽的話。華亭無論怎樣解勸，奶奶的聲音却愈來愈高了，山上房傳到廂房，佩青自己也在低聲的啜泣，小佩不懂得事，躺在小搖籃裏聽了，更裂着她的小嘴哇聲的大哭起來。因爲這個原故，佩青常常一個人在空閒的時候，默默的坐在家裏院子走廊上，望着廊簷剝落油漆的舊藻繪花草圖案出神。院子裏沒有旁人時，她不免輕輕的歎起氣來，沒有回聲，更無人答應，倒是天空時常發見一羣一羣隔壁人家喂養的白鴿，在空中

飛翔時，鴿翼飄飄的閃着一片銀光，又帶着音樂的哨子，一會兒翻高，一會兒落低，慢慢的就飛遠了。對着這一羣鴿子，佩青倒也喜歡看，覺得總比空望着單調的白雲藍空要好一點，她也說不出什麼原因，只是儘對着它們悵望。

又到了秋盡草凋的時候。鄭鳳英時常來探望佩青，老師因爲十一歲的道健考上了小學四年級，早已輟教了。兩個人沒事就閒談着，聽說阮鳳書已經在教會大學畢業了，校方因爲他的研究成績好，已經聘請他做助教，將來還有派出國去留學的希冀。佩青對於鳳書，心裏仍舊是很關切的，她並不是愛他，她也不會愛過他，不過對於像鳳書的這種人，她自己知道一向是很陌生的。她應該不應該和他熟悉一點呢？她後悔她沒有能夠多和鳳書接觸，要不然，她的婚姻大事也可以向他商量了。天下從來沒有賣後悔藥的地方。她想到這一位和靄而沉默的朋友，像是一個不能解釋的謎。不過這個心頭的謎她却也不是急於需要追尋的，她是她，鳳書是另外的一個人。她把自己丈夫的一張放大照片，高高的懸掛在圍房的牆壁上，很有意思的朝夕默祝

在東的靈魂和她兩人永久在一塊。有的時候，她用一隻小小的銅香爐燒起了一撮半焦的檀香木，一陣冉冉的紫烟薰在半空裏，使佩青冥想着過去和未來，同時消失了現在。

有一天，阮鳳書寫信給鳳英說頤和園中樂壽堂外面種植的玉蘭，正開得茂盛，再過些日子就該凋殘了。他現在借住在園裏，正替學校整理着昇平署藏的許多戲曲珍本。如果鳳英要來，他可以陪她暢遊一下。信去了四天，沒有回信。這天的下午已經兩點多鐘了，工友說是外邊有女客，鳳書趕着出去迎接，正是鳳英，陪着另外一位女客人。他定睛一看，險些兒呀了起來，誰知道這來的人是一年多不見的佩青呢。佩青倒是大大方方的，叫了一聲「阮先生」，接着說：

「我到鳳英家裏去，她說下午要出城來看您，敢情您住在這園子裏呢，真好！」

鳳書一面點頭回答，一面領導着她們兩個人向各處觀看。看了清朝內廷演戲的大戲台，走過景福閣，順路下來出了泉水潺潺的諧趣園，到樂壽堂看了花，又豁然開朗的長廊來了。走着路的時候，鳳書望着佩青穿了一件青呢的厚斗篷，

臉上黃瘦瘦的，更顯着額際的高闊，真應了中國相書上頭的俗諺了。他是向來不知道避忌的，含着笑說：

「居小姐！你的手冷麼？今天湖上可有風呢。」

佩青待要縮手，這邊鳳書的右手已經伸過來撫探了一探，一股溫熱的暖流像是從手背手心一直傳布到她的全身似的，立刻她的青青的臉龐泛起一點絳色來，搖着頭，耳邊沒有藍寶石的環子了，倒是髮際繫了一朵小小的白花，這朵白花，差不多就象徵着這時候她的情和心境了。她說話：

「不！謝謝您。」

接着，她又指着前頭排雲殿那邊門口的一對銅獅子，向鳳英說道：

「我們上那邊去罷。我們去年不是上過排雲殿去的麼？」

長廊慢慢的走到盡頭了。昆明湖的水，這天却沒有結凍，是一片碧綠的顏色，日光照射着湖上的微波，一點一點的像是幾萬顆精圓的珠子。鳳書望着銅獅，向她們說：

「這對獅子，是有來歷的。」

它們本來是清初吳三桂在雲南鑄的鎮藩寶物，康熙皇帝平藩之後，得了它們做戰利品，才運到北京來的。」

鳳英驚訝的說道：「表哥，真的麼？從雲南運到北京，這麼遠，得走多少天才能到呀！」

這時，他們已經來到銅獅的面前了。佩青偶一抬頭，聽了鳳英的話，微微的一笑，眼睛正和鳳書的目光觸在一處，她這回沒有怎麼閃避，只是說：

「阮先生，辛苦了，您比去年也要瘦了好些呢。」

鳳書沒有回答，捲湖吹來的大風，正把他的長髮吹得東歪西亂的，後腦的短髮更是纏結的亂橋在一處。他是一個有人生經驗的人，知道佩青這句話是沒有加以回答的必要的，僅僅把眉毛微微的一抬，半閉着眼睛輕輕的朝前一飄，瞥了佩青一眼，她那難得的含笑的笑容，正望着自己。瘦弱的身腰，和那件斗篷裏白圈藍地的厚絨夾袍，鑲着深色的闊邊，都看在他的眼底了。於是，鄭鳳英愈顯愈高的走在前面，薄底皮鞋的脚步聲蹬蹬的響着，跟着是佩青，小心翼翼的只怕在凸龍的長磚石上滑跌了一交，微聳着的臀部搖晃起來已非是舊年的情景了，鳳書不自主的用手把自己白邊眼鏡的框子向上輕移了一移，定定神，跟在她的後面，一階一階的走上去。

春宵

蕭村

寂寞的春宵，
夢裏，江南，
——折斷黃金翅子的童年，
哦：模糊了；那些幻滅了的——
流浪兒，
唱着憂悵的短歌，
滿跚地，越過了墳場，草原。

天邊的寒星，
爲旅人，
流不盡點點眼淚，
燃點着青春的火燄。

春宵，
是在遙望的山城，
淒涼的，
——一個寂寞的茅店。

盲老人，
提着病老的三絃琴，
啞啞地，
爲我訴說一篇悽迷的故事。

憔悴的姑娘的
明淨的眸子，
痛飲着離人的眼淚，
靜靜地，
焚燒着熱情的懷戀。
消逝了，
寂寞的春宵。

一枝銀燭，
一顆素心，
照映着春宵的寂寞，
姑娘，
妳病了。

半鈞涼月，
無限清光，
灑遍了冷落的墳場。

姑娘，
妳的青春，
埋葬在那裏，
盲老人飄泊在何方。

我，
荒煙，
蔓草，
寂寞的春宵。

春宵，
年年的春宵，
流浪兒，懷抱着病老的三絃琴，
默默地，
諦聽那嘶啞的餘音，
——永遠地，永遠地，惆悵，
悼念，
姑娘，
妳的靈魂，依舊像夢裏嬌豔，
哦：枯槁了的，
容顏，
白髮，
青春，
迷失了，
寂寞的春宵。

春宵，
迷失了，
寂寞的春宵。



這篇致詞

在這篇小說裏，沒有絲毫的曲折，也沒有驚人的情節，更沒有驚人的社會背景，只是因為社會上有一種道德、政治、教育的問題，却包含著一種正當的社會的實存，在這種問題上，作者沒有絲毫的注意，而在一種一般的人看來，却有一種平淡的、作者有意識的這一篇小說的價值，作者把這一篇小說的修正式的正時參考。

是初冬的一天，一個星期三的下午四時左右，氣候很正常，不過太陽躲在雲端裏不放光。

這時候，靜安寺路上的光明咖啡館正在上市，玻璃門開處，客人們三三兩兩地走進來，難得有人跑出去，本來空著的座位，都絡繹地給進來的客人佔滿。僕歐們奔來奔去的忙着招待，熱騰騰的咖啡一盃一盃地送到客人們面前，還陪著一碟子一碟子的蛋糕點心。客人們拿起咖啡盃來慢慢地呷着，有的還吸着捲煙，館子裏頓時佈滿了一層淡淡的烟霧，人被籠罩在煙霧裏，面上都顯出十分悠然的神情。

在右開緊靠馬路旁的一個火車座上，面對面坐著一對青年男女。男的約摸不到三十歲，穿著普通的西裝，頭上留著微帶着波浪式的長髮，光光的向腦後梳

着，臉色青中帶些兒紫，尖小的嘴巴，眼睛細而銳，和別人說話時，總是像老鼠竊食似的那樣斜覷着，態度似乎很謙虛，但是別人不常看見他會流出自然的

笑。女的不過二十多歲，鬚髮沒有經過電燙，身上全是樸素的女學生裝束，但在她的舉止和神情裏，似乎已經經驗過不很少的人間的風露，已決不是一隻嬌伏在學校裏時那樣的純真的小羔羊了。他們的臉上，都露著久別重逢的歡愉樣子，但又似乎很親密，中間還有著超出於友誼之上的關係。

男的呷了口咖啡，摸出根捲烟來燃着火，慢慢地吸着。他們似乎都在準備着怎樣把他們的話匣子打開來。

「婉華，我看你這一次來上海後，可以不必再去蘇州了。」到底還是男的先開口，神情挺誠摯的，聲音似含笑臉上並不笑。

婉華到真的笑了笑，手裏在玩弄着盆

子裏的咖啡匙：「我是預定四五天後就要回去的。黃先生，你有什麼事情要我幫忙嗎？我知道你近來生意做得很得意，決不再想幹戲劇工作了。」

「你猜得全不對！」黃先生不覺不自然地一笑：「我現在正擬創辦一種新事業，雖然不算做生意，但也像生意一般可以獲利，雖然不是再組織什麼劇團，可是却與戲劇直接有關。就是我已決意開辦一隻戲劇學校，你可以留在上海幫我的忙。」

「你怎放得下你的生意呢？」她很奇異他的改行，搖著頭表示不相信。

他也搖了搖頭，露出很是不屑的樣子：「你沒有知道，近來生意很不好做，我沒有什麼大本錢，不過跟着老張混。可是他是個有錢的公子哥兒，蝕木賺錢都不在乎。上月我們合買了一百箱孟山多糖精，到了本月初，市面不大旺，我主張賣去，他不答應，以為一定會漲。他佔着大股，我當然只有由着他主張。不料近來暗市大跌，到昨天急急脫手，單是我的一小股，足足蝕去五六千。你想想這樣的做生意對於我有什麼好處？所以我早想恢復本行，重幹戲劇工作了。」

「可是你開辦學校，必須要有學生。你以為在這樣年頭裏，也會有學生來讀這種冷門科嗎？」「不，這不能算是冷門科。因為你離開此地很久所以不能明白這種情形。近來爲了電影缺乏新劇本，所以話劇生意特別好。加上自從「冬青樹」一劇連演三個月演紅後，許多資

本家都想向這方面投資。你不看見近來正有許多新劇團像雨後春筍般在成立嗎？角兒拉來拉去總是不夠支配。我們的學校，正爲適應這種需要而產生。我們預料，只要我們認真地辦，一定不至於會失敗的。」

她又搖搖頭，還是表示不相信：「我以為一般有着角兒熱的人，他們都想立刻上劇台，決沒有心相每天上教室聽講，研究那些枯索無味的理論。照我猜想，學生或許會有，可是不會十分多，而且結果至多只能造成許多理論家，因爲他們高興上教室的人，都是些缺乏演劇天才的人。」

「你的猜測或許有一部分理由是對的，但是你忘了你自己——」對她又是自然地笑了笑：「不就是中明劇藝學校的學生嗎？如果沒有中明，我不在中明當戲劇系主任，你不到中明讀書，我們那裏會相識？現在，你不是在蘇州當演員嗎？」

「正因爲我是讀過戲劇學校的人，所以覺得戲劇學校會失敗。」她不肯承認她意見的不對：「我現在果然在當演員，可是我覺得我在學校裏讀得的全不能應用，那些和我地位相等或比我高的演員們，他們都沒有進過什麼戲劇學校，他們照樣能夠演戲，而且都比我演得好。」

他不禁又不自然地笑了一笑：「這是戲劇學校課程及教授上有了什麼缺點的緣故，你不能就根據牠來抹殺戲劇教育的本身，從前孟方林辦中明，完全是營

業性質，他自己根本不懂得什麼是戲劇，所以所定課程都空洞不切實用，但是他也能招得很多的學生。所以我們認真的來辦，難道反會不及他嗎？」

「那麼經費有了着落沒有？現在物價太貴，我看怕也不是化上幾千塊錢就能開得成的。」

「這已完全不成問題。你是知道的，我在去年滬北學院附設的社會科學講習所結識的那位顏學銘先生，他很佩服我有着前進的思想，待我比親兄弟還好，很想幫我一下忙。最近我向他獻議辦小報，開舊書店，他都不贊成。他寧願幫我站在自己本位做工作，所以他很贊成我開辦戲劇學校，只要開成功，一切經費都由他負責。」

「現在我已和顏先生商定了一個具體的辦法，決定請一二位在文化界比較有地位且為青年們所景仰的學者同做學校的發起人。我所能夠請得到的，一位是鄭禹田先生，他是當代影劇批評的權威，你是熟悉的，一位是趙聖言先生，他是我在中學時的老師，是一位兼通新舊文學的專門研究家。兩位又都是中明的老教授，經我去說，一定會得到他們的同意的。有了他們兩位，便不愁請不到著名的教授。這樣一來，一切都沒有問題了。」說到這，神采奕奕地，好像他的學校目前已經開辦成功似的。

她想了想，向他媚媚地笑笑：「既然這樣，我應該祝賀你的成功！只是我有一句忠告，——」說到這裏，面上表出非常不好意思說下去的神情。

「有話你儘管說。我們是互相信賴的同志，你的忠告一定對我有利，而且我一定會接受的。」

「那麼我說了！」又含着笑躊躇了一下：「你是做導演的人，也是教我們學習導演的，所以你平時的做人，往往歡喜用那導演用的小技巧，把別人看得都像演員一樣，任憑你指揮運用。但是別人到底不是演員，所以你終於遭到了警衆劇社那次的失敗，使人家對你有了戒心，以致直到現在走不進戲劇團裏去。所以我希望你以後對待同事的人，必須完全變更手法，否則如果再失敗時，你將從此不能再在戲劇團裏露面。這是出於我對你最真誠的忠告，想你一定不會見怪我的直言。」

黃先生的面上一會青，一會紫的，似乎很難受，也像不服氣，但是終於還是做出誠摯地不自然地一笑：「你的話真是金玉良言，我一定聽從你。可是鄭趙兩位都是剛正不阿的學者，都歡喜獎掖後進，爲了這是一種文化事情，他們一定會和我真心合作的。只要我多多尊重他們的意見，我想我們中間也決不會有什麼意見發生的。不信時，你留在這裏瞧着吧！而且，我必須要你幫我的忙。」

她含笑又搖搖頭：「爲了你的事業，我就是自願留着幫你，你也應當拒絕我。你不記得上次我病了，你上蘇州來看我，給你太太知道了，她也連夜趕到蘇州來把你拖回來的嗎？你倒不怕煩，留着我做你的事業的阻梗？」神色很傷感

的，不覺悽然一笑。

一聽她這樣說，他的臉上不覺也現出黯然的表情：「你既然這樣說，那我也不好再留你了。但我總覺得，兩個志同道合的青年如果能夠合在一起，可以增加工作的效能，但是環境偏偏不許他們在一塊兒工作，實在是件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們非把現代社會制度完全加以改造不可……」聲音有些悻悻然，可是連忙縮住了口不說下去。

此後他們的話鋒逐漸轉到了別的方面去。到了將近六時光景，他們才會了鈔，從光明咖啡館的玻璃門裏跑出來。

他們出了門，便手攬手在人行道上向着東邊走，穿過白克路，經過國際飯店，走到企士林西餐館，又從開着的玻璃門裏一前一後地走進裏面去。

二

大約過了三天以後，趙聖言正獨坐在福建路的寓所裏埋着頭寫文章，聚精會神地，屋子裏靜得只聽見鋼筆寫在紙上「叮」「叮」的聲音。

他是一位已經過了四十歲年紀的中年人，曾經當過二十多年的教授，寫過幾百萬字的文章。滿屋子的都堆着書，和他那副一刻也不能離開的眼睛的千度近視眼鏡很相配合，所以人家一走進他那間屋子，便會自然地會悟出他的眼睛所以特別深度近視的原因。中年人都是肩擔着最重的家庭生活擔子的，趙聖言自然不能例外，只要一見他他那副貧血瘦削的臉龐，便可知他生活擔子重

量的匪輕了。

因此，他不能不從早晨一直到夜晚，只管埋着頭寫，寫他所高興寫或不高興寫而不能不寫的各式各樣的文章。

這一天，他正寫得很順手，一口氣寫了好幾千字，將要完稿的時候，忽然聽得他的最小的孩子在門口外面高聲喊道：「爸爸，黃先生來了！」

他聽得孩子這樣一喊，因爲他有好幾個姓黃的朋友，就在腦子裏猜想來的是誰，筆不由地停止下來，身體也慢慢的站立起。

門開處，進來的就是三天前在光明咖啡館出現的那一位黃先生，也就是他的學生黃丕紫。他在門口站定了腳不就走過來，向他老師足恭足敬地，婉聲地叫着：「趙先生！」

趙聖言早已站立起身拖過近旁的一只竹椅子，招呼他進來到他寫字桌子旁邊坐。黃丕紫才慢慢走前去。大家就都坐下來談話。

先是照例地寒暄了幾句，不由地又談起近來生活程度的高漲，趙聖言不免習慣地在他這位學生前大發牢騷。等到他的牢騷發洩得差不多，黃丕紫就慢慢地申述他的來意。

在他沒有開口之先，他從他大衣袋裏摸出一捲有字的紙卷，一邊展開，一邊和趙聖言談話：「趙先生，上次我和你談起過的想要開辦一所戲劇學校，昨天已經徵得鄭禹田先生的同意，決計開辦，而且全照從前中明的辦法，分做戲劇、電影、文藝三系……」

趙聖言聽了很是高興，不等他說完先接口：「那很好！那很好！可是從前中明名義上叫做『戲藝專科學校』，實際上和他所分科系全不相符，我們應當定一個可以包括這三系的名稱，使他名實相副，一則派頭較正，二則易於號召。」

黃丕紫連連點頭表示贊成，就把手裏的紙卷雙手遞給趙聖言：「趙先生，這是我起草的簡章，請你指教。你看，我們擬定的學校名稱好不好？」說到這，臉上露出得意的喜悅。

趙聖言接來展開一看，上面第一行寫着「民國藝術專科學校招生簡章」，不覺脫口大贊道：「好極！好極！稱為藝術學校，那麼三科都包括在內了，而且又大方，又新穎，虧你想得出來！」一邊這樣說，一邊在一行一行看下去。

黃丕紫自然更得意，不等趙聖言看完，只管繼續自己要說的話：「我同顏先生的意思，決定請趙先生為發起人，而且負責文藝系的一切事情，課程，教授，都由你支配，延請。顏先生想請你和鄭先生等，明天下午二點鐘到他府上去商議一切進行的事宜，不知你趙先生的意思怎樣？」

「很好，很好！」趙聖言突然滯疑了一下：「不過校舍和經費已經都有了確定辦法沒有？因為這兩者都是開辦學校的基本條件，如果不先確定，那是很危險的。」

「已經全有辦法。」黃丕紫更有勁地：「校舍在沒有租到合於理想的現成教

以前，決定先借顏先生堂兄開的那個室大鐘中學裏招生，萬一別處租不到，就在那邊將就上了一學期課再說。至於開辦經費，」更露出得意萬分的神情：「完全由顏先生個人負責。這個學校成立後，將來成為發起人共同的事業，但在經濟不能自給的時候，所有不敷，統由顏先生補助，一直到學校能夠自立為止。」

趙聖言深信不疑，不住地點頭：「那真好極了！那真好極了！照你這樣說來，一切都不成問題，我們只要籌備開學了？」

「正是。顏先生約你同鄭先生明天到他府上去商量的，就是這件事。我們明天商定了具體辦法，便可各人分頭負責去進行了！」

「那我明天一定到。」

「顏先生的住址趙先生知道嗎？」

「知道的，他上次已經告訴過我，在海防路三十四弄七號，是不是？」

「正是。那麼我要走了，我還要去看鄒立，托他辦理向當地主管機關登記的事情。就擱了趙先生許多寫稿時間，對不起！」黃丕紫且說且站立起來，向趙聖言告別。

黃丕紫離去後，趙聖言理了理桌子上的稿紙，提起了筆，想繼續把剛才的稿子寫完，再把他改正一遍後，就可以寄出去發表。可是不知爲了什麼，心緒紛紛地，思想再也不能集中攏來，雖然手裏拿着筆在等着他自己腦子的吩咐，可是在他腦子裏浮起的却是另外的和他所要寫的完全不相干的，過去關於黃丕紫的種種影像。

大約在六年前，那時他在南市一個著名的私立中學裏教書，黃丕紫還是這個學校裏高中部的學生。他和幾個愛好文藝的同學，辦過一個純文藝的小刊物，曾經請趙聖言替他們寫過稿。後來趙聖言離開了學校，那個刊物也就停刊，因此便和他們都斷絕了消息。

三年前，警察劇社在俄國藝術院公演，趙聖言得到另外一位姓朱的學生送他的請帖，他就去看了一次，才知道他這位高足黃丕紫已經做了導演。在那一次



要課程鐘點。中明停辦後，從此黃丕紫就離開本位，專和一位姓張的同學做投機事業。那時上海投機事業正風行，物價有漲無跌，所以他着實過了多時的舒服生活。等到後來市面不景氣，當局厲行統制政策，他才受到相當的威脅而不得不停頓下來。

在最近，他得到趙聖言的推荐，也在四五個定期刊物上寫稿。從此，他常在趙聖言的寓所裏出入，大約在半月前，大家又都感到生活的威脅，黃丕紫便提起他一心要想創辦一所戲劇學校，因爲憑着他在中明的經驗，他知道孟方林完全靠着學校賺來的錢來維持一家的生活的，所以如果戲劇學校開成功，對於大家生活上一定不無小補。趙聖言聽了當然很是贊同。

今天，他聽了黃丕紫的話，知道他這位高足的理想意然可以實現，自然非常高興。所以，等到他一離去，他的腦子裏全爲有關黃丕紫的一切所盤據，而且又憧憬於未來的新學校的美滿的理想中去了。

三

他達到許多的學生全都是從前和黃丕紫同辦文藝刊物的那一夥。後來中明劇藝專科學校請趙聖言任中國戲劇史和中國文學史教授，在第一次校務會議席上，他又碰到了他這位高足。在寒暄之下，他才知他及在這學校裏榮任戲劇主任，而且還擔任着許多重

天上正下着微雨，是在下午兩點鐘的光景，本來很是冷落的海防路三十四號弄口，顯得格外的冷落。趙聖言喫過中飯，便携了雨傘從寓所出發。他在平時是不常出門的，今天他

全爲他的希望的心理所控制，一路上完全忘記了搭乘電車等等的勞頓，一直到了海防路三十四號弄口。

事情正像寫在小說上那樣的巧，他到弄口才一轉彎，便看見黃丕紫同一個穿着中裝雨衣的人在前面且談且走。他加緊脚步跑上去。黃丕紫也已聽得了脚步声連忙回過頭來看。

「呀！原來是趙先生！」

那穿中裝雨衣的也回過頭來和趙聖言招呼，原來他就是顏學銘。他是個有着十足公子哥兒型的頭面的青年，臉色很白嫩，神情十分瀟灑，年紀還不到三十歲，舉止比了中年的趙聖言不知要老練多少倍。

於是三人並排着向前走。弄裏都是一座座小洋房。第七號是在右側的第三座，正門緊閉着。他們從旁邊一個籬笆裏走進去。

顏學銘在路上告訴趙聖言：這是他家裏因爲在夏天避暑才住在這裏來的，不知不覺已住了現在冬天。如果地方不偏僻，交通便利，就可拿牠來當校舍。因爲他家不久就要遷回自己店裏去住了。

一邊說，一邊已從屋旁一個小門裏走進去。裏面全是地下室，所以下面水門汀上很是潮濕。從一座小梯子走上去，便是一間大會客室。室前是一座很闊的平台，前面裝着玻璃窗，所以同正屋一樣，絲毫受不到風雨的影響。這時候，平台上圓桌旁已坐着一位西裝客人，看見了他們，便含着笑站立起來迎接。

顏學銘很高興地首先招呼：「鄭先生，你來了多久了？我們等了好幾輛電車，所以這時才到，在弄口又恰巧遇見了趙先生，……」

客人就是鄭禹田。他是一個俄國留學生，回國後一向在報館裏當編輯。他留學時是專研電影的，所以寫過許多關於電影的理論文章。在二三年前，他是上海電影劇批評界的權威。他的學問深博，見解又高超，態度又公正，從來不肯阿私所好，所以被批評的人無論是褒是貶，都很佩服他，欽仰他。他今年已三十多歲，還沒結婚，生活却很散漫，沒有一定的住所，但又很嚴肅，並不像一般從事藝術工作的人都喜歡逢場作戲，常在舞場咖啡店中消遣他們的業餘時間。他的唯一的癖好，只有喝酒。三盃下肚，本來冷靜的態度立變而爲興奮了。

當下他們會見後，顏學銘便招呼客人們到他房間裏去坐，因爲裏面比較溫暖些。房間很大，除了鐵床檯檯外，還放在着許多隻沙發。顏學銘請客人們沙發上坐下，敬過捲烟後，又跑到外面去叫傭人煮咖啡。

沒有經過多久時候，顏學銘又陪一位也是穿着西裝的人走進房間裏來。房裏的人都站立起來迎接他們。

顏學銘替後來的客人的客人向先來的客人介紹：「這位是敝同鄉金子年先。他一向是在本鄉辦教育的。」接着他又把先來的客人們介紹給金子年：「這位是鄭禹田先生，這位是趙聖言先生，你們怕還是初會。這位是黃丕紫先

生，你們是已經熟識的。」

在彼此道畢一番「久仰」之後，顏學銘又請他們都坐下。傭人把煮好的咖啡送進來，熱騰騰的一盃一盃送到客人們面前。

顏學銘也坐下來，很高興地：「人都到齊了，我們開始來討論學校的事情吧！」

「黃丕紫先生發起要開辦的藝術專科學校，諸位都已贊同，現在可毋庸兄弟再來說明。今天我們就可以討論怎樣進行的事。兄弟所以向諸位報告的，就是關於經費的事。這一層可請諸位放心，所有開辦所需一切費用，都由兄弟負責擔任。諸位都是藝術界前輩，在這時候肯爲了藝術而犧牲時間和精力，實在很佩服；所以兄弟雖不學藝術，也很願意追隨諸位之後，在物質上盡些力量。」

大家都拍手表示欽佩和贊成。當下就推定顏學銘做主席，黃丕紫做記錄，先通過組織大綱，決定先設三系，每系分兩科。顏學銘又特別地申明：「今天在會的人，都是本校的發起人，以後發起人會議，便是本校最高的權力機關，任何人不能變更或推翻。」大家當然全沒有異議。

接着是推定各項職務，先推校長，大家公推顏學銘。而顏學銘却表示寧願站在發起人地位盡量幫忙，而不願加入內部組織，所以他主張推黃丕紫。可是對於黃丕紫，大家都不加可否，仍一味公推顏學銘，不許他堅辭。顏學銘又是

無論如何不答應，這顯得又不是他的故意客氣了。最後，便由金子年提議：「顏先生平時店務忙碌，恐怕耽誤校務，也是實情；諸位因學校非顏先生的力量不能創辦，所以共同推戴，也完全出於誠意。兄弟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在此：在校長之外，可設一副校長，便由黃先生擔任。這樣，平時在顏先生不到校時，儘可由副校長代行職務，那就不至於耽誤校務的進行了。」

顏學銘聽他這樣一說，也便不再堅辭，校長推定後，繼續再推各系主任及教導主任和總務主任。結果是：黃丕紫兼戲劇系主任，鄭禹田任電影系主任兼教導主任，趙聖言任文藝系主任，金子年任總務主任，大家遂都不甚謙辭，就是這樣地確定下來。

當下黃丕紫又拿出擬定的招生簡章請大家討論，一條一條地都修正通過。最後，又提到分配在籌備期間各人負責分別去進行的事情，曾經決定：關於租賃校舍的事，由顏學銘校長和金總務主任去接洽，假定處所爲福州路民光中學及白克路中國女子大學兩處，在末找定以前，暫在顏學銘堂兄所開的大鐘中學先行招生。此外，由黃副院長負責接洽學校登記事宜，由各系主任，負責分頭接洽延請各科任課教授。

當討論延請任課教授時，對於戲劇系化裝一課的教授，黃丕紫主張請鄒立，可是金子年和鄭禹田不同意。黃丕紫以爲登記學校時必須要他全力幫忙，不能不拉他和學校發生關係，金鄭二位以爲

學校最忌掛名的教授，到了上課時間沒有教授，最易使學生失望和引起反感。最後是把原案否決，托鄭禹川另外物色相當的人擔任。

微雨還在屋外飄着，等到籌備會議討論完畢，時鐘已指在五時三刻了。趙聖言首先起身告辭，顏學銘堅留不放。

「時候已經不早，趙先生回府去也已經過了晚飯時間。今天我準備請諸位在這裏便飯，沒有什麼好小菜，恰巧從鄉下帶出幾隻鴨子來，大家隨便嘗嘗新，趙先生不必客氣，諸位也不要走。」

在主人誠意勸留下，大家又坐下來閒談了一回，所說無非都是些關於學校的事情。他們以為現在最困難的倒是不易找到合於理想的校舍，譬如最好校裏能夠有自己的實驗小劇場等等，但是不容易做到。……

這天晚上，一頓夜飯足足喫到將近九點鐘，因為主人又勸客人們喝了許多的酒。所以當趙聖五回去踏進寓所的時候。屋裏靜靜悄悄地只有他夫人還在洗衣服，孩子們都早已睡得人事不知了。

四

明天早上，天上起了西北風，滿空都是濃雲，像要下雨的景象。黃丕紫一清早就起身，匆匆地洗臉梳髮，好像立刻就要出門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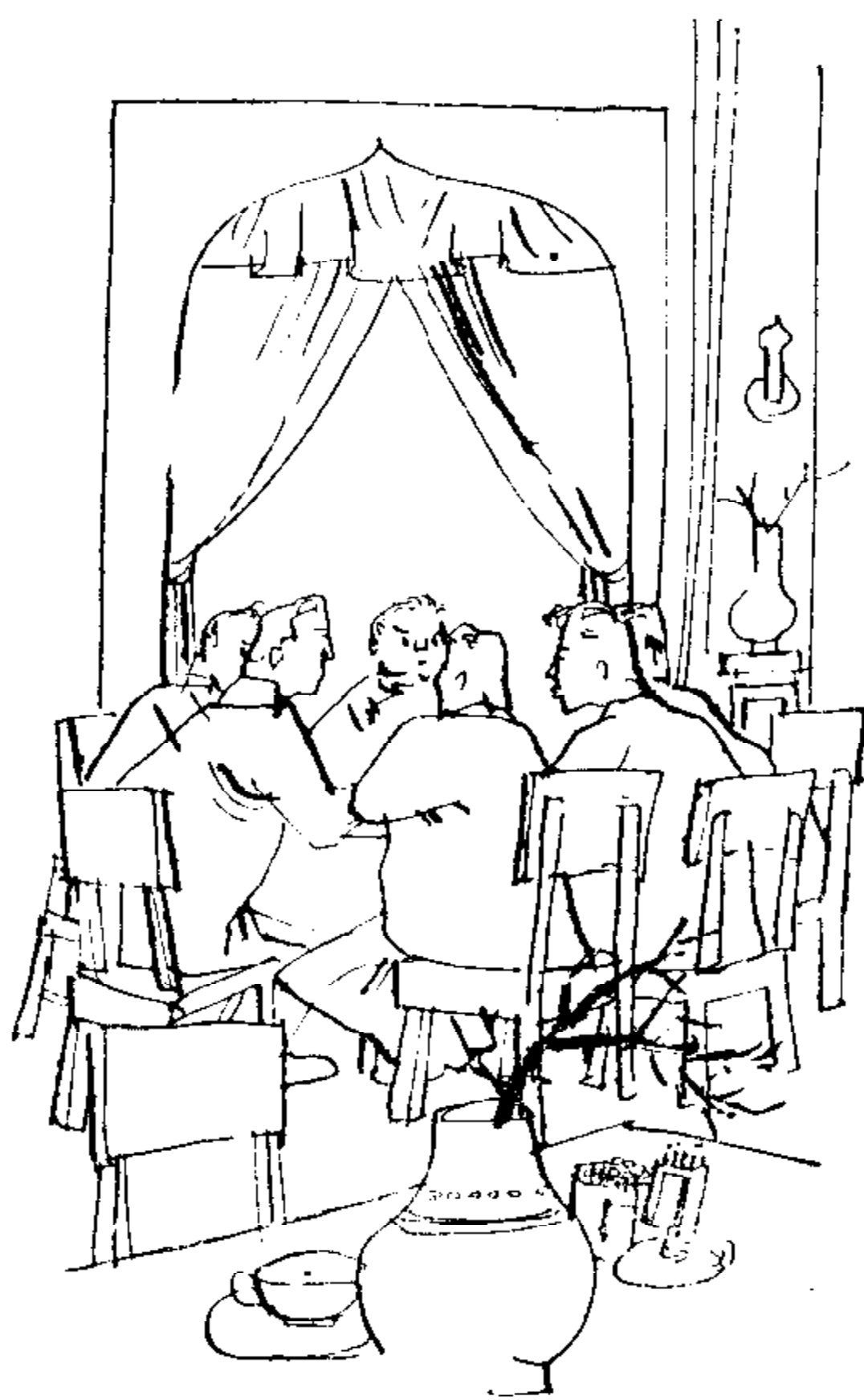
他的夫人正臥在被裏給新生的小孩子餵奶，突然翻過身子，臉上露着很不愉快的神色，吐出嘶啞的聲音問：「時候這樣早，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黃丕紫正在照着鏡子梳頭，若無其事地：「昨晚我們商定的事，馬上就要進行，所以我今天必須一早去找鄒立，催

他趕快去辦登記手續。遲去了，他一出門，便不容易找到他了。」

「你還是去騙你的小孩子！你不是要去送李婉華回蘇州嗎？造什麼謊？昨天她在你沒有在家時曾經來過，親口告訴我她今天趁早快車回蘇州，你爲什麼要瞞着我？」

黃丕紫的面上不覺泛上一陣白，但立刻又不自然地笑着：「你既然知道了，爲什麼還要問我呢？送婉華上蘇州是事實，但是去找鄒立，也並不是說謊。」



她微微歎了一口氣，便不再說什麼，仍舊翻過身子，去抱着小孩子餵奶。

黃丕紫和李婉華的超過於師生關係的關係，是很傷過她的脆弱的心的。雖然這不過還是黃丕紫在中明戲藝學校擔任戲劇系主任時發生的事，但是到現在是藕斷絲連，若即若離，常常成爲他們夫婦倆失和的焦點。

他們間秘密的幕是這樣地揭開的。三年前，一個細雨濛濛的早上，李婉華因爲她父親反對她進戲藝學校，將禁止她出門，她遂聽了黃丕紫的教唆，帶

了一提箱日用的東西跑出了家。

他們倆會在隔晚約定，今晨六點鐘，黃丕紫在華龍路口電車站上等她，所以她一離開家，便冒着雨一直跑到華龍路口去。

她到了那裏，馬路上，電車站上都靜悄悄沒有一個人，也不見黃丕紫的踪跡，看看手表，六點鐘已經過了十五分，雨仍在濛濛地下着，心裏又是慌，又是急，忍不住幾乎要哭出來。

一個巡路的外國捕頭在她身旁經過，頭不住地對她端相着。她感覺有些虛心，而且又發現她的衣服和手提箱都被雨淋得希濕，便很不好意思地從車站退立到人行道旁一家沒有開門的店門口去站着。

等到馳過了好幾輛客人很清的電車，才見黃丕紫沒精打采地從一邊慢慢地踱過來。她的心上才像搬去了一塊壓了好久的重石，走上前去招呼他。

「你來了多久了？」黃丕紫握了她的

手問。「我來了有半小時了！怕得很，連巡路的捕頭都注意着我，你如果再不來，我很想回去了！」她的胸膛倚傍着黃丕紫，聲音帶些兒嗚咽。

「請你原諒我？你知道我在家裏也不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人。」黃丕紫抱歉地：「可是，我們到那裏去呢？」

「我也想過，這時候茶室咖啡館點心店都沒開門，公園裏又沒有躲雨的地方

，實在沒有地方可以做我們暫時歇息的地方。你看，雨還不肯停，我的上衣已濕透了，怎麼辦呢？」

黃丕紫皺着眉，眼望着天，用力想了一想。忽然鬆弛了緊張的臉，柔聲地對李婉華：「我們可以去找楊憐我小姐。他就住在這裏附近，又是一個人住着。我們的事不妨公開告訴她，而且還可以請她幫忙。」

一聽他這樣說，李婉華才破涕爲笑：「這倒虧你想得到。我的事正苦沒有人介紹，楊小姐的密友吳雲不是一位名導演嗎？我們可以托楊小姐轉托他，一定容易成功。」

他們仍舊冒着雨，黃丕紫代替李婉華提着手提箱，一同走到楊憐我的住所。碰開了後門，走上樓梯在亭子間門口停下來。

黃丕紫忽然想到楊憐我是位演員，晚上睡得很遲，這時正在酣睡的時候，突然去打擾她，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覺躊躇起來。可是李婉華却想不到這些，一到門口，就去打門。

打了好幾下，聽得裏面有了聲音，才停止不打。一會兒，門開來，楊憐我睡眼惺忪，披着睡衣走來迎接他們。

「楊小姐，大清早來打擾你，實在對不起得很！」兩個人異口同聲地道歉。楊憐我連稱不妨，忙呼婢姨泡茶打水。等到她穿好衣服，梳洗完畢，她已完全聽明白兩人現在的處境和來意。她就留婉華暫時住在她家裏。又說：這幾天

，吳雲正在替蘇州銀雲劇團物色演員，她正好把婉華介紹給他。黃丕紫看見一切事情都暫時有了辦法，自己是個男人，清早留在那裏，很使楊小姐不方便，便先告辭回去。

(待續)

文友

慶祝一週年紀念

△大東亞各國共同確保大東亞之安定，根據道義，以建設共存共榮之秩序

△大東亞各國互相尊重其自主獨立，求互助敦睦之實，以確立大東亞之親和

△大東亞各國互相尊重傳統，發展各民族創造性，以闡揚大東亞之文化

△大東亞各國於互惠之下，緊密提攜以圖發展經濟而增進大東亞之繁榮

△大東亞各國以增進萬邦友誼，撤廢人種差別普行溝通文化，進開放資源，以期貢獻於世界之發展

在華日本製粉同業組合聯合會

上海九江路二〇號 電話 一六八一六番

日本製粉上海地區同業組合

上海九江路二〇號 電話 一六八一六番

三興麵粉公司

高郵麵粉廠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三菱商事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東福麵粉廠

(東福產業株式會社)

華友製粉公司

揚州明記麵粉廠

(森喜產業株式會社)

有恆麵粉廠

(大同洋行)

鎮江麵粉廠

(新井洋行)

三豐麵粉廠

製 品
濃液流
硫體
酸氨安

永禮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本社
上海四川路一八五號三井洋行內
電話 一八三五九番

工業所
江蘇省六合縣卸甲甸(浦口)
電話 南京二一五二一番

出張所
南京中山路一五八番
東京都日本橋區茅場町二ノ八
東洋ビル別館

專務取締役 玉置豐助
社長 李勵文

雜穀・織物・紡績用具
輸出入業・船舶運輸

株式會社 三光洋行

支店
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南昌、漢口

出張所
上海四川路三二〇號安利大樓
電話一七七九七・一三九六一番

三光洋行船舶部
上海大名路三〇〇號



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 上海江西路漢瀾登大廈
代表電話一六二〇〇番

分公司 東京、南京、漢口、
廣東、韋明

野村殖產貿易株式會社

上海支店
上海九江路四五號二〇六
電話一四八三九七番

野村殖產貿易株式會社
蘇州龍街一四六號
電話五三三番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爲綜合性刊物，以推動大陸文化爲主旨，舉凡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實業，軍事，文藝等稿件，均所歡迎。
- 一、來稿篇幅不限，惟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如不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一、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預先徵求本刊同意。
- 一、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如同時在他處發表者，一經查出，即行取消稿酬。
- 一、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一、投寄之稿，刊載與否，概不預覆，亦不退還；但來稿在五千元以上，且附足郵資者，不登載時可以退還。
- 一、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並加蓋圖章，否則即以却論。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 一、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以儲備券七十元至一百元。
- 一、本刊絕對公開。來稿請寄至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希勿寄私人。



△本期爲本刊一週年，所以舉行聯座會以資紀念。過去本刊的內容及編輯等方面，竭誠希望讀者賜教，以便改善。

△在此世界決戰之時，中日命運將如何？如何決定？這是一個中國人和東亞人應該關心的事。錢今葛先生的「中國命運之透視」一文，對於上述的問題都有詳盡的論述，請讀者注意。

△宣傳四年久的第二戰線，最近又甚囂塵上了。然而第二戰線，究竟將如何時，何地開闢？反軸心軍之準備如何，軸心軍之防務和實力又如何？這些都是關心國際問題的讀者，亟欲知道的問題。錢翔乙先生的「山雨欲來之前」一文，對於上述問題，都有詳細的解答。

△電影不僅是一種社會的藝術，同時又是娛樂和教育的工具，尤其對於兒童，已經成爲一種最有權威的教育利器。故電影對於兒童的影響，特別的深刻。楊絢蓉女士的「兒童電影問題的檢討」一文，首先敘述電影對於兒童所具的教育作用，繼而論電影對於兒童的影響，再次則提出對於解決兒童的電影問題的具體方法，最後則提出許多原則，作爲父母替他們兒童選擇影片的準繩，凡關心兒童之電影教育的現代父母，對於此文，確有一讀的必要。

△第二次大徵文自本期開始刊載，定實話及風土記，每期各發表一篇，更希望讀者源源賜稿爲荷。

△柳雨生先生是讀者們久已熟悉的一位作家吧。他近來分其餘力，從事創

作，而「排雲殿」之見惠本刊，實使我們十分欣快。「排雲殿」裏所寫的果悽哀動人，而篇中鑄詞造句，別具風格，尤希讀者注意。

△中篇小說「魑魅」中所寫之故事，早由作者在「篇首致詞」裏向讀者們申述了，這裏可以從略。譚先生也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所以我們相信「魑魅」的發表，自會引起讀者注意的。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
(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十二元 郵費在內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一五五號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C字一〇九一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册)	二十四元
半年 (十二册)	一百四十四元
全年 (二十四册)	二百八十八元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

五洲書報社

本特約販賣處

鎮江	蘇州	南京	常州	蕪湖	蚌埠	南通	杭州	泰縣	揚州	高郵	嘉興	松江	漢口	華北
中國鋼筆公司 開通書局	新青年書社 新國民書社	中華書局 建國書店 中心書局 新國民書局 野草書屋 大同書局 中央書店 金門書局 中央書紙社 新書局 蘇州文具社 新國民書社	世界文具社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世界文具社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世界文具社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世界文具社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世界文具社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世界文具社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世界文具社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世界文具社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世界文具社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世界文具社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世界文具社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代辦部